

皇清經解續編



皇清經解續編卷七百九十九

南菁書院

詩毛氏傳疏二十二

長洲陳奐碩甫著

魚藻之什詁訓傳二十二

毛詩小雅

魚藻之什十四篇六十二章三百二句

魚藻三章章四句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魚在在藻有頌其首傳

頌大首貌魚以依蒲藻爲得其性王在

在鎬豈樂飲酒疏

樊光注爾雅引詩有賁其首賁與墳通頌與

爲紛謂魚口上見喁喁然衆多與毛詩引韓詩云頌衆兒韓讀頌性者傳合弟三章依于其蒲而總釋之箋云魚以依蒲藻爲得其之依明王此申傳義也○王武王也鎬鎬京豈亦樂也豈與樂無二義故一章豈樂一章樂豈義並同也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傳莘長貌王在在鎬飲酒樂豈疏說文艸部無莘

而手部扒下云讀若莘廣雅舜多也疑莘即舜之異體故說文錄舜見螽斯釋文不錄莘今本說文併佚舜字矣傳云長兒者

莊子徐無鬼篇禍之長也茲莘此莘有長義玉篇

鱗魚尾長鱗蓋即莘之俗大首長尾得性之驗也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疏桑扈傳並云那

詞居處也

采芣五章章八句

采芣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

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疏箋云幽王徵會諸侯為合義

於義事不信也君子見其如此知其後必見攻伐將無救也正義即據史記幽王數舉烽火其後諸侯莫能信至以證其事

采芣采芣筐之筥之傳興也故所以芣大牢而待君子也羊則

苦豕則微君子來朝何錫予之傳君子謂諸侯也雖無予之路

車藥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傳玄衮卷龍也白與黑謂之黼疏

釋文叔本亦作叔昭十七年左傳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宴季

平子賦采叔晉語秦穆公燕公子重耳賦采叔字皆作叔豆名

作未叔假借字叔非古也小宛傳云叔藿也公會大夫禮記鉶

芣牛藿羊苦豕微鄭注云藿豆葉也詩之叔即儀禮之藿藿為

牛俎之芣傳云芣大牢者兼牛羊豕就牢禮而言以補明經義

舉叔以豕微也箋叔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為藿三牲牛

羊豕芣以藿王饗賓客有牛俎乃用鉶義故使采之此鄭申傳

義也芣大牢本以待君子之禮而言興者因所事而興也○序

言諸侯來朝故知君子為諸侯也通章九君子同云玄衮卷龍

也者玄衣也玄衣而加衮謂之玄衮衮者畫卷龍於裳也鄭

謂畫卷龍於衣不合古制詳九罭篇白與黑謂之黼考工記畫

績之事文王傳亦云黼白與黑也禮器云諸侯黼衮為畫績

依為天子寧立之處古畫績與黼黻文則通稱故斧依一作

黼依與黼黻於裳者不同解者誤以衣畫斧形為黼又誤以衣

畫兩已相背為黻不知黼黻皆黼文或以黑青綫為之或以白

黑綫為之爾雅黼黻彰也揚之水傳黼黻也

鸛鳴在在泉言采其芹傳鸛鳴在在泉出貌檻泉正出也君子來朝言

觀其旂其旂淠淠淠淠聲嘒嘒傳淠淠動也嘒嘒中節也載驂載駟君子所屆疏盛驚之隸變玉篇澤泉水出兒澤與驚通十月也傳所本也說文濫汜也引詩驚沸濫泉繫傳作澤沸濫泉字皆作濫今此詩及瞻印皆作檻釋文正義引爾雅亦作檻檻假借字箋云芹菜也可以為菹亦所用待君子也周禮芹菹鴈醢淠淠淠淠聲同而義通淠淠當作淠淠淠淠猶淠淠淠淠聲也亦言其聲中節也字或作嘒嘒或作鉞鉞曲禮釋文彗徐音雖醉反則彗聲讀同歲聲矣屆晏子諫上引詩作誠王念孫讀書雜誌云晏子亦作屆今作誠者俗音亂之也屆者至也君子所屆者君子至也所語詞耳屆字以出為聲於古音屬至部其土聲則為旨部其入聲則為質部詩中用屆字者小雅節南山與惠戾闕為韻小弁與嘒淠淠為韻采菽與淠淠駟為韻大雅瞻印與疾韻為韻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傳諸侯赤芾邪幅幅偏也所以自偏束也彼交匪紆天子所予傳紆緩也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

福祿申之傳申重也疏諸侯赤芾邪幅與車攻諸侯赤芾金易又侯人大夫以上赤芾桑軒句法一例幅偏也當作邪幅偏也各本奪一邪字正義云邪纏於足謂之邪幅故傳辨之云邪幅正是偏也是正義本有邪字可證內則云偏履著綦詩謂之邪幅禮記則謂之偏故傳以偏釋邪幅也說文幅布帛廣也布帛廣施諸於纏足謂之邪幅邪幅謂之偏取偏束之義故傳又申之云所以自偏束也又謂之微說文云微衰幅也衰與邪同鄭箋詩及注禮記內則杜注桓二年左傳皆謂之行滕此古今異名也○紆緩釋言文彼交匪紆荀子勸學篇引詩作匪交匪紆疑今本毛詩紆彼乃匪字之誤荀子云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與言道之致故未可與言而後言謂之微可與言而後言謂之微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微不瞽不瞽謹慎其身詩曰匪交匪紆天子所予此之謂也案匪與非同非不也交古絞字交傲一義桑扈彼交匪敖左傳引詩作匪交匪敖義同所云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也傳訓紆為緩緩怠緩也所云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也不交傲不怠緩則禮恭辭順色從矣君子如此宜為天子所賜予毛義正同荀子韓詩外傳引詩彼交匪紆天子所予言必交吾志然後子箋云彼與人交接本韓詩申重釋詁文天子命諸侯而又重之以百福千祿也假樂烈祖傳並訓申為重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傳蓬蓬盛貌樂只君子殷天子之邦傳殷

鎮也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傳平平辯治也

疏柞之枝喻外諸侯言此者與諸侯承順天子天子恩被優渥

鎮聲相近釋文鎮本作填占填與鎮通樂只襄十一年左傳引

詩作樂旨杜注云殷鎮也謂諸侯有樂美之德可以鎮撫天子

之邦平平釋文引韓詩作便爾雅有樂美之德可以鎮撫天子

士使民平平古平便聲通傳云辯治當作治辯之極也詩曰平平

子儒效篇云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辨之極也詩曰平平

左右亦是率從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亂也毛傳正用師說又榮

辱云脩正治辨矣而亦欲人之善已也王霸云出若人若天下

莫不平均莫不治辨議兵云禮者治辨之極也正論云上宣明

則下治辨矣又云治辨則易一禮論云君者治辨之主也成相

云治辨上下貴賤有等明君臣凡此皆作治辨之證治辨左右

者言天子治乎上諸侯治乎下辨別不亂平不然左傳引詩作

便蕃便與辨同言辨別也蕃與縣同言縣亂也辨別縣亂謂之

便蕃治辨謂之平平文異而義同也韓詩云便便聞雅之兒當

亦是治辨之極之義思又傳率用也左傳作帥從謂諸侯之順

從也亦發聲亦是率從與我是用憂我是用長句略相同左傳

引此詩而釋之云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

仁以厲之而後可以嚴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

汎汎楊舟紉纒維之傳紉紉也纒紉也明王能維持諸侯也樂

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膺之傳葵揆也膺厚也優哉

游哉亦是戾矣傳戾至也疏汎汎流兒爾雅釋水汎汎楊舟紉

紉與纒通孫注云紉大索也李注云紉竹爲索所以維持舟者

釋文引韓詩云紉也紉才各反案紉亦繩索之名此當爲紉之

義釋文乃誤爲纒注耳文選顏延年元皇后哀策文注引韓詩

纒繫也是纒爲維繫之稱紉者冠纓下級亦爲繫也傳云明王

能維持諸侯也者言明王維持諸侯如紉之纒維楊舟以刺今

角弓八章章四句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

也

駢駢角弓翩其反矣傳興也駢駢調利也不善繼樂巧用則翩

然而反兄弟昏姻無胥遠矣疏駢駢說文引詩作解解云用角

易與傳調利之訓合凡角長二尺有五寸角之中當弓之淵其

輔弓之藥短長與弓淵相埒考工記弓人言居角之過長者以

終繼爲比也弛則伏諸藥張則去藥拂弓淵然後用之大射儀

小射正授弓大射正以被順左右限上再下一此即調利用弓

之法翩者偏之假借傳云不善繼樂巧用則翩然而反者釋翩

其反矣句善蓋繼之省繼亦樂也巧猶調利也弛不納諸弓樂

用又不數摩弓淵其必偏然而反說苑建本篇烏號之弓雖良

不得排檠不能自任即其義也箋云興者喻王與九族不以恩

禮御待之則使之多怨也○昏姻因兄弟而推及之也正月洽

比其鄰昏姻孔云傳訓鄰爲親親亦是善兄弟而兼善昏姻

以刺幽王之不能兩詩意正同襄八年左傳晉范宣子來聘公

享之季武子賦角弓昭二年晉韓宣子來聘公享之韓子賦角

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既享宴于季

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

案此兩引詩皆義取兄弟之國宜相親近箋云胥相也骨肉之

親當相親信無相疏遠相疏遠則以親親之望易以成怨鄭亦

但說兄弟以詩本言兄弟故昏姻得從略耳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倣矣疏箋云爾女女幽王

遠而言遠遠兄弟教教民以相遠也倣古字作效白虎通義三

教潛夫論班祿及羣書治要皆作效昭六年左傳叔向曰楚辭

我哀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

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其字亦作效

此合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傳綽綽寬也裕饒也

瘉病也疏此以民胥倣爲此也爾雅釋言云寬綽也寬謂之綽

豈不綽綽然其綽綽謂之寬又釋訓云綽綽緩也孟子公孫丑篇

緩義相近傳裕饒下也字今補說文裕衣服饒也引申之則爲

凡饒之稱寬饒者能讓之謂也瘉病正月同交相爲瘉斯不讓

而已也矣斯干篇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箋猶當作瘉

蓋本此詩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已傳爵祿不以相讓

故怨禍及之比周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求安而身愈危疏

民之無良此卽不令之兄弟亦下文受爵而不讓者也相怨一
方序所謂骨肉相怨也漢書劉向傳上封事書下至幽厲之際
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後
漢書章帝紀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人之無良相怨一方此
引詩以言怨之所聚卽是爾教民效之意又說苑建本篇云民
怨其上上遂亡者未之有也韓詩外傳亦云民皆居一方而怨
其上上遂亡者未之有也釋詩以言交怨必致亡國與序刺幽王
意合傳義當然也傳云爵祿不以相讓釋受爵不讓句云故怨
禍及之者怨卽冢上怨字禍及釋經已亡二字已謂已身也亡
謂喪棄也比周以下三句皆用荀子語以總釋無良相怨不讓
已亡也荀子儒效篇君子務脩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
而處之以適道如是則貴名起之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鄙
夫反是比周而譽俞少鄙爭而名愈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俞
危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此之謂也
案俞古愈字元刻譽作與讀書襟志以與爲黨與故荀子作與
毛傳作黨也韓詩外傳云有君不能事有臣欲其忠有父不能
事有子欲其孝有兄不能敬有弟欲其從令詩曰受爵不讓至
于已斯亡言能知於人而不能敬有弟欲其從令詩曰受爵不讓至
責之於身思彼所以然者而恕之鄭本韓義○案首章言幽王
之立親九族兄弟無相怨棄二章卽承無胥遠矣句言幽王遠
兄弟而人則倣之三章卽承民胥倣矣句言兄弟生怨爵祿不讓將有喪家
爲病四章卽承交相爲瘡句言兄弟生怨爵祿不讓將有喪家

亡身之禍則予人以爵祿者宜早體察知之以諷動幽王耳以
下五六兩章宜安待族人以刺幽不親九族而言七八兩章宜
遠屏讒人以刺幽專好讒佞而言骨肉相怨由於
不親九族之故不親九族又由於好讒佞之故

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傳已老矣而孩童慢之如食宜齕如酌

孔取傳齕飽也疏傳以老釋老馬孩童釋駒釋文孩本亦作咳

字通後不先也言老馬而反視爲駒任之以勞不顧其不能先

所謂慢也經言喻義傳則言其正義以明王者不可慢老人也

故下文卽言養老之禮○古齕齕通用常棣飲酒之饋韓詩作

齕說文饋燕食也飽狀也說文繫傳引詩正作餼孔取與宜齕對文

宜孔皆語詞耳孔甚也甚取言取酌之多如食宜飽之如酌甚

取之食飲飽醉正養老之事箋謂王有族食族燕之禮與傳同

唯孔爲器孔之孔釋文引韓詩宜齕作儀齕云儀我也皆不謂

毋教孫升木如塗塗附傳孫援屬塗泥附箸也君子有徽猷小

人與屬傳徽美也疏孫援屬正義云孫則援之輩屬非援也引

善援說文亦作煖出車傳塗凍釋也塗者以土之粉解帶水而
言故傳訓塗為泥附之為言附也附者合也傳訓附為箸箸亦
合箸也泥謂之塗以泥箸之謂之塗附上塗字虛下塗附連讀
得義毋教錄升木如塗塗附此設喻二句一意與上章設喻亦
二句一意同其例毋依全詩字例求之當作無不也如而也
孫喻不令兄弟列女傳母儀篇引詩以孫比公子州吁是其義
也孫之性善登木而以泥附箸於木不教孫升以明王者宜與
族人樂聞善道而連屬之也故下文正言其事○爾雅徽善也
美善義相近猷當作猶猶道也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此二句
平列與上章末二句平列同其例君子小人指族人在位或不
在位者言屬讀
不屬于毛之屬

雨雪漙漙見見曰消傳見日氣也莫有下遺式居婁驕疏漙漙

本作庶庶後人加水旁耳韓詩外傳四荀子非相篇漢書劉向
傳作庶庶曰作聿字通碩人鑣鑣盛兒載驅儻儻眾兒並以庶
聲得義則此庶庶為雨雪眾盛也見見合二字成義見謂日見
非謂雪見也史記封禪書騶騶有黃雲蓋焉漢書郊祀志作宴
雅騶騶也史記封禪書騶騶有黃雲蓋焉漢書郊祀志作宴
溫皆合二字成義荀書之宴韓詩之騶與毛詩之見皆謂日之
初升天氣清明也說文無騶字火部然燒也然有氣煥之意毛
韓之見與荀書之然義皆同也傳但釋見為日氣不解見字疑

有奪字當云見見日出氣也則文義始備矣日氣初升而雪遂
消卷阿傳惡人被德化而消即此消字之義也韓詩外傳云上
法舜禹之制下則仲尼之義以務息十子之說如是者仁人之
事畢矣天下之害除矣聖人之迹著矣又外傳云孔子曰聖士
哉大人出小人匿聖者起賢者伏竝引此詩劉向上封事書君
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亦引此詩
鄭箋以雨雪消喻小人誅滅蓋用韓以申毛也○遺荀子作隨
古遺隨音同說文旋或作隨此其例北門傳云遺加也此遺字
當亦訓加婁數也莫有下遺式居婁驕言小人之行不有卑下
加禮於人唯數數驕慢好自用也箋亦謂小人不有謙虛而驕
慢義亦同荀子非相篇云人有三不祥幼而不有長三不窮為上
有事實不肖而不有事實是人之三不祥也人有三不窮為上
則不能愛下為下則好非其止是人之三不窮也鄉則不若偕
則謾之是人之二必窮也知行淺薄曲直有以縣矣然而仁人
不能推知士不能明是人之三必窮也人有此三數行者以為
上則必危為下則必滅詩曰雨雪漙漙然聿消莫有下遺式
居婁驕此之謂也荀子引詩指
小人而在位者說傳義正同

雨雪浮浮見見曰流傳浮浮猶漙漙也流流而去也如蠻如髦

我是用憂傳蠻南蠻也髦夷髦也疏浮浮廣大也廣大亦眾盛

意故云浮浮猶漁也禮記大學篇唯仁人放流之屏諸四夷
不與同中國卽此流字之義也傳云流流而去也者雨雪因日
氣而流以喻讒佞之去巷伯豈不爾受既其女遷傳遷去也亦
謂去爲去讒人爾雅釋地六蠻周禮職方八蠻在殷者蠻有
六種在周者蠻有八種傳以蠻爲南蠻則髦爲西夷夷髦謂西
夷之髦也髦也髦云髦西夷別名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焉案
今書牧誓作髦括地志云姚府以南古髦國之地有髦州原本
方輿紀要云雲南楚雄府定遠縣唐爲髦州地天寶中沒於南
詔曰牟州牟與髦同音也顧祖禹方輿紀要其底稟原本多親
筆更改與外流傳本頗有不同舊存其與處韓詩外傳云出則
爲宗族患入則爲鄉黨憂詩曰如蠻如髦我是用憂小人之行
也又云今夫肢體之序與禽獸同節言語之暴與蠻夷不殊混
然無道此明王聖主之所罪也引此詩箋今小人之行如夷狄
好讒佞我是用憂我父兄也十月
之交傳云親戚之臣心不能已

苑柳三章章六句

苑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
之不可朝事也

有苑者柳不尙息焉傳興也苑茂木也上帝甚蹈無白曜焉傳

蹈動曜近也俾子靖之後子極焉傳靖治極至也疏傳云苑茂

當作兒桑柔苑彼桑柔傳苑茂兒正月有苑其特小弁苑彼柳
斯箋並訓苑爲茂釋詞云不語詞不尙尙也案息者休也茂然
之柳末章身傳于天喻諸侯之朝天子○上帝席幽王也蹈卽
如悼之假借蹈與如爲聲近鼓鐘憂心且如傳如動也如謂之
動蹈亦謂之動蹈又與悼爲聲轉檜蓋裴中心是悼傳悼動也
悼謂之動蹈亦謂之動蹈又與悼爲聲轉檜蓋裴中心是悼傳悼動也
經音義卷五引詩上帝甚蹈讀曰悼是也傳云動者猶亂也眾
曜近爾雅釋詁文此章無自近言無自近亂也下章無白病言
無自取病也皆謂幽王暴虐不可朝事廣雅曜病也王念孫疏
證云訓曜爲病當本之齊魯韓詩奭案三家詩曜病也王念孫疏
下章一訓曜爲病傳例不一律而辭有互足義有三家詩曜病也
與訓曜爲病訓不同而意無不同王以毛傳訓近爲非則失之
矣釋文云俾本作卑後皆同卑使也末章曷子靖之曷訓害使
爲致使子邁同義邁者行也傳訓極爲至至當讀如君子至止
之至言恐致治我罪我
是以後至不欲朝事也

有苑者柳不尙惕焉傳惕息也上帝甚蹈無自瘵焉傳瘵病也

俾予靖之後予邁焉疏上章不尙息焉此章不尙惕焉民勞三

義故傳並訓惕爲息也○瘵病釋詁文瞻印士民其瘵傳亦云瘵病也韓詩外傳載荀子賦曰璇玉瑤珠不知佩葆布與錦不

知異閭媿子都莫之媒媒母力父是之喜以旨爲明以蠶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其下引詩曰上帝甚

惛無自瘵焉案外傳引詩以證聰明是非吉凶悉皆顛亂與毛詩訓蹈爲動字異而意同荀子賦篇不引詩而楚策載荀子賦

其下亦引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王念孫讀書稊志云外傳每章之末必引詩爲證若戰國策則無此例也後人取外傳附

益之耳引詩上帝作上天因與上文嗚呼上天相涉而誤神者惛之壞字瘵焉作瘵也亦是傳寫之誤案王說是也高誘注楚

策已從誤本詩考入異字異義條下

有易高飛亦傳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傳曷害矜危也疏于何其臻潛夫論賢難篇作于何不臻箋云臻至也彼人帝幽王也幽王之心於何所至

乎言其轉側無常人不知其所屈疑箋所據經其作不古害曷聲同通假其字作曷其義爲害此謂假借也長發傳同害言賊

害也居猶其也語詞廣雅矜危也本傳訓凶危言凶暴危險也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

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疏後箋云據箋正義此序當作周人刺

服無常也服上無衣字

彼都人士傳彼彼明王也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

子周傳周忠信也萬民所望疏王賢伯對稱明王爲周之先王

也周禮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及王子弟所食邑外諸侯入爲天子大夫亦食邑於都謂之卿士詩言萬民所望者天

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縣內諸侯與畿外同也又三章言充耳璫實與淇奧二章充耳璫瑩同二傳訓美石義亦同彼衛武公

入爲天子卿士之服此都人士同有是服則其爲王朝大夫與古明王共有長民之責者正義以都人士目爲庶人誤也○狐

裘黃黃狐黃裘也白虎通義衣裳篇天子狐白諸侯狐黃大夫狐蒼蒼士羔裘然則諸侯狐黃裘矣論語鄉黨黃衣狐裘禮記玉

藻狐裘黃衣以初之此黃衣為易衣郊特牲黃衣黃冠而祭此
黃衣為蟠祭之衣鄭注合為一事金榜已辨之其緇衣注云黃
衣則狐裘大蟠之服也詩人見而說焉然蟠祭國人皆與故黃
衣黃冠為庶人祭服與詩義不合箋云冬則衣狐裘黃黃然取
溫裕而已黃黃為形容狐裘之色狀不指蟠祭此說得之○襄
十四年左傳君子謂子囊忠君歟不忠增其名將歾不忘衛社
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也左
引詩以明子囊之忠其實忠信必連言而義始備傳釋周為忠
信正本左傳皇皇者華傳忠信為周本國語楚語云民事忠信
是其義也禮記緇衣篇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
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
行歸于周萬民所望鄭注云此詩毛氏有三家則正正義引
服虔左傳注云此逸詩也今韓詩實無此首章
時三家列於學官毛詩不得立故服虔以為逸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傳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也緇撮緇布

冠也彼君子女綢直如髮傳密直如髮也我不見兮我心不說

疏汪龍詩異義云南山有臺疏及文選謝玄暉臥病詩注引此

公本臺為御雨笠為御暑此傳暑雨字正是後人轉寫誤倒笠

本以禦暑而亦可禦雨故良相傳曰笠所以禦暑雨案汪說是

臺此傳臺御雨無羊傳衰備雨則臺即衰矣臺與笠明是二物

箋云臺夫須也以臺皮為笠鄭以臺笠與緇撮對語合為一物

矣又案無羊篇爾牧來思何衰何笠牧人何衰笠則臺笠不專

屬庶人郊特牲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

而至尊野服也鄭注云諸侯於蟠使使者戴草笠貢屬焉草笠

云彼都人士臺笠緇撮鄭或本三家詩緇為緇布冠緇即所以

固緇布冠之傳緇緇言以釋之而三家詩緇為緇布冠緇即所以

禮士冠禮緇布冠緇緇言以釋之而三家詩緇為緇布冠緇即所以

注云缺讀如緇緇以固冠也項中類組縷屬于缺緇緇廣終幅長六尺鄭

中隅為四綴緇以固冠也項中類組縷屬于缺緇緇廣終幅長六尺鄭

者箸卷憤煩象之所生也滕薛名繭亦由固類為之耳今未冠紳

也終充也緇一幅長六尺足以鞞髮而結之矣喪服注云首緇

象緇布冠之缺項案此缺項之物緇亦固冠之義莊子寓言篇向

撮即儀禮之缺缺為固冠之物緇亦固冠之義莊子寓言篇向

也括撮而今也缺缺為固冠之物緇亦固冠之義莊子寓言篇向

詩之撮也人問世篇會撮指天崔謨云會撮項椎也司馬彪云

會撮髻也古者髻在項中脊曲頭低故髻指天也大宗師篇句

贅指天李頤云句贅項椎也其形似贅言其上向也蓋贅即撮

也又淮南子精神篇燭營指天高誘云燭陰華也營其竅也燭

謂之缺亦謂之撮缺從史聲撮從最聲古音正同撮者本字缺

詩毛氏傳疏二十二

詩毛氏傳疏二十二

詩毛氏傳疏二十二

者假俗字儀禮之缺項缺當讀如臺笠緇撮之撮鄭注缺讀如
有煩者弁之類毛傳以煩為簪弁之兒則不為固冠之物名矣
緇布冠為三加之始冠諸侯有績綬諸侯以下無績綬以緇布
冠為常服其猶大古冠布之遺與○傳讀綢為周故釋綢為密
說文周密也杜注昭二十年左傳周密也周謂之密凡從周得
聲字皆可謂之密說文參稠髮也鬚髮多也稠鬚並有密義密
直如髮言其髮之密直如稠而也與四章云彼
君子女卷髮如蠶意同箋讀如為比方之詞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傳琇美石也彼君子女謂之尹吉傳尹正

也我不見兮我心苑結疏耳琇當作琇琇美石詳淇奧篇實者充

吉正而吉也案吉善也上章云彼君子女爾雅釋言文王肅云尹

君子女卷髮如蠶上下章皆言容之美此章言其德之美也○

苑依釋文正義皆作苑徐音鬱正月苑音
同素冠云我心溫結兮苑結即溫結也

彼都人士坐帶而厲傳厲帶之坐者彼君子女卷髮如蠶我不

見兮言從之邁疏謂古厲烈聲相通爾雅烈餘也烈謂之餘厲亦

有餘也傳云厲帶之坐者毛正讀厲為烈矣帶之坐者為大帶

高注淮南汜論傳帶大帶引詩坐帶若厲是也箋而亦如也而

厲如輦厲也輦必坐厲以為飾厲字當作裂內則注輦小囊盛

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緇有飾緣之則是輦烈與詩云坐帶如厲

鄭讀厲為輦裂之裂義或木三家詩恒二年左傳輦厲依鄭讀

亦為輦裂上文云帶裳幅易則輦厲疑非帶謂左傳輦厲為輦

裂則可謂詩之厲為輦裂則不可詩但言厲不得增入輦字也

卷阿傳卷曲也箋云蠶蟄蟲也尾末捷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

然鄭亦訓卷為曲也禮記襍記下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

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髻首注既笄之後去之猶若女有髻紛也

髻與卷同○言猶云也我不見兮言從之邁從之邁也下章我

不見兮云何吁矣何其吁也何人斯傳云云言也是云言同義

皆為語詞

匪伊坐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旃傳旃揚也我不見兮

云何吁矣疏王引之釋詞云匪彼也言彼帶之坐則有餘彼髮

君子女卷髮如蠶也說者訓匪為非失之矣傳訓旃為揚旃猶

舉也說文云揚飛舉也箋云旃枝旃揚起也枝即棣字言髮之

揚起如棣旃也說稍異○卷耳傳云吁憂也言

憂傷之疾也此即序傷今不復見古人之意

采綠四章章四句

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終朝采綠不盈一掬傳興也自旦及晡時為終朝兩手曰掬子

髮曲局薄言歸沐傳局卷也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飾疏綠讀為

字也楚辭注引詩終朝采葦淇奧傳云綠王芻自旦及晡時為

終朝蠅蝻同兩手曰掬椒桺同興者怨曠之人自旦及晡時以

采王芻而不滿兩手以喻憂思之深卷耳采采卷耳不盈頃筐

傳憂者之興也義與此同○正月局曲也卷阿卷曲也局卷並

有曲義傳云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飾以釋子髮曲局句也伯兮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傳婦人夫不在無容

飾義與此同薄言語詞歸夫歸也沐沐髮也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傳衣蔽前謂之襜五日為期六日不詹傳

詹至也婦人五日一御疏說文藍染青艸也衣蔽前謂之襜爾

謂衣非謂蔽剝也引申之凡衣或曰襜褕或曰襜褕皆取蔽義

案段氏說甚精詩人言欲以襜盛藍與以衽納茅苴其事相同

茅苴傳結執衽也襜褕也衽屬裳之兩旁而襜則其在前者

也碩人傳嫁則錦衣加褰褕褰褕猶衣裳爾雅毛傳釋詩並云

衣蔽前正謂其裳之蔽前者耳釋名裳障也以自障蔽也古者

至釋詁文方言亦云詹至也閼宮傳同婦人五日一御禮記內

則文上章言望夫之歸此章言夫不至因念及夫在進御之情

故傳文先釋不詹為不至再釋五日之義云行役過時而以六日

非行役過六日便生怨曠正義引孔晁云行役過時而以六日

不至為過期之喻非止六日是也又王肅云五日一御大夫以

下之制案下章云之子于狩是也又王肅云五日一御大夫以

非庶人可知綢繆傳大夫一妻二妾是有正寢一小寢二夫婦

恆居不必同寢五日一御禮記言妾不言姪姊明是云妾雖年

十必與五日之御禮記言妾不言姪姊明是云妾雖年未滿五

鄭以五日為諸侯制非大夫以下婦人進御之日限其注禮記

故以五日配諸侯九女至箋詩乃依傍月令小正采藍當在五月

劉瑜傳且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為并詩云五

日為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錄此亦言怨曠者舉近以

喻遠也

之子于狩言韞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疏韞弓發弓也郭注

夫所帶糾青絲綸是綸有糾合之稱綸之繩與韞其弓對文之

猶是也之子于狩歟則發其弓之子于釣歟則糾是繩言皆語詞此

皇清經解

詩毛氏傳疏二十二

婦人思夫之不在而設想之如此下章又因釣而申說之耳皆爲怨曠之詞非爲悔不從夫往狩往釣而爲之韞弓綸繩也其釣維何維魴及鱣維魴及鱣薄言觀者疏觀釋文引韓詩作覩

黍苗五章章四句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疏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傳興也芄芄長大貌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傳悠悠行貌疏天有陰雨膏澤百物興者以喻古賢伯承順王者之恩施膏潤天下亦如陰雨之膏黍苗芄芃

然長大也襄十九年左傳范宣子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晉語子餘使公子賦黍苗子餘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陰雨也若君實庇陰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此兩引詩並以古賢伯起興○悠悠讀爲攸說文攸行水也引申之義凡行皆曰攸竹竿傳攸攸流兒攸卽攸之隸變義正相近南謝莊周南也申伯封謝則悠悠然行能建國親侯此卽膏潤天下之意也勞勤也召伯勞之卿士述職也箋以

悠悠爲徒役眾多然將徒役而往營謝未免擾動兵眾不中時務嵩高詩但言因謝作庸也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傳任者輦者車者牛者我行旣集蓋云歸

哉疏
我我申伯也任者箋云有負任者輓輦者輦
詳事改篇車者箋云有將車者正義以爲大事云此轉運

載任則是大任以駕牛者也牛者箋云有牽傍牛者正義引秋官罪隸凡討國苦衣牛功爲牽傍又曰地官牛人凡軍旅行設

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任器牽傍在轅外不與將車

者今細繹傳悃二章三章皆敘申伯入謝牛卽軍旅行役所牽

傳與箋不同孔氏尙未能明也傍當作徬說文彳部徬附行也

○集就猶成也蓋讀爲盍爾雅曷盍也曷謂之盍盍又謂之曷蓋亦謂之曷蓋云歸哉曷云歸哉也蓋云歸處曷云歸處也歸

歸于謝也晉語重耳若獲集德而歸載使主晉民成封國其何實不從韋注云集成也載祀也集德歸載正以釋詩集

歸之義歸爲歸謝明矣嵩高云申伯還南謝于誠歸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傳徒行者御車者師者旅者我行饒集蓋

云歸處疏徒行者謂小人也御車者謂君子也上章任輦車牛

是言申伯遷謝任載之事下章徒御師旅是言申伯入謝從行之眾皆就申伯一邊說嵩高云以峙其糗式遄其行卽此上章之義也又云旣入于謝徒御嘽嘽卽此下章之義也彼傳云徒御嘽嘽徒行者御車者嘽嘽喜樂也此徒御卽嵩高之徒御故兩傳訓同師者旅者以釋經之師旅有爲師者有爲旅者謂是從入謝之官師與泛言師旅爲眾者異也王引之左傳述聞云經傳言師旅者有二義一爲士卒之名小司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是也一爲羣有司之名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灋以治呂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是也襄十年左傳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十四年傳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晉語陽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師旅樊仲之官守焉皆謂掌官成官常者官之師旅猶言羣有司也周室之師旅卽官守也蓋樊仲之官守所守者嗣典也其官則師旅也三句一貫故下文但曰其非官守也其大小之差則旅卑於師師又卑於正故八職師旅在正之下成十八年傳師不陵正旅不偪師言小不加大也襄二十五年傳百官之正長師旅先正長而後師旅也楚語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爲官正而以伯子男爲師旅言公侯之統伯子男猶官正之統師旅也乃杜注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曰師二千五百人之帥也旅五百人之帥也注官之師旅曰師旅之長注百官之正長師旅曰師旅小將帥也韋注伯子男爲師旅曰帥師旅也皆不知師旅爲羣有司之名而誤以爲帥師旅者夫帥師旅者豈得遂謂之師旅乎至韋注周室之師旅曰周室之師眾則又誤以爲人眾之名矣免案此箋解師旅謂五百人爲旅五旅爲師引春秋傳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其誤正與杜注左傳韋注國語同此是申伯入謝不必盛言兵眾嵩高傳以徒御爲虎賁又王命傳御遷其私人傳御治事之官也私人家臣也傳御私人亦卽在徒御師旅之中則此師旅非兵眾可知鄭箋以徒御師旅皆謂召伯之士卒與毛傳不同義二千五百人爲師則傳不得稱之曰師者矣五百人爲旅則傳不得稱之曰旅者矣正義依箋申傳失之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

傳謝邑也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疏小星肅肅

傳云肅肅疾兒嵩高傳謝周之南國也此云謝邑也者謝在周
爲南國之邑周宣王徙封申伯於謝邑而召伯往營成之嵩高
云于邑于謝南國是式又云登是南邦世執其功傳功事也兩
功字義同烈烈讀如火烈烈征行也師眾也襄二十七年左
傳鄭伯享趙孟于坐隴子面賦黍苗之四章趙
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言不敢受召伯之任也

原隰旣平泉流旣清

傳土治曰平水治曰清召伯有成王心則

寧疏

原隰既平則土治矣泉流既清則水治矣故云土治曰平水治曰清此以喻治之有本也說苑建本篇夫本不正者

未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是故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王宣王也靈安也

隰桑四章章四句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也

疏唐石經初刻之下有也字羣書治要亦有也字今補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傳興也阿然美貌難然盛貌有以利用人也

既見君子其樂如何疏阿之為言猗也淇奧傳猗猗美盛也古

其讀同邶桑扈傳邶多也盛與多同義阿難連縣字莫楚曰

言有阿又言有難故傳分別以釋之云有以利用人也者桑葉之

美盛以利人興君子之德以庇陰人隰以言在野也小人在位

則君子在野矣故詩人思欲見君子也○既見君子其樂如何既猶終也言君子在位有利人之德政故可樂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傳沃柔也既見君子云何不樂疏阿阿難阿難單言阿也沃古字作沃柔者亦是美盛之意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傳幽黑色也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傳膠固

也疏謂之黝玉藻注云幽讀為黝○膠固爾雅釋詁文列女傳

賢明篇引詩曰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又韓詩外傳云夫婦人以色親以德固姜

氏之德行可謂孔膠也膠漆是以君子務為而固是暢於筋骨貞於膠漆是以君子務為

學也亦引此詩膠訓為固三家詩義同也

心乎憂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疏遐不謂矣禮記引

瑕古通用鄭注云瑕之言胡也謂猶告也南山有臺篇遐不謂矣遐

壽遐不黃耇遐不皆胡不也藏當作臧釋文作臧羣書治要作

臧禮記釋文誤作艸頭臧云鄭解詩作臧善也王肅訓善其字

亦當作臧中心藏之猶云中心好之耳案宋章言君子事君之

道序所謂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也禮記表章退思補過將順其

不欲陳孝經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

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竝引此詩襄二十七年左傳鄭

伯享趙孟趙孟但斷取忠君愛上之義故云請受卒章也皆與序合

白華八章章四句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擊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爲之作是

詩也疏幽王立褒姒爲后在卽位之四年五年中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傳興也白華野菅也白漚爲菅之子之遠

俾我獨兮疏郭注云菅茅爾雅釋草文舍人注云白華一名野菅

者爲蘆苕說詳東門之池篇野菅已漚曰菅猶紵麻作布曰紵

故傳本爾雅旣以白華爲野菅而又釋經菅兮之菅以爲已漚

也案詩凡八章皆各自爲興首章興義正義引王肅云白茅束

以菅喻申后茅喻褒姒菅柔忍中用更取白茅收束喻取申后

更納褒姒與二章傳義不合則此章當從述毛爲長○箋云之子席幽王也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傳英英白雲貌露亦有雲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不覆着也天步艱難之子不猶傳步行猶可也疏英

釋文引韓詩作泱泱潘岳射雉賦天泱泱以垂雲用韓詩也英

英假俗字云露亦有雲者以釋白雲卽露也御覽天部八引傳

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不覆着也今本奪也字補淮南子主

術篇云覆露照導皆化無私義亦同也菅茅卽茅上章言菅卽

白華茅卽白茅正義云上旣言王不以禮已失菅茅束束之義

故因言菅茅之蒙蒼英然白雲下露潤彼菅之與茅使之得

長成以反興申后見黜菅茅之不如箋謂着彼可以爲菅之茅

使與白華之菅相亂易則此章之菅與上章之白華不同恐非

經旨○步行桑柔同中谷有蕓傳艱亦難也猶可陟岵同正義

云王肅云天行艱難使下國化之以倡爲不可故也侯苞云天

行艱難於我身不我可也如肅之言與上章不類今以侯爲毛說

漚池北流浸彼稻田傳漚流貌嘯歌傷懷念彼碩人疏漚說文

流兒从水彪省聲詩曰漚池北流許本毛不謂漚爲水名箋豐

鎬之閒水北流正義云文王有聲箋豐在豐水面鎬在豐水東

然則豐鎬之閒唯豐水耳池者下田畜水之處池引豐水亦北

流也案孔說是也鎬京諸水唯豐爲大鎬京之水而承豐水北

入於渭池水卽豐水鎬池其遺跡歟鄭注水經渭水篇鎬水又

北流而北注與漚池合水出鄜池而北流入於鎬毛詩云漚

水北流而世傳以爲水名矣鄜所據毛傳與今本異其云漚地

水北流入鎬亦與古異浸彼稻田與上章露彼菅茅喻意同○

皇清經解續編 詩毛氏傳疏二十二

嘯當依釋文作歎箋云碩大也妖大之人謂衰妣也申后見黜
衰妣之所為故憂傷而念之案鄭意篇中五我字皆指申后四
章六章云維彼碩人實勞我心若碩人指申后則我心之我又
屬何人矣衛風碩人為夫人故此碩人為衰妣后與夫人一也
此鄭義也王肅
孫毓不同於鄭

樵彼桑薪印烘于堪傳印我烘燎也堪性竈也桑薪宜以養人

者也維彼碩人實勞我心疏印我飽有苦葉生民同我者我幽

說文烘煖也詩曰印烘于堪堪性亦釋言文傳既本爾雅釋煖

火圭聲讀若同薪為煖也郭璞云今之三隅竈說文性行竈也从

功之所起是其義也傳先釋堪而後釋桑薪者此逆辭為訓之

例宜以言不宣也正義云桑薪薪之善者宜以炊爨而養人今

不以炊爨反燎於堪竈失其所也以與申后有德安居王后之

尊反黜為卑賤非其宜矣
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傳有諸宮中必形見於外念子惓惓視我

邁邁傳邁邁不說也疏傳云有諸宮中必形見於外韓詩外傳

外也箋云王失禮於內而下國聞知而化之王弗能治如鳴鼓

鍾於宮中而欲外人不聞亦不可止○說文惓惓不安也从心

臬聲詩曰念子惓惓正月傳惓惓猶威威也抑傳惓惓憂不樂

也釋文云邁邁韓詩及說文並作怖怖韓詩云意不說好也許

云很怒也然則毛詩邁邁訓不說即為怖怖之假俗古怖邁聲

同宣十一年公羊傳是以使君王沛焉何注云沛焉者怒有餘

之貌沛亦怖之假俗廣雅怖怒也

有鷺在梁有鶴在林傳鷺禿鷺也維彼碩人實勞我心疏說文

鷺也或作鷺李時珍本草綱目云禿鷺水鳥之大者也出南方

有大湖泊處其狀如鶴而大青蒼色張翼廣五六尺舉頭高六

七尺長頸赤目頭項皆無毛其頂皮方二寸許紅色如鶴頂其

喙淡黃色而扁直長尺餘其喙下亦有胡袋如鵝鵝狀其足爪

如雞黑色性極貪惡能與人鬪好啖魚蛇及鳥雛詩云有鷺在

梁即此案鷺喻衰妣鶴喻申后鷺在梁得食魚鶴在林不得食

魚以喻衰妣安享而申后窮困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疏鴛鴦傳云鴛鴦匹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傳扁扁藥石貌王藥車履石之子之遠俾
我疴兮傳疴病也疏斯猶其也有扁斯石言扁然其石也扁者
之兒正義謂上車履石之兒者誤也周禮隸僕王行洗藥石鄭
司農注云藥石王所登上車之石也詩云有扁斯石履之卑兮
謂上車所登之石仲師說正本毛傳王上車所登之石石曰藥
石猶馬曰藥馬車曰藥路也李善注文選任彥昇進今上踐引
尸子曰咎者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踐東宮履藥石假為天子
七年又見淮南子齊俗篇高誘注云人君升車有藥石也此皆
藥石之證也士昏記婦升車法婦藥以几從者二人坐持几相
對賈疏云王后則履石大夫諸侯亦應有物履之但無文今人
猶用臺案履之卑猶小戎軫之淺皆便於上車之謂言王后出
入與王同體也以反刺今王后之易位不得其宜上章與體皆
用反與此亦然也箋以履卑喻申后見黜而卑賤非傳之惜矣
○疴當依石經作疴釋文祁支反是也氏聲在支佳部故與卑
為韻傳訓疴為病無將大車同

縣蠻三章章八句

縣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肖飲食教載之

故作是詩也疏箋云微臣謂士也古者卿大夫出行士為末介
時國亂禮廢恩薄大不念小尊不恤賤故本其亂而刺之

縣蠻黃鳥止于丘阿傳興也縣蠻小鳥貌丘阿曲阿也鳥止於

阿人止於仁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

車謂之載之疏縣蠻雙聲禮記大學作緡蠻文選何晏景福嚴

云小鳥兒者毛意固以黃鳥喻微臣也曲阿釋阿不釋丘鳥止
於阿以釋經義人止於仁傳又以明經之興義也大學云子曰
於止知其所以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鄭注引論語擇不處仁以
明人亦當如鳥之擇處箋止謂飛行所止託也興者小鳥知止
於丘之曲阿靜安之處而託息焉喻小臣擇卿大夫有仁厚之
德者而依屬焉案此皆足以申成傳義○箋云後車倅車也

縣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

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縣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

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疏箋云極至也

瓠葉四章章四句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饗餼不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傳幡幡瓠葉貌庶人之菜也君子有酒酌

言嘗之疏經言瓠葉故傳云幡幡瓠葉兒巷伯傳幡幡猶翩翩也幡幡正偏反少嫌之時故又云庶人之菜也胡承

珙後箋云傳以瓠葉為庶人之菜者不過極言其物之微薄以見維其禮不維其物如蘋蘩藟藻可以薦鬼神而羞王公之意未嘗以全詩皆言庶人之禮也鄭箋泥於傳意以君子為庶人功畢乃為酒漿以合朋友與鄰風箋瓠葉苦謂八月之時說亦不合案胡說是也七月篇言斷瓠作菹自莊八月則采亨瓠菜其時尚早傳言菜者當是中鼎實之菜若苢藜藟藻皆謂菜為菜此其義據當時庶人之禮或用瓠葉以為菜傳必有依據而菜下三章三言免首以為所羞之內皆是微薄之物行酌嘗獻酬之禮序所謂不以微薄廢禮也○嘗者主人未獻於賓先自嘗之也行葦箋云有醇厚之酒醴以大斗酌而嘗之而美故以告黃耆之人是主人固在先嘗之禮矣

有免斯首炮之燔之傳毛曰炮加火曰燔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傳獻奏也疏免首亦示微薄之意王肅孫毓述毛云唯有一免頭字致有空用其頭其肉安在之請有免斯首與有鶩其羽有揀其角句同斯猶其也古斯其同聲故二者皆為語詞箋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閒聲近斯有免白首者免之小者也此箋斯訓白王赫斯怒斯訓盡無獨斯畏斯訓離皆不本毛傳毛曰炮斯訓白與為通禮記禮運以炮鄭注云裹燒之以內則炮取豚若將封之剝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涂之以諄涂炮之涂皆乾擘之注將當為詳謹當為瑾案此即裹燒之於火上說文火炮毛炙肉也義與傳同加火曰燔禮運以燔注加臣敢奏爵以聽命是獻為奏也昭元年左傳子皮戒趙孟趙孟賦瓠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趙孟辭乃用一獻趙孟為客後箋云此詩當是一獻之禮有獻既夕禮注云士膳用免一獻之禮終古者士禮一獻既夕禮注云士膳用免

有免斯首燔之炙之傳炕火曰炙君子有酒酌言酢之傳酢報

也疏之據孔所見傳當作抗火賓之初筵傳抗舉也舉於火上以炙

是謂之炙生民傳貫之加於火曰烈烈即炙也禮運以炙注貫

注亦以此傳炕為俗字哀十五年左傳燂燂將飲酒炙未孰聞

亂行爵食炙此飲酒用炙之證也○酢報楚茨同說文駘客酌

主人也从西管聲今經典皆以酢為醕矣酢者賓所以報主人

之獻也故謂酢為報箋云報者賓既卒爵洗而酌主人也行葦

箋云客答之曰酢

有免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醕之傳醕道飲也疏飲謂主人自飲復道客飲也箋云主人既卒酢爵又酌自飲卒

爵復酌進賓猶今俗之勸酒說文云醕獻醕主人進賓也字或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

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疏箋云荆謂楚也舒舒鳩舒鄧舒庸

文十二年左疏云世本偃姓舒庸舒蓼舒鳩舒龍舒鮑舒龔舒漢

書地理志廬江郡舒故國莽曰昆鄉龍舒應劭注云羣舒之邑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傳漸漸山石高峻武

人東征不皇朝矣疏漸讀為暫假借字也繫傳引詩作暫暫說

曰嶄巖上林賦嶄巖參差又曰嶄巖高唐賦登嶄巖而下望竝

字異而義同節南山傳嚴嚴積石兒嚴嚴即嚴嚴漸漸即暫暫

古斬聲嚴聲同也傳云山石高峻疑峻下奪兒字玉篇嶄岩高

峻兒或作礪有兒字可證說文峻或作峻悠亦遠也勞勞苦也

○武人謂將率也荆舒在鎬東東征者東征荆舒也舒為荆之

屬序云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詩本為用兵荆舒

而作戎狄乃連而及耳箋以漸漸之石二句喻戎狄山川悠遠

以下四句指荆舒而正義用王肅意以上四句為征戎狄下二

句征荆舒皆非經旨皇暇也朝音朝夕之朝不皇朝猶言無暇

日耳左傳云朝夕之矣箋訓皇為正言不能正荆舒使之朝王然

相朝正義駁之是矣箋訓皇為正言不能正荆舒使之朝王然

與序役久病外不合恐亦非經旨何草不黃篇哀我征夫朝夕

不暇以刺用兵之不息此刺征人役久為病兩詩皆為下國刺幽王其意一也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傳卒竟沒盡也武人

東征不皇出矣疏

爾雅卒有四訓盡也已也終也既也並與竟義近而有別故傳於節南山之卒為盡而於

此卒為竟竟猶窮也維其卒矣與維其高矣意同說文効終也沒與効通傳云盡者言欲歷盡久長之道也亦維其勞矣之意

○出猶行也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傳豕豬也蹢蹄也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

月離于畢俾滂沱矣傳畢喝也月離陰星則雨武人東征不皇

他矣疏

豕豬爾雅釋獸文當入釋畜鎔簡在此今本豕下有子字爾雅述聞以為涉上文免子嬖而衍郭注云今亦曰

豕江東呼為豕皆通名邢疏引小爾雅云豕豬也其子曰豚大者謂之豕東楚謂之豕其子或謂之豚或謂之豕吳楊之問謂

之豬子案此具異名也爾雅四蹢皆白移郭注云詩云有豕白蹢蹢蹄也郭本傳訓豕豬皆大名而四蹢白者又別其名曰豕

也箋四蹢皆白曰駭則白蹄其尤躁疾者鄭亦以白蹢為駭矣駭與豕同說文蹢足也蹄俗字白蹢涉波豕之性也豕進也傳

云豕進涉水波以釋經義云將久雨釋文一本作天將雨案一

本是也雨上又奪一大字耳正義本據傳文作天將大雨四字

可證下箋云將有大雨亦豕傳言也傳蓋揆滂沱句作訓也正

義云毛以下經月離于畢為雨徵類之則此亦雨徵也言役人

遇雨之勞苦也孔說得毛惜矣詩言東征徂徕雨以況勞苦之情

東山篇云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霏雨其濛亦此意也

○離讀與麗同論衡說日及淮南子原道注引詩作麗盧令箋

畢喝也彼正義引釋天喝謂之畢李巡云喝陰氣觸起陽氣必

止故曰畢畢止也史記律書北至于濁濁者觸也言萬物皆觸

濁其義皆與觸同也案小星傳五喝為柳星此當依史記作濁

讀為觸為正字仲尼弟子列傳集解引毛傳畢濁也釋文云本

亦作濁此古本傳作濁之證孫郭爾雅注並云掩兔之畢或呼

為濁因以名星其字亦皆作濁也傳云月離陰星則雨者正義

云以畢為月所離而雨是陰雨之星故謂之陰星是也畢西方

宿實沈之次也書洪範篇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江氏聲集疏云

畢則多雨此則非鄭君說也依鄭君之說雨為木氣畢西方金

宿金克木木為妃畢好其妃故多雨也志又云月失節度而安

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是亦一說也東北東南皆陽

道而則陰道也毛傳云月離陰星則雨與志言出陰道相似也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孔子既奴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

子相與其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魯夫子

皇清經解

詩毛氏傳疏二十二

三

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莫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有若無以應是滂沱為多雨之證也與案滂沱詩考引史記作滂池說文滂沛也初學記引說文池者陂也大雨沛然下眾積水成陂是為滂池新臺河水滂沱傳云滂沱平池也與此義同○他古作它

荅之華三章章四句

荅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而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竝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亾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

荅之華其黃矣傳興也荅陵荅也將落則黃心之憂矣維其

傷矣疏荅陵荅爾雅釋草文釋草又云黃華葉白華芡舍人注

擊變篇顏若荅之榮綦毋遽注云陵荅之草其華紫赤而繁列女傳

圖經云紫葳陵荅花也初作藤蔓生依大木歲久延引至顛而

有花其花黃赤夏中乃盛陶隱居蘇恭引郭云陵荅按今爾雅

注無陵荅之說郭又謂荅為陵時本草云今紫葳無陵時之名

而鼠尾草有之乃知陶蘇所引是以陵時作陵荅耳陸機義疏

荅一名陵時一名鼠尾似王芻生下溼水中七八月中華似今

紫草郭從陸說案義疏與圖經不同與在杭州西湖葛林園中

見陵荅花藤本蔓生依古柏樹直至樹顛五六月中花盛黃色

俗謂之即陵荅花與圖經目驗合陵荅草類故爾雅入草部而

本草繫於木部者以其蔓生木上故也黃華見於樹本故爾雅白華者為

雅之黃華葉者歟葉者末也白華見於樹本故爾雅白華者為

芡華有黃白二種其紫者疑又一種也芸者耘之假俗耘落也

傳云將落則黃者黃為薦黃非其華黃也箋云興者陵荅之

喻如京師也其華猶諸夏也故或謂諸夏為諸華華衰則黃猶

諸夏之師旅罷病將敗則京師孤弱

荅之華其葉青青傳華落葉青青然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疏

葉青青然者意承上章而言上言華黃將落此言華已落但見

葉青青然唐杜牧傳菁菁葉盛也假借字作青青箋云京師以

諸夏為障蔽今陵荅之華衰而葉見青青然喻諸侯微弱而王

之臣當出見也傳華落箋華衰猶上章傳將落則黃箋華衰則

黃不異義也正義謂箋易傳者非

鮮可以飽傳治日少而亂日多疏爾雅羊牡粉牝牝牝傳所本也者則曰牝也魚藻傳頌大首兒墳頌聲同郝懿行爾雅義疏云粉蓋同墳言高大也牝猶牝牝言肥盛也今吳羊高大而肥盛詩曰牝羊墳首墳即粉矣言牝羊而牝首故毛傳言無是道也案郝說是也吳羊牡者多角牝者無角雖有角而不能如牡之大墳首謂頭角之大正義云牝小羊而大首失之矣廣雅三歲曰牝則非小羊可知易林中孚云牝羊肥首或本三家詩也雷詳孔荒士民危始古墳聲如肥墳首作肥首或本三家詩也雷詳魚麗篇箋云無是道者喻周已衰求其復興不可得也不可久者喻周將亡如心星之光耀見於魚笱之中其去須臾也○鮮少也經言人食少飽傳乃申明之云治日少而亂日多也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傳言萬民無不從役

疏上章言黃下章言玄黃玄猶玄黃也爾雅玄黃病也卷耳傳馬病則玄黃馬病謂之玄黃草病亦謂之玄黃大戴禮用兵

篇草木嫺黃嫺與玄疊韻玄與黃雙聲是合二字成義詩人偶分屬上下章耳蓋首二章以草之病喻人之病末二章以兕虎其狐喻軍旅之勞苦非以草黃草玄分說紀用兵之時也易林蒙可草不黃至末盡玄室家分離悲愁於心分說黃玄此非毛義○將行也傳云言萬民無不從役此總釋經義序所謂用兵不息也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為匪民疏詩小學云鴻雁傳

危也何人不矜言夫人而危困可憐不必讀為鰥詩敝笱鰥與雲韻在弟十三部苑柳矜與天臻韻何草不黃與玄民韻桑柔與甸民韻天韻在弟十二部漢人十二部合用多俗矜為鰥寡字而書堯典康誥無逸甫荆詩鴻雁孟子明堂章皆作鰥不假俗矜字惟烝民作不侮矜寡則漢後所改而左傳昭元年引不侮鰥寡不畏彊禦固作鰥何人不矜當從本字非鰥之假借字也○箋云征夫從役者也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傳兕虎野獸也曠空也哀我征夫朝夕不

暇疏傳以兕虎為野獸其狐為小獸序所謂視民如禽獸也箋云兕虎比戰士也曠空雙聲曠野廣大之野白駒傳空大也廣雅疏證云匪彼也言彼兕虎則率彼曠野矣哀我征夫何亦朝夕於野而不暇乎猶下文云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

之車行彼周道也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傳芃小獸貌有棧之車行彼周道傳棧車

役車也疏芃小獸兒芃與濛一聲之轉對上章兕虎言故以狐

傳云幽溪也周語野無與草草注云奧溪也奧草賈逵本作冥

草玉篇冥草溪也說文冥幽也義並同○周禮巾車士棧車

庶人藥役車鄭注云棧車不革輓而漆之役車方箱可載任器

以其役是棧役本二車二車皆無革輓故考工記輿人棧車欲

奔亦統役車而言箋謂輦亦依役車任器者而言之也杖杜檀

車輶傳檀車役車也與此同既夕禮注今文棧作輶成二年

左傳字作輶輶輶皆棧之異體說文云竹木之車曰棧鹽鐵論

散不足篇古者椎車無系棧輿無植蓋柔即輪輶車輶也無輶

謂無輶無植謂無輶或古者棧車無輶而輶亦不革輓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七百九十九終

平湖何錫驊 新陽李文楷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八百

南菁書院

詩毛氏傳疏卷二十三

長洲陳奐碩甫著

文王之什詁訓傳二十三

毛詩大雅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疏文王受命武王

大平宣王封諸侯至若召穆衛武仍凡之刺厲刺幽皆是大雅
陳王事而與小雅之主文譎諫者異矣關雎序云政有大雅
焉小雅大雅者猶之諸侯之事
繫召南天子之事繫周南爾

文王七章章八句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疏受命者受命為面伯也書大傳云天

在位而天下大服施政而物皆聽令則行禁則止動搖而不逆
天之道故曰天乃大命文王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
伐邠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
然則古說受命皆謂受命而伯七年之命而作周之興於焉始也
遂以為天之命文王若受命之年稱王其說
誣也詩作於成王周公時故以文王名篇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傳在上在民上也於歎辭昭見也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傳乃新在文王也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傳有周周也不顯顯也顯光也不時時也時是也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傳

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也疏在上對于天言故云在民上也於全詩於字為歎詞者發凡起例文選陸機赴洛道中詩注引韓詩章句鳴歎辭又潘岳寡婦賦注引韓詩鳴歎聲於與鳴通辭當作詞昭見爾雅釋詁文見箸見也大明傳云文王之德明明於下故赫赫然箸見於天○周自大王徙岐故稱舊邦維猶明也維新乃新也凡全詩中維與乃同義者放此傳云乃新在文王者言周至文王而始新之呂覽古樂篇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敬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案此與小雅四牡毛傳義合則命之新當在受命六年中事也有周之有為語詞不顯之不為語助無實義而傳又詁顯為光也執競傳亦云顯光也大明思齊篇高韓奕清廟維天之命烈文執競之不顯不皆為語助有周不顯言周德之光明也帝天也文王受命於殷之天子是即天之命矣十月之交豈曰不時傳時是也與此不時訓同而義別不是是也是周也言帝命

是周也即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之義○傳云升接天下接人以釋文王陟降句在帝左右即所謂升接天也天亦在民上故文王之下接人者本天之意而為之墨子明鬼下篇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外彼豈能在帝之左右哉此但解在帝左右句

亶亶文王令聞不已傳亶亶勉也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傳哉載侯維也本本宗也支支子也月周之士

不顯亦世傳不世顯德乎士者世祿也疏亶者疊之俗疊從分

翳之疊音門疊之聲轉也後箋云古疊字本有勉義襄二十六年左傳夫小人之性疊於勇杜注疊動也動與勉義相近案文選束皙補亡詩注引毛詩傳重勉字為後人誤衍單字釋經雙字不重勉字也爾雅釋詁亶亶勉也此傳所本也玉篇且部亶亶猶微微也義本三家已止也令聞不已言善聲聞之悠久也墨子作問○宣十五年昭十年左傳皆引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周語芮良夫引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於今詩作哉內外傳作載故傳以載詁哉也載見傳載始也哉為載載又為始此一義之申序云文王受命作周左傳云文王所以造周作造皆始也箋云哉始也能敷恩惠之施以受命造始周國是也侯訓維語詞侯猶乃也下文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同傳訓侯為維維亦乃也爾雅維侯也侯乃也維謂

之侯侯謂之乃侯謂之維維謂之乃其義一也王肅云文王能
布陳大利以賜予人故能載行周道致有天下唯文王孫子受
而行之本者天子之世長子世為天子傳云王者天下之大宗是
世子世天下也本宗者一本之宗版傳云王者天下之大宗是
也支莊六年左傳引詩作枝同支子者天子庶子出封為諸侯
諸侯之世長子亦世為諸侯為羣姓之大宗今文王既受命其
後子孫能王天下於是武王為繼體長子百世不遷其管蔡邲
霍魯衛毛聃郇雍曹滕畢原酆郕十六國皆文王支子亦百世
不遷本支百世謂本支皆百世也昭八年左傳云臣聞盛德必
百世祀○傳云不世顯德乎者正言之不為語詞反言之則下
加乎字以足其義此句例也士者世祿傳引孟子文以申釋經
世字之義正義本士作仕五經異義公羊說春秋書尹氏崔氏
為譏世卿世卿即世位是天子諸侯大夫外子得食其故采而
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得世位是卿大夫為大夫外子得食其故采而
有賢才則復升父故位是卿大夫為大夫外子得食其故采而
世位許鄭皆從左氏說孟子梁惠王篇仕者世祿趙注云賢者
子孫必有土地又滕文公篇夫世祿固行之矣注云古者諸
侯卿大夫士有功德則世祿賜族者也官有世功也其子雖未
任居官得世食其父祿賢者子孫必有土之義也趙亦與左氏
說同毛傳言世祿不言世位有大功德皆世無大功德則皆不
世何以明之緇衣傳云有德君子宜世居卿士之位焉是唯有
德者世位此即王制所謂天子大夫不世爵之義又干旄傳云

古者臣有大功世其官邑官邑即是爵祿是唯有功者世爵祿
此即王制所謂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之義此傳云不世顯德
乎士者世祿也蓋有顯德必當世位世祿實兼世位故箋申之
云凡周之士謂其世有光明之德者亦得世世在位重其功也
毛傳釋詩皆就有大功德者而言故無
世祿不世位之文說稍異而義實同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傳翼翼恭敬也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

克生維周之楨傳思辭也皇天楨幹也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傳

濟濟多威儀也疏世之不顯言世有顯德耳猶道也恭敬下也

恭也郭注云恭敬與傳訓同○思發語之辭漢廣思辭也思語
已之辭二傳為全詩思字發凡也辭皆當作詞正月傳皇君也
皇者尊大之稱故皇謂之君又謂之天矣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言天多士生此文王之國也史記周本紀文王禮下賢者日中
不暇食以待士以此多歸之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而伯善養
老益往歸之大顛闕天徹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
繁露郊祭篇傳曰周國子多賢蕃殖至于駢孕男者四四產而
得八男皆君子俊雄也此天之所以興周國也案此王褒所謂
故世平主聖俊艾將自至也楨幹釋詁文易文言傳貞者事之
幹也貞固足以幹事楨與貞通嵩高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傳翰

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白虎通義三正篇詩曰厥作裸
將常服黼黻言微子服殷之冠助祭於周也據劉向班固說以
殷士即微子然微子朝周在成王時去喪已久翼奉傳亦云
周公作詩諷戒成王以恐失天下詩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
宜監于殷駿命不易與毛詩皆不合下文箋王成王本三家說
膚美狼跋即生民傳敬疾也將事齊敬也與此敬訓疾義同祿
灌鬯韻鬯即秬鬯也秬鬯灌神是謂之灌鬯早鹿傳云九命然
後錫以秬鬯圭瓚是文王九命作伯得用灌鬯也周人尚臭禮
記郊特牲文周禮小宰凡祭祀贊裸將之事將訓行行灌鬯之
事也京大釋詁文大明皇矣公劉同于京言于是大也正義以
京為京師失之趙注孟子誤同○采叔玄衮及黼傳白與黑謂
之黼與此同也鄭注王制云冕服有虞氏十二章周九章夏殷
未聞案此言黼正謂冕服章數之一古人重畫章特舉刺章之
一者畧耳詩於殷言黼黻猶論語於夏言黻冕黼黻皆刺章於
裳也說文無畧五經文字云字林作畧經典相承隸省作畧傳
釋畧為殷冠而畧又兼引夏周之冠者殷之畧夏后氏之收周之
冕其冠制相似也王制夏后氏收而祭殷人畧而祭周人冕而
祭白虎通義緇冕篇禮曰周冕而祭又曰殷畧夏收而祭此三
代宗廟之冠也畧收並與周冕並稱玉篇畧曰收據此則畧收即夏
記裴駰集解引太古冠冕圖云夏名冕曰收據此則畧收即夏
殷之冕矣畧收之制不可得而詳今以周冕言之禮記禮器云
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

是天子冕十二旒諸侯九上公九命衮冕九旒也上大夫七天
子五大夫比侯伯鷩冕七旒也下大夫五天子下大夫比子男
毳冕五旒也士三天子上士比公之孤希冕三旒也天子之中
士下士與列國之卿大夫玄冕無旒白虎通義謂士爵弁無旒
是也大夫而冕有旒者若晉士會之有黻冕是也鄭注弁師云
天子衮衣之冕十二游毳衣之冕七游希衣之冕五游玄衣之
冕三游是唯天子玄冕有三旒矣有旒曰冕無旒則曰弁弁師
王之弁經弁而加環經司服凡弔事弁經服周禮載天子之服
不簪爵弁者弁即爵弁也故檀弓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純
衣又祿記大夫之哭大夫弁經大夫與殯亦弁經大夫有私褻
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褻則弁經大夫與殯亦弁經大夫有私褻
天子以爵弁加環經為弔服不加環經而加旒為玄冕儀禮士
爵弁純衣純衣猶天子五冕皆玄衣也爵弁猶天子之玄冕也
故士冠禮郊特牲所記三加爵弁之文而云周弁殷畧夏收周
與夏殷之冕並記之也周人爵弁無旒則夏殷之冕無旒可知也爵
弁同玄冕五冕又皆同玄冕雖有十二旒九旒七旒五旒三旒
之差而其體實與爵弁同制則知周之冕要從夏殷之冕特章
大之唯士有爵弁所以存其古也說文云弁冕也夏曰收殷曰
畧周曰弁獨鄒云周曰爵弁殷曰畧夏曰收何注宣元年公羊
傳云夏曰收殷曰畧周曰爵弁加旒曰冕○蓋進釋詁文逸周書
皇門篇朕蓋臣夫明爾德孔注云蓋進也義與此同王文王也
皇清經解賈編 詩毛氏傳疏二十三

臣殷諸侯也言文王進殷臣而誥教之也酒誥云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而土厥誥庶邦庶士是文王誥教邦事也傳釋爾祖為爾庶國之祖對殷諸侯言故下章云爾庶國亦當自求多福是文王進爾庶國誥教之辭也無發聲無念爾祖念爾祖也文二年左傳云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忘其可敵乎左釋詩亦以毋為發聲傳所本也母與無通昭二十三年傳引詩作無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傳聿述永長言我也

我長配天命而行爾庶國亦當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

帝傳帝乙已上也立鑒于殷駿命不易傳駿大也疏爾爾庶國

述也遙述也古聿律通通用聿同曰故詩中聿字皆語詞無實義唯此聿為述漢書東平思王傳及後漢書宦者呂強傳引詩皆作述此聿述聲通之證述當讀如述所職之述無念爾祖述修厥德言爾祖能述所職爾庶國亦當念勤修爾祖之德也江漢云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啟戎公用錫爾祉文義相同傳訓永為長與卷耳漢廣常棣同箋云長猶常也訓言為我與葛覃泉水彤弓同下武永言配命箋永長言我也正本此傳乃箋於此言讀為言語之言不從傳矣云我長配天命而行者釋永

言配命句云爾庶國亦當自求多福者釋自求多福句桓六年左傳鄭大子忽曰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昭二十八年傳仲尼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竝與傳意合○喪亡師眾也書酒誥云在咎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棗有恭不敢自暇自逸多士云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多方云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皆謂帝乙已上能配上帝此傳義所本也立鑒于殷禮記大學引詩作儀監駿大釋詁文嵩高意噫嘻長發同禮記作峻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傳遏止義善虞度

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傳載事刑法孚信

也疏遏止釋詁文遏即今之歇字無止爾躬者言無於爾躬止也疏也釋文引韓詩云遏病也韓讀遏爲害與毛訓異意同宣昭明昭也時邁臣工皆作明昭離曰宣哲即明哲桑柔曰宣猶即明猶鴻雁曰宣驕即明驕淇奧傳曰宣著即明著是宣與明同義杜注僖二十七年左傳韋注晉語皆云宣明也正義云義善釋詁文今爾雅作儀儀與義通問讀爲聞善問猶令聞也若

令問作令問之例虞度釋言文度殷自天言度殷之未喪師者
皆自天也度猶鑒也抑傳詰虞為度度法度也與此異○載讀
與事同禮記中庸篇上天之載注載讀曰裁謂生物也王應麟
困學紀聞以為是韓詩與謂毛訓載為事實包括生物之義漢
書楊雄傳上天之緯或從齊魯詩玉篇云緯事也載也說文不
錄緯字刑法釋詁文刑古型字思齊抑我將同我將儀式刑文
王之典傳云儀善也案此傳義訓善則儀亦當訓善或毛所據
詩本作義也善法文王言文王之善法天也襄十三年左傳引
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又昭六年傳引詩曰儀刑
文王萬邦作孚服虔注云儀善也刑法也善用法者文王也言
言也孚信釋詁文儀刑文王性與天合也萬邦作孚受命作周
也襄三十年左傳詩曰文王陟降在帝
左右信之謂也維詰周公曰作周孚先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傳明明察也文王之德明明於下故赫赫

然著見於天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傳忱

信也紂居天位而殷之正適也挾達也疏明明察爾雅釋訓文

察也生民傳赫顯也重言之曰赫赫明明赫赫皆是形容文王

之德在上與在下對文下為天之下則上為天矣在與與同義

全詩放此○忱漢書貢禹傳後漢書胡廣傳續漢書律歷志論

繁露如天之為篇潛夫論卜列篇皆作謹說文引詩亦作謹蕩

其命匪謹說文引詩作忱與今本毛詩互異說文訛燕代東齊

謂信訛也爾雅謹信也忱謹訛同韓詩外傳云傳曰言為王之

不易也引詩天難忱斯不易惟王韓詩亦作訛易以鼓反毛義

當同也正義引鄭注書序微子啓紂同母庶兄紂之母本帝乙

之妾生啓及衍後立為后生受德案呂覽當務篇與鄭注同而

殷本紀索隱又以啓紂異母其謂紂為殷之正適則一也爾雅

挾徹也挾挾同聲達徹同義韓詩外傳云紂之為主勞民力冤

酷之令加於百姓憐悽之惡施於大臣羣下不信百姓疾怨故

天下叛而願為文王臣紂自取之也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及

周師至而令不行乎左右悲夫當是之時索為匹夫不可得也

詩曰天謂殷適使不挾四方韓義
同疑謂乃位之字誤挾與挾字通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傳摯國任姓仲中女

也嬪婦京大也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傳王季大王之子文王之

父也疏傳文仲字各本皆作之唯宋本作仲而正義釋文皆作
蓋此八字爲一句總釋經文摯仲氏任也摯國者周語皆摯
之國由大任是摯爲國名也任姓者晉語黃帝之子二十五宗
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任其一也傳以中女釋仲氏燕
仲氏任只傳仲戴嬌字然則仲爲大任字矣就未嫁言曰女以
姓繫乎國則曰摯春秋書伯姬歸于京師是也以姓配乎
乎國與字則曰摯仲書伯姬歸于京師是也以姓配乎
必言姓此百世昏姻不通之義也士昏禮祝告稱婦之姓曰某
氏來婦又記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上敢請女爲誰氏某氏
者稱婦之姓也誰氏者舉女之名也喪大記男子稱名女子稱
字問名即問字問其伯仲也○爾雅釋親云嬪婦也郭注引詩
聿嬪于京堯典釐降二女于嬪嬪于虞後漢書荀爽傳引書
釋之云嬪者婦也案婦者有姑之辭思齊篇思齊大任文王之
母思嬪周姜京室之婦彼傳云周姜大姜也京室王室也大姜
爲大任之姑傳云嬪婦京大者即本思齊經義也王季文王之
父傳又云大王之子者其意周家王迹實始大王耳箋云及與
也大任配王季而與之共
行仁義之德同志意也

大任有身生此文王傳大任仲任也身重也維此文王小心翼

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傳回違也疏言摯

仲氏任故知大任即仲任也身古傷字玉篇傷妊身也廣雅身
傷也列女孽發傳楚考李后頌知重而入遂得爲嗣是重與身
同義箋重謂懷孕也○文王傳云翼翼恭敬也繁露郊祭篇引
詩允懷多福聿與允皆語詞時邁傳云懷來也後漢書李賢注
蔡邕傳文選呂向注晉紀總論引詩並訓懷爲來回讀與違同
不違不違德也昭二十六年左傳引詩厥德不回以受方國釋
之云君無違德方國將至左以違
釋回傳所本也早鹿常武箋竝同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傳集就也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

在渭之浹傳載識合配也洽水也渭水也浹厓也疏節南山傳

集就下也字今補小旻是用不集韓詩集作就此集就通用之
證天監在下有命既集言天視於下其命既有以徙就之皇矣
篇帝遷明德傳徙就文王之德也與此意正同○載識疊韻立
訓魯語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初載即祖識傳
依國語解詩是謂文王之治岐也此章言文王天命既集即承
上弟三章事上帝受方國以合下弟五章總言文王取大姒之
事弟六章云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
行又覆述上文數章以起天復命武王王天下之事據按文義

則文王之取大妣斷不在幼年矣解者泥信文王幼年生子之說遂以初載為初有知識稽諸事理無有可通失經傳之旨矣爾雅妃合也配與妃通合妃轉相為訓皇矣傳云妃嬪也○洽桓八年穀梁傳注水經河水注引詩作邵說文引詩亦作邵段注云魏世家築合陽字作合者水名毛詩本作合秦漢間乃製邵字今詩作洽者後人意加水旁耳酈注水經河水篇云河水又逕邵陽城東城北有漢水南去二水各數里其水東逕其城內東入于河又於城南側中有漢水東南出城注于河城南又有漢水東流注于河水即邵水也縣取名焉案治水無攷酈善長即以邵陽漢水當之邵陽漢屬左馮翊魏仍漢縣北縣南皆有漢水此謂邵陽縣名之地也詩言洽陽非即邵陽縣故地蓋水以北為陽洽陽治水之北是商莘國在洽水北不在洽水南漢高帝為劉仲築城於邵陽縣之東北為邵陽侯漢初稱或不誤矣渭亦莘國之水名莘國雖東濱大河亦在渭水之北故下文云親迎于渭也
浹厓葛藟蒹葭傳同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倪天之妹傳嘉美也倪磬也文定厥祥傳言大妣之有文德也祥善也親迎于渭傳言賢聖之配也造舟為梁不顯其光傳言受命之宜王基乃始於是也天

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造舟然後可以顯其光輝

疏嘉美爾雅釋詁文嘉讀如嘉耦曰妃之嘉大邦莘國子女子娶必先選于大國之女禮儀備所見多詩云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明王者必娶大國也倪磬磬當作磬初學記中宮部引傳正作磬可證釋文引韓詩作磬天之妹云磬警也磬亦當作磬文選顏延之宋郊祀歌巨地稱皇磬天作主磬天即用韓詩也倪磬雙聲訓倪為磬與訓磬為警義本相因說文云倪警諭也本韓以申毛耳君子偕老胡然而天也傳云尊之如天箋云尊之如天之有女弟○傳以文為文德定止也祥善釋詁文止善盛德止善也謂大妣之賢箋謂文為文王定祥為納幣與白虎通義人君無父母自定娶者亦引此詩其說合當是三家詩義然亦渭水在莘國之南郊故文王躬迎大妣必至于渭也傳云言賢聖之配也者以釋經親迎之義賢謂大妣聖為文王親迎者重昏禮也正義云異義公羊說天子至庶人娶皆當親迎左氏說王者尊無體敵之義故不親迎鄭駁之云大妣之家在洽之陽在渭之浹文王親迎于渭即天子親迎明矣天子雖至尊其於后猶夫婦也夫婦判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於此哉禮記哀公問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

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此言親迎繼先聖之後為天地宗廟主非天子則誰乎是鄭意以此為天子之法故引之以明天子當親迎也案異義所引公羊說娶皆親迎此乃嚴顏舊說至何邵公作公羊注仍從左氏說天子不親迎鄭駁是也白虎通義亦言天子當親迎與鄭駁同左疏云文王之迎大妣身為公子迎在殷世未可據此以為天子禮不知文王取大妣已在即位之年詩以文王所行事定為周制故下傳云天子造舟造舟為天子制則親迎當為天子禮毛傳亦與鄭駁同蓋關雎淑女思齊寡妻皆謂大妣之配文王周家王業實始基此夫婦造端敢不兢兢迨追春秋時王變禮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逆天子親迎宜以文王為後世法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云言受命之宜王基乃始于是也者關雎序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此其義也天子造舟以下皆爾雅釋水文宣十二年公羊注及說文方部引古禮說合今本爾雅多庶人乘舟句疑衍文也天子造舟者方部引古禮說合今本爾雅多庶人閒居賦注引方言作造舟說文造舟古文作船爾雅郭注云比船為橋李注云比其舟而渡曰造舟孫注云造舟比舟為梁也說文橋水梁也梁水橋也周語引夏令曰十月成梁孟子十一月與梁成皆即今之水橋天子造舟為梁者謂以比次其舟如水橋制也諸侯維舟者李注云中央左右相維持曰維舟孫注云維舟連四舟也郭注同大夫方舟者李注云併兩船曰方舟郭

注同說文方併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或作汭杭方舟也从方亢聲方方言方舟謂之潢郭注楊州人呼渡津舫為潢荊州人呼杭案杭即航潢集韻十二庚又作橫竝與方同部皆謂兩船相併也齊語方舟設汭韋注云方併也漢廣傳及邨谷風箋皆云方汭也渾言之則方亦可稱汭也士特舟者李注云一舟曰特舟不顯顯也光充輝也文王當殷時造舟迎大妣以顯禮之光輝後世遂為周天子乘舟之法度至春秋秦用造舟乃周禮之末失也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傳纘繼也

莘大妣國也長子長女也能行大任之德勇篤生武王保右命

爾燮伐大商傳篤厚右助燮和也疏大也也于周于京於周為

不同義白虎通義號篇三正篇引詩釋之云此言文王改號為周易邑為京也纘繼七月同思齊大妣嗣徽音繼即嗣也女在父母家之稱維猶有也纘女維莘言能繼行大任之德者其女有莘也傳云莘大妣國者說文無莘字潛夫論志氏姓篇云禹為姁姓其後分封用國為姓故有莘氏蓋其字作辛或從古也水經注河水逕邵陽即陽城東周威烈王之十七年魏文侯伐秦至鄭還築汾陰邵陽即此城也故有莘邑矣為大妣之國方輿紀要云古莘城在邵陽縣南二十里疑縣南當作縣北云長子長

女也者大姒爲莘國之長女也古者適室所生之子嫁爲諸侯夫人若周武王元女配陳胡公滿是也大姒莘國之長女故曰長子尊貴之稱也行當讀如維德之行○先儒論文王娶大姒生武王年代莫攷大抵依大戴記稱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爲說禮記文王世子篇稱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有八十二歲武王卽位十有三年方始克殷管子小問篇云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漢書律歷志亦云克殷後七歲而崩唯逸周書明堂篇作六年則知武王九十三之說既不足信卽文王十五而生之說亦無足據蓋小戴記間載襍說耳近儒舉尚書逸周書語爲說確有根據尚書無逸篇周公告成王曰文王受命唯中身厥享國五十年此文王享國之年數也又逸周書度邑篇武王克殷告叔旦曰唯天不享于殷發之末生至于今六十年此武王克殷之年數也武王克殷年近六十其在位已十有三年此外四十七年皆在文王享國數內武王之生應在文王卽位之三四年中然則文王之取大姒在文王卽位後不再娶之文或可據此數而推知也與竊謂古者天子諸侯皆有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卽位好舅甥脩昏姻取元妃以奉桑盛孝也孝禮之始也是禮也周公之禮亦文王之禮也此篇言大姒之來歸周京已在天命文王之既集玩詩辭正與尚書受命中身語合韓奕篇美韓侯之入覲宣王也亦云韓侯迎止于蹶之

里此亦行卽位親迎之禮與春秋古左氏說合明鄒忠脩意大姒爲文王繼妃以解經續女維莘句但續訓繼謂繼行大任之德不讀爲繼室之繼唯以文王卽位後取大姒準諸事理似乎有據姑記之於此○篤厚椒聊公劉同長發傳左右助也左與右皆訓助故右爲助也右通作祐易繫辭傳云子曰祐者助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與詩義同爾猶之也保右命爾猶假樂篇言保右命之耳變和釋詁文說文變和也讀若涇和伐大商言天人會合伐殷也常棣傳九族會曰和是有會義說見酌篇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傳旅眾也如林言眾而不爲用也矢陳興起也言天下之望周也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傳言無敢懷貳心也疏旅眾北山同正義云木聚謂之林如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此爲尚書武成篇文卽襲用詩成曰甲讀會如字說文引詩作其旌如林本三家矢陳爾雅釋詁文皇矣卷阿同矢讀爲尸祈父傳尸陳也古尸矢聲通牧商郊地名說文垣朝歌南七十里地周書曰武王與紂戰于野野垣與牧通興起釋言文起讀如以起軍旅之起維予侯興維爲也予我我周也侯猶乃也侯興與如林對文言殷商之眾不爲殷用爲

我周乃起作也故傳又申明其義云言天下之望周也箋以為起為天子王肅以為我興起而滅殷俱非傳指○女女殷眾也貳讀為二貳從式聲式古文二聲通也繁露天道無二篇引詩作二襄二十四年左傳詩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邇安遠至邇安是無敢懷二心之義此傳所本也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駟彭彭傳洋洋廣也煌煌明也駟馬白腹曰駟言上周下殷也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傳師大

師也尚父可尚可父鷹揚如鷹之飛揚也涼佐也肆伐大商會

朝清明傳肆疾也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清明疏洋洋野之廣

經清水注云倉水東南歷母野自朝歌以南南暨清水土地平衍據皋跨澤悉母野矣詩所謂母野洋洋檀車煌煌者也說文

煌煌輝也廣雅煌煌光也並與傳明訓同韓詩外傳三引詩作皇皇駟當作四字之誤干旄正義引異義古毛詩說云四駟彭

彭武王所乘其字正作四又公羊隱元年疏及淮南主術注並引詩作四皆其證四駟彭彭猶四驪濟濟四騏翼翼耳出車傳

云彭彭四馬兒爾雅釋畜駟馬白腹駟傳所本也郭注駟赤色黑鬣駟傳及小戎箋並云赤身黑鬣曰駟鄭注檀弓亦云駟駟

馬白腹高注淮南云黃馬白腹曰駟案月令有赤駟黃駟故駟馬亦為黃馬說文縹帛赤黃色駟與縹聲義皆相近云言上周

下殷也者駟馬即赤馬駟馬白腹赤在在上白在下故傳謂是上謂此武王所乘遂為一代常法○傳云周人尚赤戎事桀駟正義

也尊稱焉正義引劉向別錄云師之尚父之故曰師尚父呂望

向父尊稱焉竝與傳同史記譙周注云姓姜名牙說文雅籀文作

鷹今俗作鷹箋云鷹鷂也揚讀如環人揚飛舉也言尚父行軍

人亦即引此詩傳以飛揚釋揚者說文揚飛舉也言尚父行軍

如鷹之迅疾也常武篇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傳疾如飛韓如翰

義與此同涼讀為亮假借字也漢書王莽傳引詩正作亮韓詩

作亮云亮相也爾雅云亮右也又云左右亮也傳以涼釋佐古

祇作左六書故涼亮下皆引傳作左左猶左右也涼彼武王與

長發實左右商王句同○肆讀為絺說文絺希屬引虞書曰絺

類于上帝帝絺絺義爾雅肆力也毛傳肆疾也皆即絺之屬引申之則有

力疾兩義爾雅肆力也毛傳肆疾也皆即絺之屬引申之則有

書作絺今堯典作肆史記五帝紀封禪書漢書王莽傳皆作肆

夏小正傳肆遂也遂與疾亦相近疾者當讀疾如飛之疾傳訓

即從時維鷹揚句生義皇矣傳同小箋云會古外切甲與會雙

下清明也定本作會甲兵坐不知由音以推義耳案段說會甲雙聲通義是也甲朝一謂甲子日一謂弟一日似尚非傳中甲字之義甲朝猶形弓云一朝耳甲者十之首一者數之始傳恐人不曉甲朝之義故又申釋之云不崇朝而天下清明崇終也之終甲朝朝之始不終朝即是甲朝說文日部暈晨也从日在甲上

縣九章章六句

縣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疏釋文一本無由字是也詩美文王

初徙岐山為文王之興之本

縣縣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傳興也縣縣不絕貌瓜紹也瓞

瓞也民周民也自用土居也沮水漆水也古公亶父陶復陶穴

未有家室

傳古公幽公也古言久也亶父字或殷以名言質也

古公處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勞事之以犬馬不得

免勞事之以珠玉不得免勞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

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

患乎無君去之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

失也從之如歸市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室內曰家未

有寢廟亦未敢有家室

疏

瓜瓞縣縣然不絕以興周國自小而漸成大哀十七年左傳縣縣生之瓜

淮南子繆稱篇福之萌也縣縣並與此縣縣同小箋本傳文增

瓜瓞二字而以瓜紹也三字連讀宜據以補正爾雅瓞瓞其紹

傳爾雅既釋瓞為瓞而又云其紹者謂之瓞以申釋瓞之義毛

傳順詩辭為訓故先釋瓜瓞為瓜紹而又云瓞謂之瓞亦以申

釋瓞之義說文瓞瓞也瓞小瓜也瓞即瓞字釋文及文選潘岳

在懷縣作詩注引韓詩章句瓞小瓜也爾雅紹紹也箋瓜之本

實繼先歲之瓜必小狀似瓞故謂之瓞鄭解瓜紹紹字最得經

傳取興之義陸佃稗雅云今驗近本之瓜常小末則復大此農

師從鄭說而更得之目驗也傳釋民為周民者以沮漆二水在

周也自訓用土者所以居也因之土有居義漢書地理志引詩

作杜水名與毛異蓋周之興莫大於文王之治岐而實本於大

王之徙岐故章首先叙岐周水土民居下文因詳及大王辟狄

去幽徙岐之事○傳釋沮漆為水三章傳云周原沮漆之間也
 又潛傳云漆沮岐周之二水也是沮漆在周不在幽矣汪龍詩
 異義述師丁燕曰水經鄭渠在大上皇陵東南濁水入焉俗謂
 之漆水又謂之漆沮其水東流注於洛水說文漆水一曰入洛
 此涇東之漆也漢書地理志北地郡直路縣沮水出縣東南入
 洛水經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郡北地郡東入於洛說
 文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入洛此涇東之漆也漢書地理志北
 漆水出杜陽縣餘山東北入於渭說文漆水出右扶風漆水經
 漆水入渭十三州地理志漆水出漆縣西北岐山東入渭此涇
 面之漆注涇以入渭者也十三州地理志漆水出漆縣西北岐
 北漆溪謂之漆渠西南流注岐水水經注杜水出杜陽縣岐山
 流合漆水水出杜陽之漆溪謂之漆渠南流注杜水出杜陽縣岐
 注於雍水隨書地理志扶風縣漆水出漆縣南流注杜水出杜
 岐雍以入渭者也涇西之沮風晉書傳未聞龍按傳以周原為
 之閒是指晉渭漆水箋誤解經及傳謂公劉失職遷於漆沮漆
 漆之地則指漆縣漆水疏牽合為一引漆縣漆水而謂漆沮漆
 幽地但二水東流亦過周地其誤已甚至引漆縣漆水而謂漆
 洛水則更移之涇東尤為疎繆又按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杜陽
 杜水東入渭莽曰通杜師古曰縣詩自土沮漆齊詩作自杜言
 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其經文作自杜雖與毛異然
 與杜並言益可見此經是晉渭之漆蓋晉渭漆水合杜岐雍入

渭故齊詩作自杜說詩者以為公劉誤同鄭箋○周自公劉居
 幽故狼跋傳公劉為幽公此豈父未遷岐以前亦為幽公幽公
 謂之古公者祭義社稷先古注先古先祖也故傳申之云古言
 久也不從追王稱大王者從其朔也父亦作甫正義引鄭注中
 候稷起云豈甫以字為號白虎通義及趙注孟子豈甫為名禮
 記大傳追王大王豈甫王季歷文王昌並與傳或說同也古公
 辭狄自幽徙岐孟子梁惠王莊子讓王昌並與傳或說同也古公
 詮言泰族說苑至公及書大傳略說皆紀其事傳引之者合下
 數章統釋古公始末而為言也復說文引詩作復玉篇同段注
 云土謂堅者堅則不患崩壓故有穿之使上有覆蓋陶其土為
 穿之也壤謂柔者柔則恐崩壓故有穿之使上有覆蓋陶其土為
 讀陶為掏案淮南子汜論篇古者民澤處復穴高注云復穴重
 窟毛析言之高則渾言之也爾雅其內謂之家傳云室內即其
 內也古公之作寢廟在五章以後此但述初遷之始經言未有
 家室傳即撥五章義以申明之云未有寢廟則亦未敢
 有家室也箋正義泥二章始及徙岐而誤就處幽說

古公豈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澍至于岐下傳率循也澍水厓也

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傳姜女大姜也胥相宇居也疏走馬玉篇

馬言早且疾趙注孟子云遠避狄難去惡疾也詩小學云早釋

來朝疾釋趣字說文趣疾也玉篇作趣馬據漢人相傳古本也

皇清經解賈扁詩毛氏傳疏二十三

率循北山訪落同水經漆水注引詩而作先先假俗字古而先
聲通也許水厓葛蒲同程大昌雍錄謂此水厓即渭水之厓是
也蓋從幽至岐中隔梁山詩不言山略也古公當曰去幽踰梁
由旱路來故云來朝趣馬踰梁入渭渭達岐故云率西水厓
至于岐下岐在幽西也梁山在今武功縣北岐山在今扶風縣
西武功扶風皆南臨於渭故但沿厓而上不必向渡中流耳公
劉云于幽斯館涉渭為亂此幽國渡渭之證也史記周本紀云遂
陽在渭之將將亦厓也此岐陽濱渭之證也史記周本紀云遂
去幽渡漆沮踰梁山止于岐下是誤合詩之沮漆而水為一而
箋乃沿其說○爰於及與聿遂也姜女姜姓之沮漆而水為一而
稱大姜也胥相釋詁文公劉同字居桑桑閼宮同胥
宇猶云相宅也宅亦居也新序稊事篇引詩作相宇

周原膳膳莖茶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傳周原沮漆之間也

膳膳美也莖菜也茶苦菜也契開也曰止曰時築室于茲疏

水經渭水篇漆渠水南流與杜水合逕岐山面又屈逕周城南
城在岐山之陽而近西所謂居岐之陽也又歷周原下北則中
水鄉成周聚故曰有周也水北即岐山矣案善長言岐周山水
脈絡分明周本雍州邑名地理志右扶風美陽禹貢岐山在而
北中水鄉周大王所邑攷元和郡縣志鳳翔府扶風縣本漢美
陽縣地即今之陝西扶風縣也岐山在美陽西北大王邑在岐

山南美陽之中水鄉也是謂之周城中水鄉在周原北則周原
又在中水鄉之南郡國志右扶風美陽有岐山有周城引皇甫
謐帝王世紀云周大王所徙南有周原王禕周公廟記云周城
今為岐陽鎮遺址猶存廣袤七八里四圍皆溪溝南有周原是
周原在周城南矣漆水在岐西而沮水無聞水經注焚水出好
時縣梁山嶺大嶺東南逕梁山宮西又南逕美陽縣之中亭川注
雍水謂之中亭水又南逕美陽縣而其水又南流注于渭竊謂
古沮水必在斯處矣沮東漆面故傳云周原在沮漆之間也膳
膳韓詩作膳膳文選左思魏都賦膳膳野張載注云膳膳美
也引詩周原膳膳李善注引韓詩同膳膳膳膳肥也膳膳義
相近箋亦云周之原地在岐山之陽膳膳然肥美○莖當作莖
通作莖說文莖艸也根如薺葉如細柳蒸食之甘爾雅齧苦莖
郭注云今莖葵也葉似椰子如米泔食之滑是莖即苦莖矣夏
小正二月榮莖傳莖菜也豆實也公食大夫記鉶莖羊苦有滑
鄭注苦莖菜也滑莖莖之屬內則有莖滑苦即茶茶為鉶莖之
莖滑則用莖故詩莖茶連言茶即莖也郝懿行爾雅義疏云余
按生下涇者葉厚而光細於柳葉高尺許莖紫色味苦茶邨谷
甘是郝曰驗莖菜本味亦苦也正義莖為鳥頭非茶苦茶邨谷
風同茶茶謂之苦彼正義引陸義疏云苦茶生山田及澤中得
霜晷脆而美所謂莖茶如飴邵晉涵爾雅正義云霜後之菜多
轉為晷非其本質大雅言周原之美雖莖茶亦甘若飴爾非謂
茶菜本作甘也以今驗之菜之為苦稱斯名矣邵說是也內則

云飴蜜以甘之○契讀為挈漢書叙傳注引詩正作挈玉篇初部契開也契與挈同開龜周禮卜師掌其事定之方中傳云建國必卜之故建邦能命龜爰於也於於是也爾雅爰曰也曰亦爰語詞也時是也築室于茲言既有此廣平之原則將築室於也周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傳慰安爰於也疏經作迺箋作乃爾雅迺乃也凡全詩作乃唯

下當有也字安定也止猶處也書大傳云大王亶甫遂策杖而去過梁山邑岐山國人束脩奔走而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戶之邑天作箋云大王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公劉傳云宣徧也徧畝猶甫田之言竟畝也徂與且同義東畝東西為陌南畝東西為阡西東謂田間道也爰於桑中同周爰執事言至周原於是執事也凡民之大事在農故先之言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傳言不失

繩直也樂謂之縮作廟翼翼傳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

為次居室為後疏乃唐石經作迺箋司空司徒卿官也司空掌

以殷之大國當立三卿其一蓋司徒掌徒役之事正義云大王之時之事無所掌故也○俾釋文作卑傳云言不失繩直也者釋其繩則直句李善注東京賦引毛詩傳於繩直下較今本多之空二字樂謂之縮釋經之縮字箋云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正也樂聲之誤當為繩也鄭據爾雅釋器文故知傳樂字為繩字之誤爾雅繩之謂之縮此繩字與縮同義說文繩束也斯干傳約束也孫炎云繩束築版謂之縮凡立室家以城三分之一為宮宗廟在路門內廡庫在前居室在後蓋其制也此經言大王立室家而但云作廟故傳遂引禮記曲禮篇云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以釋經義而兼及廡庫居室者所以補經義之略而亦援下章百堵皆興句為釋之爾翼翼恭敬也

抹之陲陲度之藹藹築之登登削屢馮馮傳抹藹也陲陲眾也

度居也藹藹言百姓之勸勉也登登用力也削牆鍛屢之聲馮

馮然百堵皆興鼙鼓弗勝傳皆俱也鼙大鼓也長一丈二尺或

鼙或鼓言勸事樂功也疏傳釋抹為藹者淮南子說山篇藹成

城高注云藹土籠也始一蘆以上於

城此與傳纂字之訓正合又脩務篇及孟子滕文公篇字皆作
 纂劉熙孟子注云纂盛土籠也說文櫟山行所築者引虞書四
 載山行櫟史記河渠書作橋一作葦漢書溝洫志作楸竝字
 異而義同可以棄人亦可以盛土箋揀揀也築牆者抒取壤土
 盛之以纂而投諸版中說文揀盛土於裡中也鄭許皆申毛訓
 小箋云揀即輦之假借字陳當依玉篇引詩作仍集韻仍音而關中
 仍登登馮馮眾也毛詩爾爾三家詩作仍仍集韻仍音而關中
 語此而仍聲轉相通故爾與蒙登馮與勝為韻如耳孫即仍孫
 之例也釋文如之反說文云築牆聲也音而陸所據正作爾爾
 今本說文亦誤作爾爾度居皇矣同方音度居也東濟海岱之
 閒或曰度居有都聚之義釋文引韓詩度填也箋度猶投也義
 竝相近傳文言百姓之勸勉也之上奪蒙蒙二字今依小箋補
 蒙讀為蒙雅詰女乃是不蒙馬鄭王注皆訓蒙為勉蒙莫崩反
 又武剛反莫崩讀如疊武剛則讀如范竝與勸勉義近登登義
 未聞傳云用力謂用力聲登登然也今俗謂用力得得如公羊
 傳登來之為得來矣屢當作婁小箋云婁音樓空也鍛婁者搥
 打空竅功突處馮馮堅實聲也○百堵詳鴻雁篇皆當作偕偕
 訓俱若本作皆人所易曉可不傳耳故鴻雁百堵皆作無傳七
 經孟子考文作偕此其證磬大鼓鼓鐘同傳文長一丈二尺一
 字當衍鼓鐘釋文及鼓人注竝云長丈二尺周禮鼓人以磬鼓
 鼓役事說文引作皋鼓考工記鐸人為皋鼓長尋有四尺古咎
 皋聲同毛傳正本周禮也經言磬鼓本是一鼓傳云或磬或鼓

者或有也語詞也或磬磬鼓也或鼓鼓之也弗勝說文作不勝
 勝任也不勝如不勝任且鼓以作之正是勸事樂功以見興作
 之盛小箋云經文磬鼓分
 大小義同鄭孔恐未是

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傳王之郭門曰皋門

伉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正也美大王作郭門以致皋

門作正門以致應門焉迺立冢土戎醜攸行傳冢大戎大醜眾

也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動大眾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立

美大王之社遂為大社也疏皋門傳云王之郭門美大王之築

从回象城郭之重兩亭相對也城郭也說文章度也民所度居也

之利內為之城外為之郭是郭在城之外也正義引襄十七年

傳宋人稱皋門之哲謂諸侯自有皋門今左傳作澤門杜注澤

門宋東城南門也釋文廣澤門作皋門為誤疑澤門即孟子堙

澤之門澤古作畢畢皋相似而誤與詩皋門無涉皋門為臺門

故傳云伉高兒釋文引韓詩作閱盛兒玉篇閱字下及張衡而

京賦皆云高門有閱本韓詩說文無閱字詩小學云說文阮聞

也閭門高也五經文字阮門高毛詩之伉古本作阮應門傳云

王之正門本爾雅釋宮文美大王之築宮室也鄭注考工記書
大傳並云應門朝門也應門內為治朝故應門為王宮正門明
堂位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為明堂位之外門亦曰應
門應門之內朝會諸侯明堂位之制與王宮同也周禮閽人鄭
司農注云王有五門外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
五曰路門即毛傳之郭門自郭門以至路門共五門外則皋門
曰皋門即毛傳之郭門自郭門以至路門共五門外則皋門
至路門明堂而寢門以內從略矣解者誤以外為宮外則皋門
為宮外門古制不明實權輿於此鄭康成禮記注不信舊說謂
先庫後雉諸侯有庫雉鄭說既屬游移近儒戴東原言天子諸侯
皋應天子加以庫雉鄭說既屬游移近儒戴東原言天子諸侯
皆三門是已又謂天子有皋應無庫雉諸侯有庫雉無皋應其
說亦誤今竊言之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呂覽季春
紀國人儻九門礫礫高注云九門三方九門也嫌非王氣所在
故礫犬羊以礫高解九門以羊注所謂天子周城也書大傳古者百
九門四旁共十二門公羊注以前三門為王氣所在礫礫止三方
里之國九里之城三里之宮七十里之國三千里之城一里之宮
五十里之國一里之城三里之宮七十里之國三千里之城一里之宮
制也周禮典命上公九命國家宮室以九為節侯伯七命國家
宮室以七為節子男五命國家宮室以五為節鄭注云公之城
蓋方九里宮方九百步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宮方七百步子男
之城蓋方五里宮方五百步以開方計之與書大傳同鄭康成
大傳注疑天子城九里大國與之同以為當天子九里大國七
里次國五里又或者天子實十二里諸侯大國九里次國七里
小國五里有此兩說但周制每從先王以為後世法有如皋門
應門冢土辟廬路寢親迎造舟一取九女此類甚多不必專以
城同九里為疑也一里之城以城為宮其宮四面皆屬城三里
之城其宮南面屬城三面不屬城九里之城其宮四面皆屬城
四面不屬城說文穀缺也孟子者城缺其南方謂之缺城缺南
公羊注所謂諸侯軒城也孟子者城缺其南方謂之缺城缺南
段灼傳作五里此據七十里之國而言天子城七里之郭七里
其距郭較遠詩之皋門傳謂之郭門則皋門非宮門而謂皋門
為宮外門者誤也天子城門其上有臺謂之闕四旁十二門共
十二闕皋門為外城門雉門當為內城門考工記城隅之制九
雉左傳云都城過百雉城門雉門當為內城門考工記城隅之制九
歟則雉門亦非宮門天子城門雉門當為內城門考工記城隅之制九
庫後雉者誤也檀弓天子諸侯宮室門皆為庫門最在外而謂先
又自寢門至於庫門又下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
獻命庫門之內又繹之於庫門是天子諸侯哭於庫門之外郊特牲
子有皋無庫諸侯有庫無皋者誤也詩之應門傳謂之正門司
儀出及中門庫之外中門之外不入即庫門之內也應門在庫路之中
故謂之中門庫之內中門之內出入不禁應門之內也應門在庫路之中
設禁閽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是其事也中門以縣象魏象魏
闕也故穀梁傳謂之闕門外朝之內內朝之外其門謂之路門

門內庭即路寢之庭爾雅路大也其門庭為較大也亦謂之畢
門畢之為言盡也路門內有路寢明堂右社稷左宗廟說詳闕
宮篇故路門又謂之廟門穀梁傳謂之祭門鄭仲師朝士注以
為路門外為外朝內為內朝當是師承古說而謂天子諸侯皆
三朝門為宮之內有朝者誤也然則天子郭門為皋門城門為雉
郭門為五門離之則為三門諸侯南面無城以宮垣為城牆即以
郭之外門為郭門有郭城郭亦有郭門春秋僖二十二年春新作南門公
羊以為郭門有古常穀梁以為有郭門春秋僖二十二年春新作南門公
也天子郭門有門臺魯於是始僭從天子制耳諸侯之宮亦三
門庫門為宮之大門雉門為宮之中門路門為宮之內門天子
三門諸侯亦三門唯天子雉門為城門諸侯無城門以雉門
為宮之中門為異而謂諸侯三門天子雉門為城門諸侯無城門以雉門
以庫雉者誤也明堂位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此言其
制之相似天子城之外門與宮之外門門上之臺謂之臺門魯
之宮外門門上亦有臺如天子城外門之制而國之宮外門
無臺也故云庫門天子皋門也天子城外門之制而國之宮外門
雉門路門有臺昭二十五年公羊注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
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觀即臺也此宮之中門有臺也郊特牲
臺門而旅樹注旅道也屏謂之樹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此宮
之內門有臺也天子於應門設兩觀諸侯於雉門設一觀春秋
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新作雉門及兩觀是魯之中門設兩觀
如天子中門之制而他國止設一觀也故云雉門天子應門也
解之者誤讀禮記經文以為諸侯有庫雉天子有皋應則天子
諸侯之門制莫莫攷即魯與他國門制之同異亦無聞矣今姑略
陳門制梗槩如此文選張衡東京賦立應門之將將李善注引
毛詩傳將將嚴正之兒與今本不同當據以訂正黍苗箋肅肅
嚴正之兒句正相同說苑權謀篇將將之臺亦謂將將為尊嚴
正肅也大王築城郭宮室作郭門正門不獨大王為諸侯制即
文王亦非即從天子制周有天下遂以郭門為皋門正門為應
門故詩人直以周天子之制言之耳下豕土大社同豕大戎
大醜眾竝爾雅釋詁文逸周書作雉篇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壇
東靑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釁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
其方一面之土燾以黃土北驪土中央釁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
社之義也禮記祭法篇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
王社王社在郊迎氣報祈之禮行焉大社在王宮路寢之西大
會同大朝觀大軍旅之政行焉大社在王宮路寢之西大
社也古者用師告社故傳引爾雅釋天為證孫炎注云大事
兵也有事祭也爾雅宣事也王制天子將出征宜乎社大事
日必有用師之事今無攷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柞械拔矣行道兌矣傳肆故今也愠

志隕墜也兌成蹊也混夷駢矣維其喙矣傳駢突喙困也疏思

傳肆故今也二傳訓同凡肆者皆承上起下之詞肆兼故今兩

義爾雅治肆古故也肆故今也肆為故肆故又為今與伊維也

伊維侯也潛淡也潛淡測也皆其例毛傳雖本雅訓而意不同

雅謂肆一句故一句總為之今也傳謂詩之肆既為故又為今

立意自異故者承上古公也今者起下文文王也也也也也也

心篇引詩趙注云愠怒也正義引說文云志怒也是愠志也為

怒肆不於厥愠承上文戎醜攸行而言大王赫怒整旅至文王

而不絕其所怒也趙注云隕失也隊失義同俗作墜問讀為令

聞之聞古問聞通用亦不隕厥問趙注云不能隕失文王之善

聲聞也文王篇宣昭義問正義云常布明其善聲聞於天下義

與此同○作械皆叢生薪木故皇矣言柞械拔而松柏易直也

拔讀為跋猶剪除也兩拔字同兌者遂之假借字桑柔傳遂道

也遂古隧字檀弓注云隧奪聲相近或為兌此即兌遂聲通之

證載馳韓詩傳云不由蹊遂而涉曰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

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

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

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

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

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

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

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

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

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

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

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

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

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

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

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

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

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

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

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

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

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

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

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

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

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蹊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傳質成也成平也蹶動也虞芮之君

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而伯仁人也益往質焉乃相與

朝周入其竟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

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

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閒田而

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

有奔奏予曰有禦侮傳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

有奔奏予曰有禦侮傳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

有奔奏予曰有禦侮傳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

有奔奏予曰有禦侮傳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

有奔奏予曰有禦侮傳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

有奔奏予曰有禦侮傳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

有奔奏予曰有禦侮傳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

有奔奏予曰有禦侮傳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

有奔奏予曰有禦侮傳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

有奔奏予曰有禦侮傳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

有奔奏予曰有禦侮傳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

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疏質訓成成讀春秋以成宋苑君道篇書大傳略說並有此文而詳略不同耳虞芮在河東周姬姓國商時虞芮無攷書大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四年伐大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又云西伯既殂耆紂四之

乃追敘虞芮斷訟及四臣來輔渾括文王與周受命七年中事

初生之道謂廣其德而王業大○予我我文王也曰楚辭離騷

注引詩作事書曰皆語詞疏附書大傳作胥附疏胥同釋文奔

季武子賦縣之卒章杜注正義作奔奏禦侮釋文作御昭二年左傳

盛書大傳云文王胥附奔奏先後禦侮謂之四鄰臣以縣致興

之害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孔子曰文王得四臣臣亦得四

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邪自吾得賜也遠方之

士曰至是非奔奏邪自吾得師也前非禦侮邪文王有輝是四臣

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手門是非禦侮邪文王有輝是四臣

口丘亦有四友以禦侮案詩言疏附先後奔奏禦侮即此文王

四臣是矣據書大傳四臣散宜生也閔天也南宮适也及大公

呂尚也與君爽言文王修和有夏號叔閔天散宜生泰頤南宮

通約舉五人者不

同解者皆失之

械樸五章章四句

械樸文王能官人也疏

後箋云大戴禮逸周書皆有文王官人篇荀子亦云文王以官人為能茲與此

序語

芄芃械樸薪之標之傳

興也芃芃木盛貌械白桺也樸枹木也

樸積也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賢人眾多國家得用蕃興濟

濟辟王左右趣之傳趣趨也疏

傳云芃芃木盛兒正義作盛兒誤初學記帝王部引木盛也亦誤械白桺爾雅釋木文郭注云

誤初學記帝王部引木盛也亦誤械白桺爾雅釋木文郭注云

也正義引義疏云三蒼說械即桺也秦人謂桺為械械與桺通爾雅樸枹者郭注

非是也薛綜西京賦注云械白桺與桺通爾雅樸枹者郭注

云樸屬叢生者為枹枹詩所謂械樸枹枹舍人及李孫木爾雅作

樹木叢生根枝節目盤結確磊械樸二木名箋謂白桺相樸屬

皇清經義

詩毛氏傳疏二十三

傳天子六軍疏

楚辭九歌沛吾乘兮桂舟王注云沛行貌說文

今吳俗尚有此語玉篇渭水聲也傳詰楫為權權當作擢箋云
之故也興渭然涇水中之舟順流而行者乃眾徒船人以楫擢
露引詩以此為文王伐崇也後箋云小大雅所有文王之詩自
皆是周公制禮樂時所為四牡傳云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
道為後世法此言已足為諸文王詩之總義故大明及此傳直
云天子造舟天子六軍皆以追述之詞不嫌稱文王
為天子疏所云詩為大雅莫非王法者誠通論也

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傳

倬大也雲漢天河也周王壽考遐不作

人傳遐遠也遠不作人也疏

說文倬箸大也詩曰倬彼雲漢傳

漢天河大東傳亦云漢天河也箋云雲漢之在天其為文章譬
猶天子為法度於天下○遐遠汝墳下武同小箋云此當云遠
作人也不衍字案此乃不警警也不盈盈也之例遐不作
人遠作人也不遠有佐遠夷來佐也句法相同旱鹿篇同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傳

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相質也勉勉我

王綱紀四方疏

追琢有客作敦琢追敦皆假借字荀子引此詩

之鏤玉謂之琢雕謂之琢鏤鏤也是刻金不為雕而雕琢皆為
治玉之稱此詩雕琢金玉文正相對故傳謂雕治金琢治玉正
義云散文相通是矣桑柔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
其相傳相質也二傳義同案此詩美文王能官人非專美文王
有聖德相質也章猶明也上句言章下句言相上句言雕琢下
句言金玉合二句成辭以見興也金玉以雕琢而明其質四方
以綱紀而端其本其理一而已矣荀子富國篇云人君者所以
管分之樞要也故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安之者是安天下
之本也貴之者是貴天下之本也古者先分而後安之也故
使或美或惡或厚或薄或佚或勞或樂或苦或勞或苦或勞或苦
麗之聲將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順也故為之鐘鼓管磬琴瑟笙
章使足以辨貴賤而已不求其觀為之鐘鼓管磬琴瑟笙使
足以辨吉凶合歡定和而已不求其外詩曰雕琢其室臺榭使
避燥溼養德辨輕重而已不求其外詩曰雕琢其室臺榭使
寶我王綱紀四方此之謂也荀言本毛言質義正相同說苑
修文篇云故聖人之與聖也如矩之有三稜規之三稜周則又始
窮則反本也詩曰彫琢其章金玉其相言文質美也此引詩證
教民以文質相為始終始皆不指聖德言也王肅云以興文王聖
德其文如雕琢其質如金玉殊失古義○勉勉疑當作奮奮文
王篇奮奮文王傳奮奮勉也嵩高奮奮申伯箋奮奮勉也是毛
詩皆作奮奮後人或依訓釋改作勉勉耳韓詩外傳五引此詩
作奮奮文王白虎通義三綱六紀篇作奮奮我王與荀子同綱

紀主官
人說

旱麓六章章四句

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

福于祿焉疏受祖之上疑有文王二字

瞻彼旱麓榛桔濟濟傳旱山名也麓山足也濟濟眾多也豈弟

君子于祿豈弟傳千求也言陰陽和山藪殖故君子得以千祿

樂易疏麓國語作鹿釋文本亦作鹿是也旱山名鹿山足旱鹿

東北入漢劉昭郡國志注引華陽國志鄠道元沔水注並謂池

水出旱山又水經沔水及潯水篇云潯水出旱山案此二水皆

出自旱山也今陝西漢中府附郭南鄭縣在古禹貢梁州之域

殷周并梁入雍則旱山在江漢域內詩以旱山發詠是在文王

為而伯時矣榛木名見簡兮傳書禹貢荊州貢桔釋文引義疏

云桔葉如荊而赤莖似著詩釋文載義疏荊荊二字互譌云濟

濟眾多也者言視彼旱山之足榛桔之木眾多濟濟然下文傳

所謂陰陽和山藪殖也○君子謂文王也千求爾雅釋言文樂

易詩豈弟或作作愷愷說文愷樂也無悌字周語單穆公云詩亦

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桔濟濟愷愷君子于祿愷愷夫旱麓之榛

桔殖故君子得以易樂于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

肆既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

易樂之有焉案君子有易樂之德求福而福

自至榛桔之植此其驗也毛傳正用國語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傳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鬯也九命

然後錫以秬鬯圭瓚豈弟君子福祿攸降疏瑟鄭司農周禮典

作邶邶即邶之誤仲師治毛詩其所據作邶箋云瑟絜鮮兒說

文作瑟云玉英華相帶如瑟弦也本三家詩今作瑟者疑依箋

改也毛詩作邶邶者流鬯之兒泌之洋洋傳泌泉水也泌彼泉

水傳泉水始出瑟然流也邶與泌瑟並聲同而義近玉瓚江漢

云圭瓚故傳以圭瓚釋玉瓚也釋文云黃金所以飾流鬯也後人所

衡謂勺柄龍頭也案璋璣圭璣其形相似璣柄用圭謂之圭璣圭頭有勺勺以黃金為飾即所以注酒黃即勺流即酒故傳云流璣也璣圭璣黃流在中言璣璣之酒自勺中流出也江漢傳云九命錫圭璣璣璣二傳同九命者文王九命作而伯也白虎通義考黜篇圭璣璣璣宗廟之盛禮故孝道備而賜之璣璣所以極著孝道孝道純備故內和外榮玉以象德金以配情芬香條璣以通神靈玉飾其本君子之性金飾其中君子之道君子有黃中通理之道美素德金者精和之至也玉者德美之至也璣者芬香之至也君子有玉璣璣璣者以配道德也其至矣合天下之極美以通其志也其唯玉璣璣璣乎

鸞飛戾天魚躍于淵傳言上下察也豈弟君子遐不作人疏傳

言上下察也者引禮記中庸釋詩之文禮記述聞云中庸引詩以明君子之道之大上至於天下至於地也故下文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管子內業篇上察於天下極於地淮南子原道篇高不可際高誘注曰際至也際與察古同聲案鸞天魚淵極乎天地此言文王之道之所至文王傳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亦此意也潛夫論德化篇詩云鸞飛厲天魚躍于淵君子修其樂易之德上及飛鳥下及淵魚無不歡忻悅豫文選四子講德論注引薛君云魚喜樂則踴躍於淵中三家傳以鸞飛魚躍為道之效與毛義異鸞當作踴詳四月篇○械樸傳遐遠也遠作人也不為語助成八年左傳引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胡何也此三家義

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杜注云遐遠也作用也言文王能遠用善人不語助杜注正本毛傳今械樸傳於遠下誤加不字矣潛夫論作胡不作人胡何也此三家義

清酒既載駢牡既備傳言年豐畜碩也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傳

言祀所以得福也疏文選而征賦注引韓詩章句云載設也載設食也从凡食才聲讀若載傳云言年豐畜碩也者正義云言酒見其年豐言性見其畜碩桓六年左傳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此傳取彼意也白虎通義三正篇釋詩云言文王之牲用駢周尚赤也此是魯詩義解經駢牡二字蓋毛義亦指文王之牲用駢周尚赤也景皆大也文王當年豐畜碩以孝祀其先祖能得大大之福故傳云言祀所以得福也案此及下章言享祀獲福而神勞來之即序云受祖之義上三章皆述文王求福之隆末章述文王求福由於有小心之德但言求福而福自隆盛受祖之義唯著於四五兩章而已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傳瑟眾貌豈弟君子神所勞矣疏訓瑟眾

皇清經解賈編詩毛氏傳疏二十三

柞械之眾即首章榛楛濟濟之義也釋文燎說文作寮云崇祭天也又云燎放火也依陸則詩本有作寮者矣凡燒薪木其字皆可作寮白華傳烘寮也則寮亦烘也月令季冬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新燎燎亦當作寮○神先祖之神祀也文王能祀先祖而神勞之僖十二年左傳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弟君子神所勞矣杜注云言樂引詩以證世祀之宜傳意當然也此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傳莫莫施貌豈弟君子求福不回疏廣雅

茂也此云施兒緣下句以立訓施于條枚韓詩外傳二呂覽知分篇注後漢書黃瓊傳注引新序竝作延于條枚箋用韓詩作延葛覃傳施移也延移義相近高誘注呂覽云莫莫葛藟之貌延蔓于條枚之上得其性也樂易之君子求福不以邪道順於天性以正直受大福鄭注禮記與高注同○禮記表記篇子曰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心仁之厚也是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案兩詩義正同大明傳云回違也則此詩回字亦謂文王小心之德不違於道周語單襄公言聖人貴讓其下即引此詩又淮南子泰族篇引此詩而釋之云言以信義為準繩也竝與禮記引詩義合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傳齊莊媚姜也周姜

大姜也京室王室也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傳大姒文王之妃

也大姒十子眾妾則宜百子也疏文王傳思詞也思齊大任猶

詞列女傳母儀篇大任之性端壹誠莊與傳訓齊莊同爾雅齊壯也莊壯字通大任仲任也摯國之女王季之妃文王之母也說文媚說也夢說義相近大王居周原謂之周姜尊稱之又謂之大姜大明傳京大也正義云京者京師故言京室王室王季未為天子而言京者以其追號為王故以京師言之○大姒莘國姒姓之女是謂文王之妃也角弓傳徽美也言大姒能嗣大任之美音也後漢書襄楷傳文王一妻誕數十男所謂大姒十子也白虎通義姓名篇文王十子詩傳曰伯邑考武王發周公

旦管叔鮮蔡叔度曹叔振鐸成叔處霍叔武康叔封南季載此
當是魯詩傳劉向列女傳亦用魯詩言大姒生十男其弟合
唯霍叔武成叔處字有互異耳然孟子公孫丑篇云周公弟也
管叔兄也荀子儒效篇亦云管叔為周公兄史記管蔡世家武
王同母兄弟十人其次管叔在周公之前其說為有依據妃之
下皆為妾故云眾妾韓奕傳云諸侯一取九女二國勝之諸弟
眾妾也是眾妾九女也白虎通義嫁娶篇云天子諸侯一取九
女引王度記漢書杜欽傳後漢書劉瑜傳並云天子諸侯一取
九嬪以下無三夫人與昏義不同昏義九嬪次於三夫人之下
此則有九嬪而無三夫人非有其人而不列於此也內宰內小
臣內司服追師皆但言九嬪而不及三夫人然則周禮無三夫
人明矣周語內官不過九嬪月令后妃詠九嬪御使潔奉禘郊之
案盛韋注並云九御九嬪月令后妃詠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
皆言九嬪而不及三夫人與周禮合與案昏義古者天子后立
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蓋古者一取十二
女三國來媵故后之外有三夫人有九嬪周制一取九女二國
來媵故后之外但有九嬪無三夫人周南之周妃召南之夫人
皆指大姒而言文王受命為天子猶行諸侯禮周公制禮必效
法文王故天子諸侯皆一取九女也周人立正妃又有次妃三
人又有二國之媵姪娣六人適符九女之數正妃位尊九女不
兼正妃言也正妃生十子九女應生九十子合之為有百子故

傳云大姒十子眾妾則宜百子也大姒能絕嫉妬
之原故眾妾得生子孫眾多穆木螽斯之化行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傳宗公宗神也恫痛也荆于寡
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傳刑法也寡妻適妻也御迎也疏燕

傳惠順也順讀如順祀先公之順云宗公宗神也者傳即從下
文兩神字立訓言文王之祀羣神也祭法有天下者祭百神曲
禮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又王制天子祭天
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昭二十九年左傳五行
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
尊是奉杜注云五官之君長能脩其業者外皆配食於五行之
神為王者所尊奉凡此皆所謂羣神也雲漢篇上下奠瘞靡神
不宗傳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宗尊也據彼傳則此詩
宗字亦作尊字解曰宗公猶言乎上公矣曰宗神猶言乎貴神
矣晉語云文王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及其即位也詢於八虞
而咨於二虢度於閼天而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重
之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柔而萬民故詩云惠于宗公神罔
時恫國語以宗公為百神與毛傳以宗公為宗神正是一意此
引詩承億寧百神句而於詢咨度謀諏訪句不干涉也猶上文
引詩荆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承荆于大姒句而於在
傳弗勤處師弗煩句不干涉也解國語者皆失之矣正義謂宗

邦與迎侯義同

保傳以顯臨之保安無厭也疏

雝雝和肅肅敬禮記樂記爾雅
釋訓竝有其文宮亦廟也采蓀

不見厭於人矣義正與此同

皇清經解寶編

詩毛氏傳疏二十三

三

改厲爲烈矣箋厲假皆病也鄭所據毛詩本作厲字同而義異耳集韻十四秦引詩作厲假不暇皆其證假大邪烈祖同假讀爲暇暇過也爾雅假暇皆大也暇本字假假借字狼跋德音不暇傳暇過也義當同○式用也不聞聞也亦式式也不諫諫也亦入入也與不顯亦臨不顯亦世上不下亦皆爲語詞者同其句例聞式諫入正是文王之聖德傳云性與天合者卽是孟子性善之義孟子盡心篇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所謂性與天合也下章卽承此意而推廣文王作人之化見聖德之章明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傳造爲也古之人無斃譽髦斯士傳古

之人無厭於有名譽之俊士疏造爲閔予小子酌同說苑建本

之教也時禁於其未發之曰豫因其可之曰時相觀於善之曰磨學不陵節而施之曰馴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襍施而不遜則壞亂而不治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曰有昭辟靡有賢泮宮田里周行濟濟蹢躅而相從執質有族以文案此乃西京人釋詩與傳造訓爲義合書洪範云人之有能爲使脩其行此卽有爲之義也○釋文云斃毛音亦獸也鄭作擇髦俊也一本此下更有古之人無獸於有譽之俊士也此王肅語據陸氏所見毛傳有斃獸也髦俊也

六字今本奪去而衍入古之人以下十二字以王肅語攷改傳文鄭作擇正義云箋不字誤則此經本有作擇者故不破之案孔說是也詩作擇傳訓爲獸謂擇卽斃之假借獸讀論語學而不獸之獸甫田械櫜髦皆訓爲俊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疏崔靈

注下周字作也字玩箋亦然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傳皇大莫定也維此

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傳二國殷夏也彼彼有道

也四國四方也究謀度居也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

維與宅傳耆惡也廓大也憎其用大位行大政西顧顧西土也

宅居也疏皇訓大美大之詞上帝天也赫猶赫赫也大明云赫

本亦作嘆汪遠孫云文選沈約齊安陸昭王碑慮淡來瘼李注

班固漢書注引詩而爲此瘼今漢書敘傳作莫誤蜀志馬超傳

釋木文正義引義疏云河柳皮正赤如絳一名兩師枝葉似松
漢書西域傳鄯善國名檉柳樹櫟釋木文義疏云節中腫似扶
老卽今靈壽是也今人以爲馬鞭及杖漢書孔光傳賜大師靈
壽杖顏注云木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有
合枝制不須削治也壤別皆除也釋文別或作鬻壓山桑尙書
壓絲國語壓弧壓皆山桑山桑以別於隰桑也亦謂壓桑爾雅
壓桑山桑考工記弓人取幹壓桑次之柘亦桑屬也胡三省通
鑑辨誤云桑柘二木之葉皆可以飼蠶柘木抽條勁直而長桑
木敷枝擁腫而大柘之葉小而厚桑之葉大而薄今村莊園圃
籬落皆有之居然可別也箋云天既顧文王四方之民則大歸
之岐周之地險隘多樹木乃競刊除而自居處言樂就有德
明於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是文王有明德故天乃從就之也
串習釋詁文字當作母也今俗作串夷讀爲彝彝民傳彝常也瞻印
貫則其字尙作母也爲世習常道是也路大釋詁文生民同大國大
也配當作妃釋文本亦作妃爾雅作妃正義云釋詁妃嬪也某
氏引詩作妃說文嬪妃也箋云天既顧文王又爲之生賢妃謂
大妣也

帝省其山柞械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傳兌易直也對配

也自大伯王季傳從大伯之見王季也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

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充受祿無喪奄有四方傳因親也善

兄弟曰友慶善充大也喪亡奄大也疏爾雅省察也山岐山也

也殷武松柏丸丸傳丸丸易直也義與此同傳詁對篇兌猶兌兌

自文王之治岐而克配上帝也此承上章之意下文乃溯周世

德推本文王之與實始於大伯之見讓王季之能立也釋白爲從者

蓋文王之與實始於大伯之見讓王季之能立也釋白爲從者

謂天亦從其意而徒就之也因古姻字如舊姻作舊因之例因

訓親親心卽仁心說文仁親也中庸云字如舊姻作舊因之例因

兄弟曰友六月同大伯讓於王季王季克循親親之心以善事

大伯蓼蕭傳云爲兄亦宜爲弟亦宜所謂善兄弟也則友其兄

兄爲大伯卽承則友句則篤其慶傳訓慶爲善亦卽承善兄弟

意而申言之篤其慶猶云篤其慶也篤厚也古充廣聲通故充

有大義載錫之充王肅云錫文王之充位是也喪亡疊韻受祿

無亡言受祿不失也說文俺大也奄與俺同韓詩外傳大王賈

前有子曰大伯仲雍季歷歷有子曰昌大伯知大王賢昌而欲
季爲後也大伯去之吳大王將外謂曰我外汝往讓兩兄彼卽
不來汝有義而安大王蒙季之吳告伯仲伯仲從季而歸羣臣
欲伯之立季季又讓伯謂仲曰今羣臣欲我立季季又讓何以

處之仲曰荆有所謂矣要於扶微者可以立季季遂立而養文
王文王果受命而王孔子曰大伯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
知父心故大王大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而能承志矣詩曰自
大伯王季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
受祿無喪奄有四方此之謂也案韓與
毛義同毛義簡略可即韓義以證明之

維此文王帝度其心貉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

傳心能制義曰度貉靜也德正應和曰貉照臨四方曰明類善

也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王此大邦克

順克比傳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

傳經緯天地曰文既受帝祉施于孫子疏文王各本作王季昭

作唯此文王正義云今王肅注及韓詩亦作文王公劉傳言文
王之無悔禮記樂記注言文王之德皆此詩作文王之證箋作
王季晉干寶晉紀總論已沿鄭誤心能制義曰度九言皆左傳
釋詩之文毛傳所本也各本貉靜也下衍箋云二字而以曰貉
五言混入箋語正義謂毛引不盡箋取足之誤矣小箋云此章
故訓本左氏已上三十三字各本係箋自屬外誤今訂正貉靜

爾雅釋詁文左傳禮記韓詩皆作莫其德音釋文引韓詩莫定
也玉篇嘆靜也嘆與莫同類善釋詁文既醉桑柔瞻卬同克比
禮記作克俾爾雅俾從也比與俾古字通比于文王比者合也
言文王之德合於文而能王天下也周語天六地五數之常也
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爽文之象也文王質文故天昨之
以天下案國語言文王有文德與左傳釋詩正合正義云左傳
說此九事乃云九德不愆作事無悔言其動合眾心不為人
恨公劉傳曰民無長嘆猶文王之無悔也則毛取左傳之意謂
文王之德不為人恨○左傳故襲天祿子孫
賴之襲天祿即受帝祉也杜注云襲受也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傳無是畔道無是

援取無是貪羨岸高位也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傳國

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

于周祜以對于天下傳旅師按止也旅地名也對遂也疏傳以

釋無然然與是同義此為全詩然字通訓也畔者叛之假借字
傳訓畔援為畔道而援取箋畔援猶拔扞也釋文引韓詩畔援
武強也漢書敘傳注作畔換玉篇人部作伴換義並同歆羨訓
貪羨者歆從音聲貪從今聲聲近義通文選孫綽遊天台山賦

注引韓詩章句云羨願也誕大登升也正義云岸是高地故以喻高位案十月之交傳以高岸為谷喻易位則兩岸字義同言文王無是畔道援取貪羨之心大矣早先升於高位也○密密須國漢書地理志安定郡陰密詩密人國在今甘肅涇州靈臺縣面五十里有陰密故城即古密須國地世本云密須姑姓此與姬姓之密在漢河南郡密縣者異也周語密康公不獻三女為周恭王所滅所謂密須也伯姑也詩密人乃康公之上祖文王之伐不必貪羨其土地故呂覽用民篇密須之民自縛其主而與文王則文王未嘗滅密須矣書大傳云文王受命三年伐密須恭當作其呂覽注引詩作其密人不共猶言宋公不王耳不共其王職也敢距大邦距文王也時文王為西伯故稱大邦也阮其二國名文王之屬王肅云周地非也阮國無攷方輿紀要云涇州其池在州北五里詩侵阮徂其今之其池是也傳訓徂為往侵阮其是密須侵我周之屬國故下文即言伐密須徂徂之師所以討其不共也箋乃據魯詩以密阮徂其為四國謂阮徂其三國犯周而密人助虐不當先言密人之犯順其言阮徂其三國犯周而密人助虐不當先言密人之犯順其言阮徂其犯周與文王之伐阮徂其不見經傳未知魯詩所據何書首章維彼四國及文王之伐阮徂其有聲有此武功箋謂伐此四國皆用魯義要當從毛義為長○赫盛怒之兒斯語詞傳於北山大明旅為眾而此旅為師者師六師也密須連侵鄰封文王救患恤同於是治師伐密須猶湯之征葛屨民伐罪往取其殘而已也以

讀能左右之曰以之以按止釋詁文按與過一聲之轉文王傳遇止也孟子梁惠王篇引詩正作遇逸周書武寢篇約期于牧案用師旅案與按通傳云止者當讀如乃止齊房之止謂步伐有節止也旅孟子作莒如齊篆作呂之例韓子難二篇文王侵趙岐孟子注謂以止徂旅之寇則以旅為密須國之地名王肅用正是伐密須中事也孟子引詩以篤周祜無于字對遂釋言文雨無正傳遂安也對為遂遂又為安孟子云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即其義也蕩江漢傳訓同意別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傳京大阜也矢陳也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

萬邦之方下民之王傳小山別大山曰鮮將側也方則也疏

舟傳據依也依亦據也定之方中及小雅甫田傳京高也大阜猶高丘我我周也卷耳傳山脊曰岡此承上章密人侵阮而來陟我周之高岡也矢訓陳天保傳大阜曰陵文選楊雄長楊賦注引此詩薛君章句四平曰陵四平者四下平陲亦大阜也菁菁者莪傳大陵曰阿王肅云密人乃依阻其京陵來侵自文王阮邑之疆密人升我高岡周人皆怒曰汝無陳於我陵是乃

我文王之陵阿也泉池非汝之有勿敢飲食之案王述毛是也
唯以阮為周邑非○箋云度謀也小山別大山曰鮮爾雅釋山
文孫炎注別不相連也古鮮斯聲通如瓠葉箋今俗語斯白之
字作鮮之例墓門傳斯析也小山分析而不與大山相連屬者
是曰鮮鮮謂山之小者原謂地之平者逸周書和寤篇王乃出
圖商至于鮮原孔晁注云近岐周之地也小山曰鮮鮮原公劉
作獻原兩傳義同度其鮮原正義以為文王作程之事大匡篇
維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荒作大匡以為國初王季之子文王
威率孔注云程地名在岐州左右後以為國初王季之子文王
因勇而遭饑饉後乃徙豐焉文王初未得三分有二故三州也
率謂奉順也案岐州當作岐周伐密須度鮮原皆受命三年事
代宗在六年徙豐又在伐崇之後則宅程徙豐中隔三年耳逸
書與書傳正合而孔注亦確有依據也又攷孟子離婁篇文王
生于岐周卒于畢郢郢即程字畢終南山之道名故周人出師
必由道也鮮原疑即畢原矣文王度鮮原為作下都於程邑而
國仍在岐周故下文云居岐之陽也書缺有閒侯攷將之為言
牆也爾雅畢堂牆為山崖邊側之名其水崖邊側亦是如
也傳訓將為側正木爾雅釋厓岸堂牆之名其水崖邊側亦是如
矣箋以方為則與此傳同王者人所歸往也

帝謂文王子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
之則傳懷歸也不大聲見於色革更也不以長大有所更帝謂

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弟兄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傳仇

匹也鉤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臨臨車也衝衝車也墉城也
疏懷歸匪風同禮記緇衣私惠不歸德歸或為懷此懷歸聲通
以色鄭注云予我也懷歸也言我歸有明德者以其不大聲為
嚴厲之色以威我也正義引孫毓云不大聲色以加人竝與傳
合傳訓長夏為長大長受天命大其國都革訓更謂變易
前代之法度文王不以長大有而有所更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言文王性與天合天亦徙就其明德以正此大邦也僖九年左
傳公孫枝引此詩以證定國之義墨子天志中篇亦引詩而釋
之云帝善其順法則也故舉殷以賞之使貴為天子富有天下
名譽至今不息○仇讀如公侯好仇之仇仇訓匹匹為匹耦謂
羣臣也上章傳云方則也後漢書伏湛傳湛上疏曰文王受命
而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之羣臣其下即引詩曰詢
爾仇方同爾弟兄湛治齊詩其解詢爾仇方為謀之羣臣正義
述毛云文王伐崇當詢謀於女匹已之臣以問其伐人之方此
與伏湛釋詩義合矣伏湛傳作弟兄又御覽兵部六十七引毛
詩作弟兄與方為韻各本兄弟不入韻今訂正○墨子備城門

篇言攻守之具十二臨鉤衝梯堙疑衝梯二字誤倒鉤梯為攻
守具之一管子兵法篇凌山阬不待鉤梯韓子外儲說左篇
趙主父秦昭王令工施鉤梯毛傳以鉤梯訓鉤義正同又墨子
禱守篇凡待堙衝梯雲梯臨之法是雲梯即鉤梯也逸周書小
武篇具行衝梯梯亦即雲梯也傳云所以鉤引上城者釋經援
字之義臨衝車攻守具之一釋文引韓詩作隆淮南子汜論篇
隆衝車亦攻守具之一定八年左傳主人焚衝杜注衝戰車說
文輶陷敵車也衝者輶之假借字耳書大傳云西伯既伐耆紂因
同伏湛傳引詩作庸庸假借字耳書大傳云西伯既伐耆紂因
之牖里微立生陳寶于紂之庭紂曰非子臯也崇侯也遂遣而
伯伐崇又云文王受命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韓子云
舉鄭紂惡之似向在六年已前舉鄭非即伐崇也說者因謂殷
崇侯虎國在今陝西西安府鄠縣東則皆以鄭為崇不知伐崇
邑豐文王有聲篇然兩事崇豐為異地明矣且文王伐崇非
即滅崇也宣元年左傳晉趙盾帥師侵崇杜注云崇秦之與國
是崇至春秋時尚存而其地無攷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
四方以無侮傳閑閑動搖也言言高大也連連徐也攸所也馘

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於內曰類於野曰禡致致其

社稷羣神附附其先祖為之立後尊其尊親其親臨衝第第崇

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傳第第彊盛也仡仡

猶言言也肆疾也忽滅也疏傳訓閑閑動搖第第彊盛第第有

書敘傳戎車七征衝輶閑閑廣雅云閑閑盛也蓋本三家詩爾

雅大簫謂之言是言有大義碩人庶姜孽孽韓詩作輶輶說文

輶載高兒古言輶同聲王肅云高大言其無所壞是也出車傳

訊辭也云連連徐者連讀為輶今吳俗尚有徐行輶輶之語周

禮小司徒輶輶故書輶作連巾車連車組輶連亦作輶輶此其例

攸所生民同禹貢洪範攸字史記俱作攸攸所同義矣馘

獲爾雅釋詁文訊馘出車采芑皆曰訊獲傳云不服者殺而獻

其左耳曰馘謂軍中不能載尸但殺之斷其左耳以獻是謂之

馘亦謂之獲馘為已殺之名獲亦非生得之謂春秋獲陳夏馘

獲齊國書皆外者曰獲周禮獲者取左耳則殺禽獸以獻亦曰

獲此皆馘獲義通之證僖十九年左傳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

言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然則文王伐崇軍三旬不降正義

云於時非無距者故得有訊馘此即傳云不服者之義也退修

教而復伐此傳所云徐之義也安安猶連連亦舒徐之意○尚
 書堯典禮記王制周禮肆師大祝並有類上帝之文肆師注類
 禮依郊祀而為之者說文禩以事類祭天神鄭許同用夏侯歐
 陽尚書說出征祭上帝亦是因師事而郊祭天故亦曰禩今字
 假作類類祭在郊傳云於內曰類者內本國郊內也對禩在所
 征之地而言禩謂春官肆師甸祝夏官大司馬皆作禩鄭注
 禩讀為禩禩謂禩祭也書亦或為禩古禩聲通也肆師鄭注
 禩讀為禩禩謂禩祭也書亦或為禩古禩聲通也肆師鄭注
 之十百而多獲說文禩禩禩禩禩禩禩禩禩禩禩禩禩禩禩
 鄭許義異詩言文王出禩禩禩禩禩禩禩禩禩禩禩禩禩禩
 也爾雅繫於釋天或類禩禩禩禩禩禩禩禩禩禩禩禩禩禩
 有郊祀伐崇之說王制類禩禩禩禩禩禩禩禩禩禩禩禩禩
 者略也傳云於野曰禩禩禩禩禩禩禩禩禩禩禩禩禩禩
 次序也野禩禩禩禩禩禩禩禩禩禩禩禩禩禩禩禩禩禩
 鄭伐陳子美人數俘而出祝禩禩禩禩禩禩禩禩禩禩禩禩
 地乃還並與詩致字之義合羣神謂山川之神及羣五祀與崇
 社稷共致之是尊其尊也附禩禩禩禩禩禩禩禩禩禩禩禩
 廟如新主合食然故云禩禩禩禩禩禩禩禩禩禩禩禩禩
 之君為之立大宗故云禩禩禩禩禩禩禩禩禩禩禩禩禩
 王伐崇令毋殺大毋壞室毋填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此即是
 致是禩之謂也○廣雅勃勃盛也第與勃勃同食當作食傳
 云食食猶言言者皆謂城之高大食食與勃勃同聲猶言言與
 獻獻同聲也張載注魯靈光殿賦屹猶壁也高大兒引詩屹屹
 說文屹牆高兒引詩屹屹屹屹屹屹屹屹屹屹屹屹屹屹屹
 韓詩伐猗猗猗猗猗猗猗猗猗猗猗猗猗猗猗猗猗猗猗猗
 為優伐猗猗猗猗猗猗猗猗猗猗猗猗猗猗猗猗猗猗猗猗
 臧文仲問六與蓼滅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傳訓忽為滅義本
 諸此魏源云春秋君外曰滅又曰誅君之子不立絕忽施於崇
 虎致附施其先世釋
 文引王肅云拂違也

靈臺五章章四句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
 疏靈臺繼皇矣而作也皇矣言伐崇而靈臺即言作豐於伐崇
 觀天命之歸而於作豐驗民心之所歸往皆文王受命六年
 中事文王有聲篇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
 王烝哉傳烝君也文王能盡君道而民歸靈德矣箋云文王受
 命而作邑于
 豐立靈臺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傳神之精明者稱靈四方而高
 日臺經度之也攻作也不日成之傳不日有成也疏傳云神之

靈定之方中正義引爾雅靈善也精明猶清明神之精明亦善之義說苑修文篇積恩為慶積慶為仁積仁為靈靈臺之所以為靈者積仁也神靈者天地之本而為萬物之始也是故文王始受民以仁而天下莫不仁焉文德之至也義與傳正同靈臺靈圖靈沼三靈同四方而高曰臺爾雅釋宮文正義引異義公羊說天子三諸侯二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園臺觀鳥獸魚鼈諸侯當有時臺園臺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者吉行五十里朝行暮反也案此公羊嚴顏舊說也何注莊三十一一年傳云禮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舊說以天子靈臺時臺為二何本古禮說天子靈臺諸侯謂之時臺其義稍異時臺即觀臺也而舊說云施化有園臺觀鳥獸魚鼈此西京人士本詩為訓然則詩之臺為園臺矣僖五年左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正義引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大廟之中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皆所以望嘉祥也禮記盧注月令蔡論春秋穎子嚴釋例以及左傳賈服注皆同左氏說書大傳王升舟入水觀臺惡武王伐紂時稱觀臺也諸侯稱觀臺之證管子桓公問篇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武王定天下後稱靈臺也天子稱靈臺之證然凡此靈臺非即詩之靈臺詩言文王作臺耳以其有神靈之德故謂之靈臺是靈臺之號始於文王後遂以為天子望氣之臺在文王時未有等差且臺沼園同處則文王之靈臺實即諸侯之園臺

當在郊諸儒每據天子靈臺在路寢明堂中者以說文王之靈臺則提而同之也焦循學圖云僖十五年左傳秦伯舍晉侯於靈臺大夫請以入杜注云在郭縣周之故臺則此靈臺即文王之靈臺也三輔黃圖云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二里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長安志云豐水出長安縣西北四十五里是豐邑在長安之西也黃圖以漢長安縣言今長安故城在西安府之西北十三里水經渭水會豐水後越鎬水汭水而東逕長安城北是長安在豐邑之東也公羊說云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即長安西北四十里也地理志文王作豐顏注云今長安西北界靈臺鄉豐水上靈臺在郊斷斷然矣○楚語臺度於臨觀之高即引此詩是經為度也召詁云厥既得卜則經營與此經營同召詁又云庶殷攻位與此攻同傳文不日有成也五字作一句讀箋不設期日而成之韋注國語不程課以期日趙注孟子言文王始經營規度此臺眾民並來治作之而不與之相期日限自來成之也皆足以申成傳義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傳囿所以域養禽獸

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靈囿言靈道行於囿也麀牝也疏經

勿亟承不日成之句庶民子來承庶民攻之句昭九年左傳引此詩杜注云言文王始經營靈臺非急疾之眾民自以子義來

勸樂為之賦琳經義漢記云勸樂義本孟子猶禮記中庸謂子庶民則百姓勸也○園城豐韻故傳以域養禽獸釋經之園說文園苑有垣也垣即城也凡園有二周禮閭人王宮每門四人園游亦如之是園在宮之中矣掌戮宮者使守內則者使守園是園與內相近矣襄十四年左傳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園二子從之月令疏云甯惠子食雖是宮室所旰然亦有苑園藩羅之材園人掌園游之獸禁牧百獸注園游園之財用者苑園藩羅之材園人掌園游之獸禁牧百獸雍氏禁山之為苑鄭司農云不得擅為苑園於山也周語藪有園草園有林池章注苑園林積木也春秋魯有鹿園郎周鄭有原園秦有具園此在郊之園也詩之靈園當在郊傳云天子都之內縣都為公卿采地尚餘地公邑可作園園當在縣在其處書大傳云鄉之取于園中勇力之取楊雄羽獵賦云帝將惟田于靈之園此之謂也毛傳特據古者天子諸侯園制為說耳孟子言文王之園方七十里則大於諸侯而小於天子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且區區之豐郊猶廓七十里之園與孟子說文王同漢書楊雄傳文王園百里民向以為小與毛傳同此亦依古天子制為說也白虎通義云園天子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又何注成十八年公羊傳天子園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十里子男五里徐彥疏云司馬法亦云也其

所傳聞異辭○吉日傳亦云鹿牝曰鹿趙注孟子云鹿鹿特鹿也特鹿即牝鹿

鹿濯濯白鳥翯翯傳濯濯娛遊也翯翯肥澤也王在靈沼於

物魚躍傳沼池也靈沼言靈道行於沼也物滿也疏濯濯與躍

近遊當作游傳於濯濯為娛游漢書司馬相如傳云濯濯之麟游彼靈時是其義也廣雅濯濯肥也蓋本三家詩云翯翯肥澤也者也當作兒玉篇作兒說文翯翯肥澤兒引詩作翯翯亦作兒新書作皜皜繫傳作皜皜何晏景福賦皜皜白鳥廣雅皜皜白也玉篇作皜皜皜皜子作皜皜趙注云皜皜則皜皜而澤好皜字異而聲同詩義疏云皜皜水鳥也皜皜則皜皜之白鳥是白鳥即皜皜鳥矣○沼訓池沼即辟離古左氏說壅之靈沼謂之辟離是其義也傳云靈道行於園靈道行於沼靈道即序所謂靈德園有鹿伏沼有魚躍所謂文王之靈德以及鳥獸昆蟲也庶民作臺又作園沼是民樂其樂矣孟子梁惠王篇王立于沼上顧鴻雁麋鹿孟子因引此詩三章而釋之云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勸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文選顏延之曲水詩注引韓詩章句云文王聖德上及飛鳥下及魚鼈新書禮篇引詩而釋之云言德至也聖主君道篇同物訓滿故充物即充滿也

是青經釋讀編

詩毛氏傳疏二十三

長

虞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鍾於樂辟靡傳植者曰虞橫者曰

桐業大版也樅崇牙也賁大鼓也鏞大鍾也論思也水旋丘如

璧曰辟靡以節觀者疏凡經典皆言荀虞詩言虞業業猶荀也

為桐衡與橫通爾雅木謂之虞釋名虞舉也左旁舉荀也說文

業下引詩作巨巨者假借字虞為縣鍾磬兩旁之植木鍾磬皆

編縣之鍾一虞磬一虞每虞十六枚四面六十四枚大司樂說

三大祭圜丘樂縣黃鍾大呂大族應鍾此即宮縣編鍾之制而

洗南呂宗廟樂縣黃鍾大呂大族應鍾此即宮縣編鍾之制而

於磬無聞考工記梓人為荀虞羸屬以為鍾虞羽屬以為磬虞

鄭注云羸者謂虎豹狸貉為獸淺毛者之屬羽屬說文虎部

虞鐘鼓之制也飾為猛獸篆文作虞是鼓虞亦飾獸也然古者

禮時有建鼓至周始有縣鼓所謂鼓虞者周制也文王與周公制

虞業矣桐者周禮作荀禮記作箕桐箕字皆不古說文檜也

檜木名假借之為樂縣上橫者之名荀即檜之省杜子春與庸

器注荀讀博選之為選鄭司農梓人注荀讀竹荀之荀皆以擬其

音耳梓人鱗屬以為荀鄭注云鱗龍蛇之屬明堂位夏后氏之

金鑿也此皆荀之制也有替傳業大版也所以飾桐為縣也捷

業如鏞齒以白畫之樅崇牙傳讀樅為崇牙之崇也正義以為

崇牙之狀樅然非傳也矣有替傳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縣也

明堂位云殷之崇牙故文王時有崇牙而無樹羽矣虞立兩端

之木桐則在虞端而橫設之業為覆桐之版崇牙又為業上之

飾說詳有替篇○爾雅釋樂大鼓謂之鼗考工記鞀人為皋陶

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鼗鼓說文鞀或作鞀詩

作賁者假借字賁鼓不縣何以言之周禮鼓人掌教六鼓雷鼓

鼓神祀靈鼓鼓社祭路鼓鼓鬼享鼓鼓祀天神靈鼓六面鼓社祭

鼓地祇路鼓此天子四面鼓鬼享鼓大司樂圓丘雷鼓方丘靈鼓

祭而釋之矣路鼓施於路寢明堂又建於路寢門外大僕建路

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注大寢路寢也淮南兵略云建鼓

皇清經解

詩毛氏傳疏二十三

卷

周禮六鼓則六鼓皆立而上見之鼓叔重亦以六鼓爲建鼓可知周人縣鼓謂鞀鼓也非此六鼓也後儒不明縣鼓爲鞀鼓遂以此六鼓爲皆縣鼓而并謂文王之責鼓亦即周人之縣鼓當時文王爲諸侯故建責鼓又責鼓施於軍事而於辟雍陳設者大鍾謂之鑄傳所本也郭注云亦名鑄音博邠傳大鍾曰庸禮大射儀昨階東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鑄面階之鑄或作鑄儀頌鍾其南鑄鄭注云鑄如鍾而大奏樂以鼓鑄爲節周禮鑄師注亦云鑄如鍾而大周語細鈞有鍾無鑄大鈞有鑄無鍾是鑄爲大鍾明矣說文鑄大鍾鑄于之屬所以應鐘磬也堵以二金鑄連篆合詩禮爲一物大鍾以應編鐘編磬堵以二金所謂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也金當作奏樂擊大鍾以應編鐘編磬萬鈞猛虞趙趙負荷業而餘怒乃奮翅而騰驤此謂鑄虞也凡樂縣大夫判縣聲樂不備無鑄無特磬故晉悼公以鄭賂鑄磬賜魏絳絳始有金石之樂金卽鑄也大射陳設諸侯軒縣東西有鑄北無鑄疑天子宮縣鑄亦東西有之南北否周禮序官磬師中士四人鐘師中士四人此編縣設四面故四人也鑄師中士止二人或卽東西二鑄與○傳訓論爲思則上句言思而下

何言樂意本思樂泮水句義而釋之也於論鼓鐘承上維鑄而言鄭司農鐘師注鼓讀如莊子鼓之鼓案此鼓亦讀同也鼓鐘與鐘鼓義別關雖山有樞形弓楚茨賓之初筵執競言鐘鼓謂鐘與鼓也此篇言鼓鐘及鼓鐘之鼓鐘將白華之鼓鐘于宮謂擊鐘也詩上二句言樂具以下始言入奏奏卽金奏也天子諸侯金奏之樂先擊鑄鼓鐘猶鼓鑄耳○辟靡大學也振鷺傳子辟靡箋辟靡者築土離水之外圓如璧正義引韓詩說天子之學虎通義辟離與毛傳同案學制曰水圓如璧正義引韓詩說天子之學圓如璧竝與毛傳同案學制曰水圓如璧正義引韓詩說天子之學制虞上庠下庠夏東序西序殷左學右學周東膠虞庠虞庠在國或貴在郊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膠亦大學也在國中王宮之西西序西序亦小學也面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四郊然則虞夏殷國郊各立一小學唯周立四代之學周小學北學是也大學亦有四文王世子上帝序有東學南學西學北學鄭注以瞽宗爲殷學東序爲夏學上庠爲虞學爲周成均之大學魯謂之米廩米廩卽上庠東序魯謂之序大司樂祭於瞽宗鄭司農云或曰祭於瞽宗祭於廟中引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以觀之祭於學宮中禮記祭義篇食三老五更於大學祀先賢於西學大學謂東膠也西學近西之皇清經解賈編詩毛氏傳疏二十三

學謂瞽宗也樂記注云周人立大學曰東膠蓋周人行事必於
 東膠凡云大學者皆東膠也東膠在宮東亦前代相因之制也
 四小學在四郊四大學在國中路寢明堂四門之外又有州黨
 之學為鄉學在距國百里內又有縣鄙之學為遂學遂學猶鄉
 學也在距國二百里內小學大學皆闕之以水故統謂之辟雍
 而鄉學不必辟雍也大戴禮盛德篇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
 外水曰辟雍南蠻夷大狄西戎此四郊之辟雍也御覽皇親
 部十三引白虎通義云天子鄉飲辟雍文王世子注天子飲酒於虞庠
 辟雍也說文云天子鄉飲辟雍文王世子注天子飲酒於虞庠
 則郊人亦得酌於上尊以相旅此天子鄉飲於四郊之辟雍也
 月令孟冬大飲烝注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
 大學以正齒位此天子鄉飲於國中四門之辟雍也其國郊制
 相同皆有園臺沼周制也管儒多從周制大學辟雍在國中者
 而言之鄭駁異義以靈臺辟雍在郊從殷制而言之鄭說是也
 王制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鄭亦為殷制則辟雍始於殷王制
 之右學祭義之面學明堂位之瞽宗皆殷之辟雍也周小學辟
 雍在四郊其殷之辟雍韓詩說在七里之內大戴禮作七里之
 郊鄭說在面郊其遠近未聞也文王仍殷制則辟雍自在郊矣
 又文王為殷諸侯故周人以諸侯之大學亦仍殷制在郊魯
 頌之泮宮是也詩末二章即申言第三章王在靈沼之義

於論鼓鍾於樂辟雍鼉鼓逢逢矇矇奏公傳鼉魚屬逢逢和也

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矇公事也疏高誘注呂覽季夏
 謂鼉為魚屬與傳同說文以為水蟲釋文引義疏云形似蜥蜴
 四足長丈餘甲如鎧皮堅厚宜冒鼓案此鼉鼓即蒙上賁鼓言
 之鄭司農注考工記說鼓四尺謂革所蒙者廣四尺是鼓鼓
 之面其革四尺革用鼉皮也顧命大貝共為宗器陳之以華國月
 即靈臺之賁鼓以其制異故與大貝共為宗器陳之以華國月
 令季夏命漁人取鼉注鼉皮又可以用鼓呂覽淮南注同皆本
 詩而言其實鼉皮為鼓文王偶用之非常制耳秦策李斯書云
 樹靈鼉之鼓此亦賁鼓為建鼓之一證逢逢高注呂覽郭注山
 海經引詩皆作逢逢云和謂鼓聲與鐘聲相應和也執競鐘鼓
 詩作逢逢義正同孟子離婁篇莫良於眸子趙注云眸子目
 矇矇也周禮瞽矇鄭司農注云無目矇矇之矇有目矇矇而無見
 謂之矇說文矇目但有矇矇也說各有目矇矇子謂之矇矇而無見
 日矇矇則一也鄭司農注云有目矇矇子謂之矇矇而無見
 也說雖有有目矇矇之別而其為矇矇子則又矇矇子則又矇矇
 珠子李善注文選演連珠引韓詩章句無珠子曰矇矇子則又矇矇
 無見曰矇矇李注有誤韓詩當作珠子具而無見曰矇矇子則又矇矇
 日矇矇與毛義同矇矇即矇矇樂工也周禮瞽矇上矇矇四十人中
 訓事謂即瞽矇所掌播鼗祝故墳簫管弦歌之事也文選注引
 皇清經解賈編詩毛氏傳疏二十三

韓詩作奏功儀禮鄉飲酒疏楚辭九章注引詩
作奏工楚茨等善其事曰工古公功工三字通

下武六章章四句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疏

文文德也

文王以上世有文德武王繼之是之謂繼文

下武維周傳武繼也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傳

三后大

王王季文王也王武王也疏

武繼爾雅釋詁文繼卽序繼文之繼也禮記中庸篇武王繼大王王

季文王之緒鄭注云續繼也箋云下猶後也後人能繼先祖者維有周家最大此中傳義也正義謂不通數武王者非也○大

王王季文王爲三后家上世有哲王句也繼文王者復有武王故王爲武王京大也王配于京言武王配天命更光大也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疏

求讀爲速速匹也匹亦配也爾雅釋

訓釋文述本亦作求此求速通用之證○永長言我也永言配命言武王長配天命也文王篇句義皆同噫嘻傳云成王成是

王事也文王傳云孚信也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傳

式法也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傳則其先

人也疏

式法楚焚同下土之式與萬邦爲憲百辟其刑句義相

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孟子引詩以明尊親

先人以盡其孝思傳云則其先人也者亦是尊親之事序所謂

能昭先人之功也趙邠知以爲長言孝道欲以爲天下法則則

就孝思而推廣之究非詩

惜且與下土之式文複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傳

一人天子也應當侯維也永言孝思昭

哉嗣服疏

思齊傳媚愛也一人指武王傳不言武王而變言天

爲句中語助無意義順德定天命爲天子也應當賓同侯訓維侯

武王有輔佐諸臣也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引詩釋之云故回

一人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以申之傳以

一人爲天子正本戴記漢書敘傳下張湯遂達用事任職媚茲

仲尼篇主尊貴之則恭敬而傳主信愛之則謹慎而謙主專任

之則拘守而詳主安近之則慎比而不邪主疏遠之則全一而

不倍主損細之則恐懼而不怨卽引此詩以申臣下之事君上

皇詩經解讀編

詩毛氏傳疏二十三

皇

淮南子繆稱篇是故得一人所以得百人也其下引詩云媚茲一人應侯慎德慎德大矣一人小矣能善小斯能善大矣此釋詩一人為得一賢人與古說殊當出三家詩義而指臣下言則無甚異也○嗣服猶云續緒也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傳許進繩戒武迹也於萬斯年受天之祐

疏六月傳御進也古御許聲同劉昭續漢書祭祀志注引謝沈漢書作昭哉來御本三家詩也御本字許假借字繩讀為慎續迹釋訓文生民武同武以止戈會意訓述者步之假借古步武聲同也沔水傳蹟道也說文迹蹟同字祖迹祖道也言武王有昭明之德求進於治又能戒以先祖之道也此亦則其先人之意

受天之祐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傳遠夷來佐也疏方

謂諸夏也○傳訓遐為遠不遠遠也不為語助遠謂遠夷正義引書敘武王勝殷而旅獻葵羹伯來朝魯語武王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肅慎來賀以證傳遠夷來佐之事韓詩外傳云成王三年有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周公乃敬求其所以來詩曰於萬斯年不遐有佐韓詩與毛意同唯韓以為成王則上文云昭哉嗣服昭茲來許亦必指成王之世蓋詩自作於周公故二家釋詩每及成王也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疏文王受

伯專征伐武王繼之伐紂定天下是謂之繼伐

文王有聲遙駿有聲遙求厥寧遙觀厥成文王烝哉傳烝君也

疏全詩多言曰聿唯此篇四言遙遙即曰聿為發語之詞說文吹詮聿也引詩吹求厥寧吹字从欠欠曰會意是發聲當以吹為正字曰聿遙三字皆假借字箋訓遙為述義本釋言不作語詞○烝君爾雅釋詁文釋文引韓詩云烝美也毛韓同意昭元年左傳楚公子美矣君哉孟子滕文公篇君哉舜也烝哉即君哉美嘆之詞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疏文王受

作而伯也有此武功得專征伐之武功也既終也伐崇在作而伯之六年也繫露楚莊王篇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樂之風也又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是時紂為無道諸侯大

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為樂
謂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云爾又郊祀篇文王受天命而
之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與師伐崇其詩曰芃芃棫櫟之
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璋我戡鬻之攸
此伐辭也其下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以
此辭者見文王受命則郊乃伐崇伐崇之時民何處歿乎案
二王後得郊天或古者受命作伯亦得郊天故皇矣詩有伐崇
類禘之文此郊祀伐崇可為三家詩作證至文王受命為受天
命周本紀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此當是魯詩○文
王邑豐又杜受命六年後也七年而崩見書大傳豐古豐字說
文豐周文王所都杜陵西北有文王豐宮案漢杜陵故城在
朝括地志云鄠縣東南二十五里有文王豐宮案漢杜陵故城在
今陝西鄠縣東南二十五里有文王豐宮案漢杜陵故城在
西安府鄠縣東五里有古豐城豐水又杜陵之西南其西漢鄠縣
東三十五里豐宮疑即文王之辟
雖也去豐城三十里在近郊內

築城伊減作豐伊匹傳減成溝也匹配也匪棘其欲適追來孝

王后烝哉傳后君也疏城依傳當作成成為城古文假借字傳

沔溪池張衡西京賦經城沔東京賦邪阻城沔辭綜注云沔城
池皆用韓詩也沔本字減假借字說文減讀若溝沔之沔古文
闕作闕此減沔聲通之理上公之禮制武王有天下率由舊章故天
為西伯築城于豐從上公之禮制武王有天下率由舊章故天
子城與上公同此周禮也詳縣篇四訓配讀若永言配命之配
○棘釋文作亟禮記禮器引詩作革正義云棘釋言文而禮
記釋文云革急釋言文今釋言棘急也棘革棘三字同欲釋文
作慾禮器作猶鄭注云猶道也非必欲急已之道箋云此非以
急成從已之欲字與義同適禮記作聿適追來孝猶言追孝於
前人也適發聲來語助弟一字發聲弟三字語助此其句例后
君釋詁文傳訓烝為君又訓后為君左傳不君君矣國語為
君必君論語信如君不君皆上君字實下君字虐與此同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傳濯大翰榦也王后

烝哉疏箋云公事也天保靈臺江漢酌傳皆以公為事濯大釋

樸傳倬大也古濯倬同聲故倬謂之明濯亦謂之明倬謂之大
濯亦謂之大矣釋文引韓詩云濯美也大與美義相近垣牆也
維豐之垣百堵皆與也○版大宗維翰
傳王者天下之大宗翰榦也文義正同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傳績業皇大也皇王

皇清經解續編詩毛氏傳疏二十三

然哉疏豐古澧字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鄠豐水出東南北過上
 地說云渭水又東與豐水會於短陰山內水所匯處無他高山
 異密所有唯原阜石激而已宋敏求長安志引水經豐水逸篇
 豐水出豐谿西北流分爲二水一水東北流又北交水自東入
 渭南諸水唯豐池水注之及北逕靈臺西又北至石碣注于渭案
 抵入渭以入河者也漢志言北流入渭與白華箋觀豐水大勢大
 北流皆就豐入渭者也漢志言北流入渭與白華箋觀豐水大勢大
 河解經東注之義與禹貢渭水皆東注矣胡渭禹貢錙指陳禹治河
 之業豐水東注則渭南諸水皆東注矣胡渭禹貢錙指陳禹治河
 注之文以爲豐水北流入渭非禹故道不免以文害辭續業釋
 詁文閣宮續禹之緒傳緒業也○正月傳云皇君也楚茨皇矣
 傳茲云皇大也說文皇大也从王自始也始王者三皇大君
 也然則大君謂之皇故詁訓謂之皇亦大謂之皇矣凡皇天
 皇祖皇考皇父皆同大王謂武王也釋文辭又音嬖亦反法也
 翰爲幹則辭爲法當依陸別義爲優

鎬京辟靡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疏郡國志
 長安鎬在上林苑中孟康云長安西南有鎬池引古史考武王
 遷鎬長安豐亭鎬池也水經渭水注鎬水上承鎬池於昆明池

北周武王之所都也自漢武帝穿昆明池於是地基構淪褫今
 苑地在漢昆明池之北是武王之所都即鎬池也鎬池在長安西即漢上林
 苑地爲常山縣名者不同字周時渭南豐水猶大鎬京之水西承
 豐水則引豐水爲池是謂之鎬池又謂之鎬陂又別之爲鎬水
 皆是豐水別流矣鎬曰京者京師也劉昭郡國志補注杜陵下
 引決錄注云鎬在豐水東豐在鎬水而相去二十五里箋云豐
 邑在豐水之西鎬在豐水東豐在鎬水而相去二十五里箋云豐
 文設庠序陳鐘鼓天子辟雍諸侯泮宮所以行德化其下即引
 此詩然則此鎬京辟靡即周立四郊之小學矣周制小學在郊
 殷則大學在郊靈臺辟靡是也諸侯用殷制大學在郊魯頌泮
 宮是也○王引之釋詞云無思不服用殷制大學在郊魯頌泮
 說也是也荀子儒效篇議兵篇兩引詩並云通達之屬莫不從服
 釋無思不服則以思爲語詞明矣箋與孟子注皆不以思爲語
 詞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傳武王作邑於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

武王烝哉疏考成也考卜成卜也王武王也宅禮記坊記引作
 京正釋經文考卜維王宅是鎬京二句之義箋武王卜居是鎬

京之地禮記注武王卜而謀居此鎬邑王風譜始武王作邑於
 皇清經解續編詩毛氏傳疏二十三

鎬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正義云文王有聲云宅是鎬京武王
成之是武王作邑於鎬京也是孔所見之本尚不誤今各本此
傳誤入上章唯李善注文選典引

所引毛詩傳不誤今據以訂正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傳芑草也仕事燕

安翼敬也武王烝哉疏芑草未詳采芑傳芑菜解之者以爲別

杞也入草部行露傳云豈不言有是也古仕士通士事也士謂

之事故仕亦謂之事晏子諫下篇晏子曰臣聞明君必務正其

治以事利民然後子孫享之引詩正作事仕讀爲事其訓古矣

○詒遺也燕安翼敬言武王以安敬之謀遺其孫子也上言謀

下言燕翼上言孫下言子皆互文以就韻耳後漢書班彪傳管

成王之爲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大史佚入則大顛闕天南宮适

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故成王一日卽位天下曠然太平

是以春秋褒子致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詩云

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言武王之謀遺子孫也案此引詩以得

賢輔佐爲遺謀之事與文三年左傳言子桑之忠知人舉善亦

引此詩合但武王遺謀不止得賢輔佐所該者廣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八百一

南菁書院

詩毛氏傳疏二十四

長洲陳奐碩甫著

生民之什詁訓傳二十四

毛詩大雅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三十三句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

焉疏此詩專敘后稷始末以述尊祖

之德而配天之功因是而推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傳生民本后稷也姜姓也后稷之母配高

辛氏帝焉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傳禋敬弗去也去無

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郊禘焉立鳥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郊禘天

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鞬授以弓矢于

皇清經解續編卷八百一 詩毛氏傳疏二十四

郊禘之前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

稷傳履踐也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迹敏疾也從於帝而見于天

將事齊敬也歆饗介大也攸止福祿所止也震動夙早育長也

后稷播百穀以利民疏爾雅云初始也縣民之初生傳民周民

起於后稷而后稷生於姜嫄故云生民本后稷也姜為姓箋姜

姓者炎帝之後有女名嫄字亦作原史記周本紀注引韓詩章

句姜姓原字或曰姜原諡號也傳文后稷之母之上當奪姜嫄

二字姜嫄配高辛氏帝帝譽也大戴禮帝繫篇云帝譽上如

有邵氏之女也曰姜嫄氏產后稷○禮敬爾雅釋詁文今字作

謹郭云未詳誤維清傳禮祀也散文則禮亦祀對文則禮為敬

國語云精意以享禮也說文弗从韋省故弗謂之去與違謂之

去同意箋讀弗為祓云祓除其無子之疾而得其福即申傳去

無子求有子也郊禘即禘宮於郊故謂之郊禘帝高辛氏已有

之故傳云古者必立郊禘焉也周人以帝高辛妃姜嫄立其廟

以為禘宮故又謂之高禘闕宮傳闕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

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禘宮也玄鳥至之日以下皆禮記月

令文傳變月令高禘言郊禘者以此詩是帝高辛率姜嫄祈生

后稷於禘宮之事不從周人稱高禘也玄鳥傳亦言郊禘者義

同此履所以踐也因之凡踐皆曰履姜嫄配高辛氏帝故知帝

為高辛氏之帝也武敏訓迹疾謂疾趨數發也郊禘為祀天之

祭其時高辛氏帝祠於郊禘姜嫄與后妃九嬪之列故傳云從

於帝而見于天又云將事齊敬者爾雅齊疾也則齊亦疾也案

爾雅釋訓一篇多經漢人增益其釋履帝武敏句武迹也敏引

也鄭箋同雅訓史記楚辭人增益其釋履帝武敏句武迹也敏引

異義齊魯韓詩說並同敏爾雅舍人本春秋繁露白虎通義正義引

天地之迹於畎畝之中而生后稷亦出三家詩義主感天而生

說毛公作傳不從讖緯最得其正歆即末章上帝居歆也說文

歆神食氣也神食氣曰歆亦曰饗介大小明同傳止上奪攸字

皇清經解

詩毛氏傳疏二十四

二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傳誕大彌終達生也姜嫄之子先生者也

不埤不副無菑無害傳言易也凡人在母母則病生則埤副菑

害其母橫逆人道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傳

赫顯也不寧寧也不康康也疏誕大釋詁文彌終釋言文大者

不得其解載芟驛驛其達言苗之生驛驛然也傳達為生說者皆

出也訓達為射與此訓達為生雖隨文立訓而意義實同先生

如生如生而生也此即如破而破如濡而濡之例如當作而字

解傳云姜嫄之子先生者也者釋經先生之義先生謂姜嫄始

生而生謂生后稷言姜嫄始生子而生后稷終月而生初無異

也傳釋彌終達生者明終月而生之義後釋先生者為起下之

詞至于始生之易尚在下文故下傳云不埤不副無菑無害言

易也以姜嫄之始生后稷而無埤副菑害之苦是天生顯靈也

自後人割絕傳文刪去復句遂不得其讀矣箋讀如為比方之

詞如羊子之易生絕非傳義○說文埤裂也引詩作不埤隸變

作埤俗作拆說文引詩作不埤副判也猶文作疆御覽人事部

引史記楚世家陸終生六子埤疆而生字亦作疆姜嫄生后稷

不埤副無菑害是其易生之狀異乎凡人此其中有天道焉赫

訓顯以顯其靈句承上起下不寧寧也寧安也不康康也康樂

也不皆發聲居猶其也然猶是也案此承上章言姜嫄克禋

祀上帝而上帝亦將安樂其禋祀其然生子謂生后稷也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傳誕大寘置腓辟字變也天生后稷

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也帝不順天是不明也故承天意而異

之於天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傳牛羊而辟人者理也置之

平林又為人所收取之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傳大鳥來一翼

覆之一翼藉之人而收取之又其理也故置之於寒冰鳥乃去

矣后稷呱矣傳於是知有天異往取之矣后稷呱呱然而泣疏

誕大上章傳同下文兩誕字下章四誕字誕皆美大之詞也寘

也傳云牛羊而辟人者理也置之平林者此豕牛羊腓字之句
以釋經賓之平林也云又爲人所收取之以釋經會伐平林也
人卽伐平林之人云大鳥來一翼覆之一翼藉之者以釋經鳥
覆翼之也經言覆傳兼言藉申補經義王逸注楚辭天問棄之
於冰上有鳥以翼覆薦溫之藉猶薦溫也云人而收取之又其
理也故置之於寒冰此又豕會伐平林句以釋經賓之寒冰也
先釋鳥覆後釋置之於寒冰爲承上起下之詞傳有順經之辭而釋之
者亦有逆經之意而釋之者此其例也云於是知有天異往取
之矣有故更置隘巷而牛羊變護賓平林而適人會伐二者猶理
之常言有故更置隘巷而牛羊變護賓平林而適人會伐二者猶理
真知有天異可顯於天下至往取後稷大鳥既去意亦豕上二
句以釋經鳥乃去矣也云后稷呱呱然而泣以釋經后稷呱呱
也說文呱小兒嘔聲呱呱而泣
然書咎繇謨云啟呱呱而泣

實覃實訃厥載載路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傳覃長訃

大路大也岐知意也嶷識也藪之荏苒苒苒旆旆禾役穰穰

麥幪幪瓜瓞嗒嗒傳荏苒苒苒旆旆然長也役列也穰穰苗

好美也幪幪然茂盛也嗒嗒然多實也疏說文覃部引詩作覃
今字通俗作覃廣雅

亦云覃長也訃訓大篇中實字皆當作寔寔是寔是寔覃寔訃言
于是長大也上寔訓于是寔圖也皆是爲助詞猶云是刈是穫于是刈
穫也是寔是圖于是寔圖也皆是爲助詞猶云是刈是穫于是刈
一側路大皇矣同箋云是時聲音則已大矣寔寔匍匐言大矣
是始能匍匐也釋名云匍匐小兒時也匍匐猶捕也藉索可執取
之地也匍匐伏也伏地行也匍匐釋文亦作扶服同說文匍匐小兒
有知也詩曰克岐克嶷高注淮南本經引詩亦作匍匐小兒今
本毛詩作岐淺人依岐字偏旁改之耳岐知古音同在十六部
岐識古音同在一部此古於疊韻得訓之大凡也岐者山之兩
岐也心之開明似之故曰知意疑者心口閒有所識也故曰識
也皇矣亦不識不知並言矣謂岐知疑識析言也渾言知識不
別故說文疑解有知識亦知也就成也口食謂眾口之食也此
言后稷少時便知教民稼穡故下文卽言藪之藪之事○齊南山
傳藪樹也爾雅釋草荏苒謂之戎藪傳所本也藪釋文作叔荏
疑當作任與戎皆有一年齊侯來獻戎捷穀梁傳謂戎爲荏
之一種春秋莊三十一有戎齊侯來獻戎捷穀梁傳謂戎爲荏
本管子戒篇北伐山戎出戎布之天下郭璞注爾雅遂指戎
藪爲胡豆孔仲達駁之是矣旆旆旆旆旆旆旆旆旆旆旆旆旆
艸木盛壯孔然讀若輩長盛義同也○生者曰苗秀者曰禾別
言也渾言苗亦得稱禾禾役者苗之榦也禹貢三百里納結服
結服二字連文得義斷去其稟又去其穎謂之結帶稗言謂之
結服稟則脫於糠矣米則成爲梁矣孔傳云結稟也服稟役案

詩毛氏傳疏二十四

爲孔誤解服與役同義服爲稟役此不可解書之結服而可以
證詩之禾役蓋禹貢言穎生民言莖結者實也結服者稟之皮
也示者苗也禾役者稟之皮也傳以刈訓役列謂裂之假借字
廣雅黍稷謂之梨廣韻稷禾莖則禾莖亦爲稷正義列爲行列
失之矣爾雅稷或作穗許本三家詩指采說不指苗說與爾雅
禾穎穗傳云或作穗許本三家詩指采說不指苗說與爾雅
詩皆異傳云苗好美當作美好釋文苗美說不指苗說與爾雅
然美好可證○大東傳饒滿籃兒饒聲義相近廣雅亦云
王部珥下兩引詩作瓜瓞萃萃玉篇萃萃多實也今詩作奉
者疑非舊本耳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傳相助也弗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

苞實種實衰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傳第治也黃嘉穀

也茂美也方極畝也苞本也種雖種也衰長也發盡發也不榮

而實曰秀穎坐穎也栗其實栗栗然卽有邵家室傳邵姜嫄之

國也堯見天因邵而生后稷故國后稷於邵命使事天以顯神

順天命耳疏

相助清廟雖同爾雅相助也勵亦助也正義云弗

也上章傳弗去也治與去義相近湛露傳豐茂也種當作種下
同傳云黃嘉穀者嘉穀爲禾之大名箋謂種黍稷不謂禾鄭據
聘禮米禾皆兼黍稷稻粱言之故以禾稼爲諸穀苗幹大名但
他穀無異名或可假禾稼以通稱而禾稼斷不可假稱黍稷生
民之黃非黍稷也已下皆言禾茂美還同○方讀若旁有音徧
之言傳云極畝益卽甫田詩之長畝漢志之長終畝是也苞之
言固也苞訓本謂固苗之本蓋卽甫田傳之離本漢志之附苗
根是也此後稷訓田之制漢書食貨志后稷始訓田以二耜爲
耦廣尺深尺曰耜長終耨一耨三耨一夫三百畝而播種於畝
中苗生三葉以上稍壯耨隴草因隴其土以附苗根此其義也
種者以穀播土之名傳云離種此卽離本之意管子五行篇苗
足本尹注云足猶離也亦其義也實種豕上文實苞言苞謂本
則種爲離種傳以申實苞之訓也離種豕上文實苞言苞謂本
正義誤引之以解爲充肥之兒釋文作種與莊子離種無用義殊
喪訓長謂苗生長也說文曳木生條也从巳由聲喪曳聲義皆
相近發之爲言舒也傳云盡發言極畝之中苗并發也秀者禾
作采也不榮而實曰秀爾雅釋草文管子小問篇隰朋曰夫桌
內甲以處謂米也中有卷城謂稗也外有兵刃謂芒也然則禾
苗發秀正當成稗作芒米處穀中時將充滿也大田旣堅旣好
箋堅孰齊好與此同也禾秀曰穗禾未曰穎穗穎互稱坐穎者

坐當作祿他穀不下祿故穎之名唯禾有之書序唐叔得禾異
畝同穎張衡思玄賦嘉禾祿穎而顧本是其義也說文櫟其實
下祿故从肉則引申之爲嘉穀實兒左傳云嘉栗旨酒栗猶栗
栗然也呂覽任地篇后稷曰子能使藁數節而莖堅乎酒栗
穗大而堅均乎子能使粟園而薄糠乎呂言治禾苗生之節
次與詩義略同○說文邑部水經渭水注呂覽治禾苗生之節
本紀索隱引詩皆作有邵家室水經渭水注呂覽治禾苗生之節
作台漢人作檠並同邵家室水經渭水注呂覽治禾苗生之節
案外家國右扶風檠縣是也水經注渭水東逕檠縣故城也
郿城也城東北有姜嫄祠城面南百步有稷祠郿地志檠縣地
漢檠縣後漢併入郿縣郡國志郿縣在陝西乾州武功縣南
東晉以後又併入武功縣古檠城在今陝西乾州武功縣南
二十五里傳云堯見天因郿而後生稷故國后稷本始於姜嫄
高辛氏帝嚳之子爲后稷異母兄堯見天生后稷本始於姜嫄
故卽以姜嫄國而封后稷亦猶帝嚳之順天也后稷封郿在堯
時傳已有明文矣箋堯改封於郿就其成國之家室無變更也
列女傳母儀篇堯使棄居稷官更國郿地遂封棄於郿號曰后
稷史記劉敬傳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郿說並同也云命使事
蓋接下三章之意而言

誕降嘉穀維秬維秠維糜維芑傳天降嘉種秬黑黍也秠一稂

二米也糜赤苗也芑白苗也恆之秬秠是穫是畝恆之糜芑是

任是負以歸肇祀傳恆偏也肇始也始歸郊祀也疏經言嘉穀

傳云嘉穀

嫌嘉穀爲禾之大名下文秬秠是黍藁芑是禾故以嘉種釋嘉
穀渾言之以兼黍禾也後人乃因傳改經耳說文禾部及文選
典引注引詩誕降嘉穀可證孔叢子執節篇魏王問子順曰魯
者上天神異后稷而爲之下嘉穀周以遂興答曰天雖至神自
古及今未聞下穀與人下嘉穀周以遂興答曰天雖至神自
下故詩曰誕降嘉穀孔叢子執節篇魏王問子順曰魯
嘉種者以誤本改之也○秬黑黍一稂二米說文黑黍也一稂
義引春官鬯人注秬如黑黍一稂二米說文黑黍也一稂
米以釀或从禾作秬案秬本黑黍一稂二米說文黑黍也一稂
者釀是謂秬鬯故小篆作鬯說文秬二米也然則秬者凡稂之
鄭志答張逸曰秬卽其皮稂亦皮也然則秬者凡稂之稱因之
以別一米之秬而又得爲一稂二米之專稱單言秬則二米不
見故鬯人注必申解之單言秬則黑黍不見故必知秬卽秬之
皮而後秬因秬得名之義可瞭然也秬玉篇作秬秬爾雅說文
皆作藁藁赤苗也案赤苗亦釋草文說文禾嘉穀也藁赤苗嘉穀
也芑白苗嘉穀也案赤苗亦釋草文說文禾嘉穀也藁赤苗嘉穀
名因爲禾之名下言藁芑可以任負則不謂苗矣郭注爾雅云
赤梁苗曰梁藁其就已成之禾說猶是也至宋蘇頌冒爲赤黍
是詩經釋藁篇詩毛氏傳疏二十四

白黍者大繆程瑤田云黍之苗惟一色而無赤白之異○傳恆
編下奪也字今補釋文恆本又作互說文恆竟也互古文恆考
工記弓人恆角而短注恆讀爲恆桓竟也竟與徧義近恆者互
之俗字與詩同任亦負也玄身傳何任也任與徧義近恆者互
負何也肇始釋詁文維清小毖司案上章傳言堯命后稷使事
天此言后稷始行事天之祀祀爲郊祀者郊特牲云郊之祭也
大報天也是郊祀即事天矣歸歸郅國也獲畝任負始歸郊祀
則在秋冬報非春夏祈矣此章肇祀與未章后稷肇祀爲祀上
帝文正相應后稷之祀上帝出於堯命如周成王命魯公祀帝
于郊之例其古皆當有明文今不可得而攷矣未章之肇禮
記引詩作兆故鄭箋讀此肇爲兆五帝於四郊之兆意據周禮
孟春南郊祈穀祭感生帝以后稷配爲說但周人祈穀在孟冬
及孟夏兩月孟春南郊以爲天降嘉穀此人之祀后稷與后稷
不同詩言后稷自郊祀爲天降嘉穀之祥故堯命之以事天報
本不得援月令祈穀之文以釋此詩之義下章云穀孰而謀陳
祭而卜傳義甚明矣凡祈穀與祈年不同祈穀以春播穀而祈
秋實也祈年以報今秋
成熟而祈來歲再豐也

誕我祀如何或春或揄或黷或蹂釋之安安烝之浮浮傳揄抒
曰也或黷蹂者或蹂黍者釋浙米也安安聲也浮浮氣也載謀

載惟取蕭祭脂取祗以較載燔載烈傳嘗之日泄卜來歲之芟

獮之日泄卜來歲之戒祀之日泄卜來歲之稼所以興來而繼

往也穀孰而謀陳祭而卜矣取蕭合黍稷臭達牆屋既奠而後

焚蕭合馨香也羝羊牡羊也較道祭也傳火曰燔貫之加於火

曰烈以興嗣歲傳興來歲繼往歲也疏我我后稷也說文春擣

百周禮春人注及儀禮有司徹注並引詩作抗抗即百之或字

毛詩作揄者爲假借字經言黷傳云黷糠釋文糠亦作康說文

糠穀之皮也从禾米康聲或作康是糠康一字今隸變作康康

者米包皮內黷康者謂穀既舂後皮米離脫則揚去其皮而米

自在箕下也說文云箕黷也黷揚米去康也下文即言蹂米之

事經言蹂傳云蹂黍定本作蹂米是也箋蹂之言潤也黷之又

潤淫之將復春之趣於鑿也此潤當作潤潤淫又煩擣之譌葛

覃傳汙煩也箋煩擣之用功深煩擣者以手重擦之謂與蹂

宇從足柔聲義正相近若云潤淫則米已箸水豈能再舂之理

蓋箋以擣釋蹂正申傳蹂米之義復春趣鑿亦補足蹂訓也下

文乃言浙米之事說文釋漬米也釋音擇釋者假借字或古毛

詩作釋不能肫定也傳云浙米者士喪禮祝淅米于堂注淅汰

也凡米必先漬之而後汰之是謂之淅亦謂之釋今吳俗謂之
淘淘即汰之轉耳釋文妄妄又作淅淅淅淅淅淅淅淅淅淅淅淅
引詩作淅淅淅淅淅淅淅淅淅淅淅淅淅淅淅淅淅淅淅淅淅淅
篇為稻粉糝淅淅淅淅淅淅淅淅淅淅淅淅淅淅淅淅淅淅淅淅
行也煇也煇也煇也煇也煇也煇也煇也煇也煇也煇也煇也
字從火三家詩及爾雅作煇煇煇煇煇煇煇煇煇煇煇煇煇
嘗之日以下周禮肆師文傳煇煇煇煇煇煇煇煇煇煇煇煇煇
秋時社亦為秋報故良相為秋報社稷篇末以似以續句與此
章末以興嗣歲句傳義相同也周禮社稷篇末以似以續句與此
兩者皆於郊報祭堯命后稷祀天報功其亦報地德可知傳言
此以補經義要非正解經文耳云穀執而謀釋經之載謀云陳
祭而事陳祭括上文釋爾雅惟謀也謀即謀上穀執而謀釋經之
是以秋報為正祭而冬報亦穀執而謀即謀上穀執而謀釋經之
此以秋報為正祭而冬報亦穀執而謀即謀上穀執而謀釋經之
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高誘注呂覽云宗萬物所求也求明年於天
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成非冬不藏書曰禋于六宗此
之謂也祠于公社國社后土也據高說天宗公社皆於天地祈
來年之祭亦與詩傳合○傳文取云蕭蕭祭脂三字寫於天地祈
中後語而於蕭蕭合馨香皆郊特牲文是正義本無取字可證案禮
真而後蕭蕭合馨香皆郊特牲文是正義本無取字可證案禮
記言黍稷不言脂詩言脂不言黍稷互文錯見也云蕭蕭合黍稷
釋取蕭二字云臭達牆屋兼釋祭脂二字云既奠而後蕭蕭合
馨香者蕭也脂也黍稷也三者合馨香臭驚傳馨香之遠聞也
此薦孰時也信南山取其血膋傳膋膏也孟以告殺膋以升
臭合之黍稷實之于蕭合馨香兩詩傳義同又案取蕭祭脂句
當指宗廟之祭蓋詩末三章本主郊祀而此章為承上起下故
因報祭兼及廟祭一語耳豐年良耜皆秋報祭之詩而並有
何為重言道祭往郊也○說文不蕭蕭脂已正祭薦孰之節下
三歲曰秬漢書蘇武傳匈奴使武抵羊也廣雅秬雄也吳羊牡
當產乳故設此言示絕其奴使武抵羊也廣雅秬雄也吳羊牡
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馭王自左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
驅之鄭注云行山曰馭及犯馭王自左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
主既祭之以車轅之而去喻無險難也引詩家說曰將出祖道
犯馭之祭也據鄭說則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
謂之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
事於道必先告其神立壇四通樹茅以依神為馭馭馭馭馭馭
牲而行為範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
略同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
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
伏謂伏犬以王車轅之杜本司農說也故聘禮注謂犬羊並可
用之正義云天子用犬此諸侯用羊禮相變不知郊祀正天子

禮不得云天子不用羊也月令注行在廟門外之而祀行之禮
北當即主于廟門外則詩此句為祀行而上一句為告廟尤可徵信
也若祭載畢而飲酒曰餞送行者之禮與此道祭無涉瓠葉傳
加火曰燔傳猶加也全詩中三言燔炙唯此言燔烈烈為聲轉
而義同質之加於火曰烈即瓠葉傳抗火曰炙也燔炙為郊祭
薦孰之事報畢而祈故
傳云興來歲繼往歲也

印盛于豆于豆于登傳印我也木門曰瓦曰登豆薦菹醢也登

大羹也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

迄于今傳迄至也疏印我苑有苦菜白華同爾雅釋器木豆謂

今通作豆說文籥禮器也从升持肉在豆上讀若鐙同鐙與籥
音同通假登又鐙之省假桓四年公羊注豆祭器名狀如鐙與
工記瓶人豆中縣注縣繩正豆之柄禮記祭統篇夫人薦豆
執校執醴授之執鐙注校豆中央直者也鐙豆下跗也案豆鐙
制相似豆下之跗名鐙則鐙必有足豆以木鐙以瓦為別耳天
官醢人朝事之豆饋食之豆加豆之實皆有菹有醢為禮特牲
禮薦兩豆葵菹蠃醢是豆薦菹醢也聘禮注凡饌以豆為本賈
疏云凡設饌皆先設豆乃設餘饌公食大夫禮大羹清不和實

于鐙注大羹清煮肉汁也大古之羹不和無鹽菜詩正義引作
登是大羹為登實也特牲禮設大羹清于醢北注設之所以敬
戶也賈疏云醢北者為薦左公食大夫昏禮大羹清皆在薦右
此在左者神禮變於生人○上章傳歆饗也居語詞上帝居歆
言上帝其饗也與上帝既命上帝是依句同胡何亶誠時善也
胡臭亶時后稷肇祀言何其芳臭達聞於天誠無不善者以
稷之始行郊祀故也傳於上章肇祀訓始郊祀始字與此章今
字文正相對今文武也周之功以后稷為始而以文武為今
篇中皆述后稷郊祀至文武於南郊之祀后稷配天是序推言
尊祖非經義所有耳箋云后稷肇祀上帝於郊又云子孫蒙其
福以至於今是矣禮記表記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
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此言后
稷之祀祿及子孫元兆與肇聲相通辭恭欲儉即是箋祀天用瓦
豆陶器質之義袁元年穀梁傳云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
養牲雖小不備可也亦爾恭欲儉之說也鄭注禮記謂祀后稷
於郊以配天解后稷北祀句與箋詩不合法注禮記時未治毛詩
迄當作迄迄至
釋詁文維清同

行葦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

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列女傳辯通篇晉弓工妻曰君聞

然為民痛之恩及草木文選班彪北征賦後漢書寇榮傳潛夫

論邊議篇德化篇漢人承三家舊說皆以行葦為公劉之詩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傳敦聚貌行道也

葉初生泥泥然威威兄弟莫遠具爾傳威威內相親也疏

立部

與今本異行訓道行葦道葦也履亦踐也苞本也苞謂本根體

謂初生則苞體亦為本枝孱弱之方猶然字依羣書治要補葉

莖杞杞衰葉蔡蔡劉達注杞杞蔡蔡茂盛貌也李善引毛詩作

杞杞廣雅荏苒茂也並與泥泥同箋云敦敦然道傍人用故周之

羊者母使蠟履拆傷之草物方茂盛以其終將為人用故周之

先王為此愛之況於人乎案此即序所謂周家忠厚仁及草木

也○禮記大傳篇君有合族之道為君在位故也與其威威君位也

言族人不得與君行威威之道為君在位故也與其威威君位也

具俱也爾古邇字莫遠具爾與不遠伊邇句法例漢書文三

王傳谷永上疏引詩云威威兄弟莫遠具爾顏師古注云威威

內相親也爾近也言王之族親情無疎遠皆昵近也案顏說是

也莫遠具爾即內相親之意序所謂內睦九族也養老之先必

行射禮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二三章指燕四五章

指射六七章正言養老之事序所謂外尊事黃耆也

或肆之筵或授之几傳肆陳也或陳設筵者或授几者肆筵設

席授几有緝御傳設席重席也緝御踧踖之容也或獻或酢洗

爵奠俎傳爵也夏曰醴殷曰爵周曰爵疏肆陳楚茨同公食

與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鄭注云丈六尺曰常半常

曰尋必長筵者以有左右饌也是几筵皆大於加席矣周禮司

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言之筵席通矣

詩言肆筵下文既肆筵又設席則筵席通稱傳云陳設筵亦兼

設席也司几筵王所坐也左右玉几昨席亦如之鄭司農注云昨

於主階設席亦當設左右玉几昨席亦如之鄭司農注云昨

知天子昨席亦當設左右玉几昨席亦如之鄭司農注云昨

踏為敬則此授几為授玉几也公食大夫授几有緝御傳本君在

云會禮輕公不坐若天子燕飲其有降席授几必矣几為尊者

設也傳釋設席為重席重席司宮徹之注言兼卷則每卿異席也

重席重蒲筵緇布純也徹猶去也重席雖非加猶為其重累去

之辟君也鄭以重席為重筵是矣禮器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

席三重大夫再重鄉飲酒禮亦云賓若有遵者席于賓東公三

是詩經釋義編詩毛氏傳疏二十四

重大夫再重是重席有五重三重再重之異而加席為最上之
席鄉飲酒禮注加席上席也周禮唯王位加燕禮賓無加次席有二
加席與左右凡為殊禮其餘只一加席也燕禮賓無加次席而重
席未嘗不設傳云重席者就賓位而言授几就主位而言也緝
讀為戢戢聚也御進也聚足而進曰緝御曲禮堂上接武注武
迹也迹相接謂每移足半躡之中人之迹尺二寸玉藻君與尸
行接武注尊者尚徐跡半躡御猶接武緝如也馬融注武躡
恭敬貌廣雅跡者論語鄉黨篇君在御接武如也馬融注武躡
也又引禮記明堂位文以證三代之異名醴或作醴明堂位魯
用玉琖夏爵也周禮大宰贊玉爵周爵也爵為爵則亦爵
之說文琖王爵也禮記燕樂記燕樂皆用諸廟中而詩農鬱人注
禾稼也據周禮禮記燕樂皆用諸廟中而詩農鬱人注燕故三家
以行葦為公劉詩也燕禮云公執觶興賓進受虛爵降奠于篚
易解洗又云賓以旅酬於西階上射人作大夫長升受旅賓大
膳解也則降更解拜執觶興與大夫答拜賓坐祭立飲卒解不拜若
此即獻酢後洗奠之禮

醴醴以薦或燔或炙嘉穀脾臠傳以肉曰醴醴臠也或歌或

琴傳歌者比於琴瑟也徒擊鼓曰琴疏以肉作醬曰醴李注云

多汁者曰醴醴醴也宋魯人皆謂汁為醴說文醴人朝事之豆
有醴醴釋文本又作盜醴醴即盛之醴今字通作醴以肉作醬
謂之醴肉醬有汁謂之醴醴醴醴醴醴醴醴醴醴醴醴醴醴醴醴
舉肉不必言肉汁矣段注說文云醴人饋食之豆脾臠皆醴物非
有孰汁也燔炙傳義見上篇○醴人饋食之豆脾臠皆醴物非
農注云脾析牛百葉也既夕禮注脾讀為雞脾臠之脾說文作
臠脾臠音相近胃薄如葉碎切之謂之脾析亦謂之脾臠亦謂
之百葉廣雅云百葉謂之臠臠天子諸侯牛百葉大夫士羊百
葉說文谷口上阿也或作臠又已部函舌也段注云舌當谷之
謫蓋許以谷釋函毛以函釋臠又已部函舌也段注云舌當谷之
文云口上曰臠口下曰臠析言之也案豆實之臠禮無明文唯
少儀羞首者進喙祭耳嘉肴有臠其即進豆實之臠禮無明文唯
切肉也取脾腎為賓臠炙之曰臠詩嘉肴脾臠此或本三家詩說
箋云以脾臠為賓臠炙之曰臠詩嘉肴脾臠此或本三家詩說
者比於琴瑟此即指升歌間歌言也園有桃我歌且謠傳曲合
樂曰歌徒歌曰謠歌謂正歌間歌皆正歌謠與琴瑟也徒擊鼓
曰琴或歌又引爾雅以釋或歌或謠皆正歌謠與琴瑟也徒擊
從王肅所據毛傳作徒擊鼓曰琴是也釋文及定本集注作徒
歌曰琴誤字

敦弓既堅四鍤既鈞舍矢既均傳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鍤矢

參亭已均中藝序賓以賢傳言賓客次序皆賢孔子射於矍相

之圃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奔軍

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

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

孝弟耆耄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外者不在此位蓋去者半

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耋稱道不

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僅有存焉疏說文彊畫弓也隸變作彊玉

作敦爲假借字畫弓謂繪畫之畫非刻畫之畫形弓傳彤弓朱

弓也朱色之弓謂之彤弓則知敦弓爲設色非刻文矣傳云天

子敦弓者荀子大略篇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敦

彫一聲之轉彫弓之爲敦弓猶彫琢之爲敦琢矣彫者亦文飾

之謂毛訓正本荀子又何注定四年公羊傳云禮天子彫弓諸

侯彫弓大夫嬰弓士盧弓雕與彫通傳云鍤矢參亭者鍤矢

釋鍤參亭釋鈞四字連讀非以矢參亭三字專釋經之鍤也鈞

者均之假借字考工記矢人爲矢鍤矢參分一在前三在後鄭

注云參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鄭司農注一在前謂箭橐中

鐵莖居參分殺一以前案凡矢長三尺殺一尺而前謂箭橐中

二寸刃即箭鏑參亭者謂一在前二在後皆已停均軒輕中也

亭古停字弓人云材美工巧爲之時謂之參均角不勝軒輕不

勝筋謂之不參均參亭猶參均耳爾雅金鍤翦羽謂之鍤李注

云鍤以金爲箭鏑也既夕記獫狁一藥骨鍤短衛注生時獫狁

金鍤蓋以金爲箭鏑也既夕記獫狁一藥骨鍤短衛注生時獫狁

鏑所以主中大射主皮禮射不主皮詩言鏑矢其爲大射不爲

禮射明矣傳云已均中藝四字亦連讀已釋既而以均中藝中

明經義非以中藝釋已均中藝四字亦連讀已釋既而以均中藝中

同義箋藝質也賓之初筵傳的質也說文臬發也均中藝中

藝古文臬假借字上言言才則賢爲善下言言矢發之巧○序賓

傳云賓客次序下章言賢才則賢爲善下言言矢發之巧○序賓

圃以下皆禮記射義文引之即賢爲善下言言矢發之巧○序賓

奪公罔之裘揚觶而語八字今依小箋補儀禮鄉射大射射畢

皆行飲酒之禮飲酒以養老爲重箋云周之先王將養老先與

羣臣行射禮以擇其可與者以爲賓鄭蓋揆末二章養老而言

段氏經韻樓集云天子諸侯先大射後養老行葦之射必爲大

射賓射燕射不外用鄉射之禮故禮大射有如鄉射之禮之文蓋

皇清經解續編 詩毛氏傳疏二十四 三

其儀雖多不同而其為尊長養老一也

敦弓既句既挾四鏃傳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四鏃如樹傳言

皆中也序賓以不侮傳言其皆有賢才也疏天子之弓合九而

及考工記並有此文弓人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

革與質鄭注云射者用直此又直焉於射堅立也王弓合九

而成規弧弓亦然天子射侯亦用此弓然則王弧皆天子之弓

為合九之制天子射侯亦用此弓然則王弧皆天子之弓

東家賦彫弓既穀辭綜注穀張也釋文引說文作穀云張弓曰

穀三家詩作穀與毛詩作句義異段注說文云句讀倨之句

此弓倨多句少言句以見其倨也不得注說文云句讀倨之句

持也段注云挾當作挾从二入會意禮注方持弦矢曰挾謂矢

與弦成十字形也皆自其交會處言之古文禮挾皆作挾接矢

為本字挾矢為假借字案儀禮大射儀司射適次祖決逐執弓

挾櫟矢於弓外見鏃於右巨指鉤弦自階前曰為政請射

司射入於次搯三挾一個出于次此耦射之始也三耦既拾取

矢相之兼挾櫟矢皆內還南面揖公將射搯三挾一個升自西

階此正射之始也耦揖進坐兼取櫟矢興順羽大夫亦兼取櫟

矢如其耦北面搯三挾一個此樂射之始也燕射儀節略同詩

言挾四鏃即大射禮所謂挾櫟矢倚嗟傳四矢櫟矢則四鏃猶

四矢也既挾是初射如樹是卒射說文對立也讀若駐樹與對

通傳以中釋樹中即中藝也中藝猶對立然也○侮有輕慢之

意不侮言不輕慢也不輕慢即傳所謂賢才

矣箋云不侮者敬也其人敬于禮則射多中

曾孫維主酒醴維醕酌以大斗以祈黃耆傳曾孫成王也醕厚

也大斗長三尺也祈報也疏曾孫謂成王信南山維天之命同

沛也又舊本書鈔酒食部八作詒而不沛少麴多米曰醴韓以

醴為汁滓酒七月篇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傳春酒凍

醪也凍醪即醴禮有稻醴毛韓義同也傳詒醕為厚說文醕厚

酒也詩曰酒醴維醕○酌者勺之假借斗者料之假借說文勺

挹取也料勺也杓料柄也是料謂之勺料柄謂之杓北斗七星

白一至四為魁象杓自五至七為杓象杓柄大東云維北有斗

不可以挹酒漿謂料也又云維北有斗西柄之楬謂料柄也蓋

象即取諸大料杓柄長三尺其制未聞正義據漢禮器制度注勺

大斗即大料杓柄長三尺引為證祈訓報謂報賓也此時射畢飲酒

成王為主人老者為賓主人既獻賓賓亦酢主人主人復酌大

斗以酌賓是主人報賓之酢也南山有臺傳云黃黃髮耆老也

黃耆台背以引以翼傳台背大老也引長翼敬也壽考維祺以

介景福傳祺吉也

疏黃考傳見於南山有臺矣故此但釋台背為大老爾雅鮐背考老壽也大老猶言大

壽也箋云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郭注爾雅云鮐背背皮如鮐魚詩作台古鮐字也闕宮篇亦作台背○引展翼敬卷

阿同以引以翼言長之敬之也箋云以禮引之以禮翼之在前

曰引在旁曰翼祺吉爾雅釋言文吉猶善也介景皆大也序所

謂乞善言以

成其福祿也

既醉八章章四句

既醉大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疏此祭畢而用饗燕之詩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傳既者盡其禮終其事君子萬年介爾景

福疏傳釋既字訓為盡又訓為終則全詩終字多有與既同義

也終其事者享祀為事之始則饗燕為事

之終也小明介爾景福傳云介景皆大也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傳將行也

君子萬年介爾昭明疏將行楚

亦明也時邁臣工皆曰明昭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傳融長朗明也始於饗燕終於享祀令終

有俶公尸嘉告傳俶始也公尸天子以卿言諸侯也疏融長爾

文郭注云宋衛荆吳之閒曰融東方之日箋曰在東方其明未

融昭五年左傳明而未融服注云融高也長高義亦相近爾雅

明朗也二字互訓說文服明也今作朗傳文始於饗燕終於享

祀始於二字疑互譌當作終於饗燕始於享祀今本錯亂不可

通矣此章之義上二句承上二章也下二句起下二章也云終

於饗燕者以釋經令終之義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傳既者盡其

禮終其事醉酒飽德乃饗燕中事是終為饗燕非為享祀也云

始於享祀者即釋經有俶之義令終為饗燕非為享祀也云

也公尸嘉告乃享祀中事是始為享祀非為饗燕也凡祭有正

祭明日之祭為釋祭釋有賓尸之禮禮畢又有饗燕賓客行旅

饗燕之禮蓋既醉一篇為饗燕賓客而作言饗燕者必本始於享

祀此善終者如始也楚茨云為賓客而作言饗燕者必本始於享

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又云爾肴既將莫怨具

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使君壽考皆因饗燕以推本於享祀獲

福則楚茨三章六章與此篇詩意正合也正義謂禮以祭為重

故謂之終祭禮為終則與人交接為始孔不能釐正錯誤強為

曲解失之俶始釋詁文○正義云白虎通引留子曰王者宗廟

以卿為尸射以公為耦不以公為尸避嫌三公尊近天子親稽

是詩經解讀編

詩毛氏傳疏二十四

古

首拜尸故不以公爲尸當時傳記有此說故知宗廟之尸必以卿也案傳言天子尸以卿爲之故曰公尸公君也疑傳文言諸侯也四字後人據鄭箋增入正義云傳言以卿爲非諸侯者故又言諸侯入爲卿大夫以申足傳說然則傳言卿箋言諸侯孔所據與今本異曲禮疏云祭祖則用孫然則傳言卿箋言諸侯用卿大夫爲之故既醉注天子以卿鄭箋諸侯入爲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是傳文無此四字又可證矣宣八年公羊注禮天子以卿爲尸諸侯以大夫爲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爲尸傳云天告讀綴以慈告之告也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傳恒豆之菹水草之和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

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者言道之徧至也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傳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疏爾雅嘉善也靜與靖通靖

文以釋經籩豆靜嘉之義水草之和亦善也傳引禮記郊特牲

字非也朝事薦腥饋食薦孰二者皆爲正祭則所云恒豆者謂

朝事之豆饋食之豆也加豆者謂加豆之實也禮記疏云醢人

加豆爲尸食訖醢尸所加之豆是也豆皆有菹有醢說文菹酢

菜也是菹作菜水草亦可作菹也說文醢肉醬也牛羊豕之肉

皆爲醢亦陸產之所兼也云加豆陸產者若筍菹亦陸所產也

和細切爲菹全物若魚爲水物可作醢也鄭注周禮云凡醢醬所

言水物凡饌以豆爲本故言豆而不及籩皆互文錯見之例記

文正謂天子祭祀之事毛傳引之亦此意也鄭注禮記以恆豆

爲諸侯朝事加豆爲諸侯饋食蓋以菹悉用食物醢悉用陸產

與天子不同爲說正義即本鄭注以申毛傳誤矣傳既引禮記

文又云言道之徧至也者箋政平氣和所致故也此鄭申毛也

正義謂道之徧而至於水土亦誤○假樂傳云朋友謂羣臣也

蓋在正祭爲助祭之羣臣而在釋祭則爲與燕之賓客此云朋

友猶楚茨之賓客統釋祭而名之耳經言攝傳云攝佐此益其

辭以明其義詩述間云攝即佐也襄三十一左傳引此詩杜

預注曰攝佐也白帖三十四引詩朋友攸攝攝以

威儀攝助也與毛詩義同而文異蓋本韓詩也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傳匱竭類善也疏

瞻卬篇威儀不類傳類善也時與類同義類弁傳云時善也君

子孝子謂成王也有語詞○匱竭古聲同部不竭猶無已也禮

善卽是勤施無私博施勤施其意與下章壺廣之義相通則不
善則類非有二義也永錫爾孝子也言孝子有不竭之
極句義皆同隱元年左傳君子曰錫爾類與楚茨篇永錫爾
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施卽所謂博施及
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
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兩引詩皆義
乃非德類也乎類亦德也引詩以譏晉人之不孝兩引詩皆義
取不匱原有廣施及人之意孝子有是善祖考長子之以善故
國語謂不忝前哲以釋此詩之類也類字皆不
作族類解方言云類法也法與善義亦相近

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傳壺廣也君子萬年永錫祚胤傳胤嗣也

疏說文口部壺宮中道从口象宮垣道上之形詩曰室家之壺
隸變作壺爾雅宮中街謂之壺壺本爲宮中街名引申之則
爲廣廣之言擴充也孟子云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
不足以事父母正與此廣訓合正義引王肅云其善道施於室
家而廣及天下○爾雅胤嗣續繼也胤爲繼亦爲嗣互相爲訓
祚當依釋文作祚說文有祚無祚肉部祚祭福肉也因之凡福
皆曰祚胤胤祚也永錫祚胤言長子之兩永錫同若謂天長子
祖考而言故永錫爲祖考之神長子之兩永錫同若謂天長子

之則失其義矣下章天被爾祿纔說到天命耳周語晉羊舌肸
引此詩而釋之云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壺也者廣裕民人
之謂也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也胤也者子孫蕃育之謂也
單子朝夕不忘成王之德可謂不忝前哲矣膺保明德以佐王
室可謂廣裕民人矣若能類善物以混厚民人者必有章譽蕃
育之祚則單子必當之矣毛傳類善壺廣胤嗣悉本國語立訓
與昊天有成命篇同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傳祿福也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傳僕附也

疏受福是祿福同也六書故引此詩毛傳有景大也三字景命
大命也僕讀與僕同考工記輪人欲其僕屬鄭司農僕讀如子
南僕之僕鄭注云僕屬猶附箸堅固貌也角弓傳云附箸也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傳釐予也釐爾女士從以孫子疏釐讀爲

傳賚序皆云賚予也正義引爾雅釐予賜也今釋詁作賚予賜
也釐賚聲同予賜義同爾亦女也爾女二字連文孟子盡心篇
人能充無受爾女之實此卽爾女連文之證序云人有士君子
之行卽指此章末之實而論之也繁露俞序篇云是亦始於釐
粗終於精微教化流行德澤大洽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
而少過矣案釐說雖不釋詩而與詩義合毛讀女音汝鄭讀女

如字箋云子女以女而有士行者謂生淑媛使爲之妃與毛詩序不合而與列女傳母儀篇引詩義合蓋鄭用魯詩也爾雅從重也

鳧鷖五章章六句

鳧鷖守成也大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疏

此繹祭賓尸之詩承上篇由饗燕之終以推本乎享祀之始所以完令終有俶公尸嘉告之意也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傳鳧水鳥也鷖鷖屬太平則萬物眾

多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傳馨香之遠聞也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疏爾雅舒鳧鷖鴈沈鳧鴈音施詩之鳧即沈鳧也正義引義疏云大小如鴨青色卑脚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方言云野鳧

甚小而好沒水中首南楚之外謂之鷖鴈大者謂之鴈鴈楚策小臣之好射鴈鴈羅鷖集韻云鷖小鴈也此皆鷖之異名也倉頡解詁云鷖鷖也一名水鴈周禮巾車安車雕面鷖總鄭司農

注云鷖讀爲鳧鷖之鷖鷖總者青黑色以緇爲之鷖青黑色陸元恪謂鳧青色則鷖與鳧形色皆相似案五章皆以鷖鷖發端

水鳥之眾多由太平之所致也此傳云太平則萬物眾多魚鼈

傳亦云太平而後微物眾多義同又魚鼈序美萬物盛多可以

告於神明箋告於神明者於祭祀而歌之亦與此詩義合○詩

小學云按此篇涇沙渚渚水名下文及下章箋皆云水鳥居水中承在涇

中也今本誤作水名下文及下章箋皆云水鳥居水中承在涇

爲言引爾雅直波爲涇釋名水直波曰涇涇徑也涇徑徑同謂

大水中流徑直孤往之波矣案涇水中也與下章傳沙水旁也

渚也渚水會也壘山絕水也同一例此當是傳文非箋語古

本傳當云鳧水鳥也太平則萬物眾多涇水中也箋云鷖鷖屬

也水鳥而居水中猶人爲公尸之在宗廟也故以喻焉今本傳

於鳧水鳥也下衍鷖鷖屬三字而又以涇水中也四字攬入箋

語皆係轉寫致誤李善注文選西都賦云毛萇詩傳曰鳧水鳥

鄭玄詩箋曰鷖鷖屬也據此知傳箋非舊本矣○既醉傳云公

尸天子以卿燕飲也正祭之尸唯祭酒啐酒而已釋祭以賓

禮事尸故尸得燕飲之也寧安也言孝子之心安也每章言公

尸來燕又言公尸燕飲是來燕就公尸說來寧來宜來處來宗

熏熏皆就孝子說易林大有夬鷖游涇君子以寧履德不愆

福祿來成焦以君子以寧解來寧得其情矣來皆詞也爾爾孝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傳沙水旁也宜宜其事也爾酒既多

爾穀既嘉傳言酒品齊多而穀備美公尸燕飲福祿來為傳厚

為孝子也疏傳以水旁釋沙謂水旁多積散石非謂水旁名沙

沙出沙出即水少沙見之謂今俗評水旁為水灘灘即渾之轉

語矣郭注云今河中呼水中沙堆為渾謂渾在水旁乃即渾也

說文瀨水流沙上也瀨與渾不同○爾雅宜事也宜謂宜其事

采蘇傳云事祭事也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所謂宜其事也云言

酒品齊多而穀備美下當有也字今奪齊多釋多備美釋嘉上

篇傳云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襲味而貴多品所以

交於神明者言道之偏至也二傳意同為造也孝子即既醉之

孝子亦即序大平之君子謂成王也孝子對公尸之稱永錫爾

類永錫胙皆所謂厚為孝子也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傳渚沚也處止也爾酒既清爾穀伊

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疏采蘇傳沚渚也渚沚通訓處止江有

容止也○伐木傳以斂曰渚又云渚舊之也舊讀為縮斂舊皆

去汁澤之義斂渚酒之渚者也士冠禮注渚清也內則注清渚

也爾酒既清猶云爾酒既清矣說文云脯乾肉也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宗傳渚水會也宗尊也既燕于宗福祿

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傳崇重也疏說文云小水入大水曰

渚申毛也箋渚水外之高者也正義云水外之地渚然而高蓋渚

渚之中復有偏高之處廣雅亦云渚厓也案渚為厓必木三家

詩義傳箋本無不通傳云水會即是眾水相入交會之處便是

水旁厓岸之地公劉傳芮水厓也說文內水相入也芮與內同

水相入謂之內亦謂之渚水厓謂之渚亦謂之渚訓異而義得

相通若謂毛鄭義異失之矣○宗尊雙聲通用若晉伯宗國語

穀梁傳作伯尊之例公尸在廟中則至乎君故以尊詰宗也王

肅云尊敬孝子即箋尊主人之意然尸以象神不應尊人自當

以孝子尊公尸為義優也雲漢靡神不宗宗尊也二傳意同既

燕于宗即承上文為言于于是也宗者亦謂孝子之尊公尸五

章每中間二句皆就孝子能敬養公尸而公尸克饗以為說此

雖文變而義無殊也崇重釋詰文烈祖申錫無疆傳云申重也

崇與申義同

鳧鷖在臚公尸來止熏熏傳臚山絕水也熏熏和說也旨酒欣

皇清經解

欣燔炙芬芳公尸燕飲無有後艱傳欣欣然樂也芬芳香也無有後艱言不敢多祈也
疏臺山絕水義未聞臺者疊之俗字絕首章涇水中也一意爾雅釋厓岸谷者激水經澆水注引爾雅作微郭注云微水過通谷也微臺一聲之轉箋云臺之言門也漢書地理志金城郡浩亶顏注與鄭箋聲讀相同當本三家舊讀續志蜀郡蒲氏道劉昭注云蜀王本紀曰縣前有兩石對如闕號曰彭門彭門浩亶亦一聲之轉○來止當依說文作來燕上四章皆云來燕也說文醺醉也詩曰公尸來燕醺醺許依字作醺故爲醉其實詩義不爲醉也釋祭祭畢尸既出其時賓客行旅酬之禮始有醉酒飽德之事此云公尸燕飲尚未及旅酬之節不得言醉傳云和說祭義所謂饗之必樂也與詩熏熏同文往來熏熏得公尸之門測曰往來熏熏辭綜注云熏熏和說貌辭本毛訓東京賦君臣歡樂具醉熏熏辭綜注云熏熏和說貌辭本毛訓爾雅欣樂也重言曰欣欣正義云樂謂尸之樂是也說文芬或作芬信南山亦曰芬芬此傳云芬芬香也首章傳云馨香之遠聞也兩香字同意言燔炙猶散也士喪禮筮宅命曰度茲幽宅兆基無有後艱無有後艱蓋當時有此常語生民云庶無罪悔以迄于今後即今也艱猶罪悔也文義正同傳云言不敢多祈也者所祈止于是而已禮器君子曰祭祀不祈莊子讓王篇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喜福也呂覽誠廉篇作不祈福文義與詩同

假樂四章章六句

假樂嘉成王也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宣民宣人受祿于天傳假嘉也宣民宣人

宣安民宣官人也保右命之自天申之傳申重也
疏假嘉爾雅

亦以嘉詁假也左傳文二年公賦嘉樂襄二十六年晉侯賦嘉樂禮記中庸篇引詩嘉樂君子此以嘉詁假之證維天之命離同大明傳云嘉美也嘉者美嘆之詞嘉樂二字不連讀君子謂成王也廣雅云顯顯著也禮記作憲憲孔疏云詩本文憲憲爲顯顯與此不同者齊魯韓詩與毛詩不同故也○宣民宣人句承上令德起下受天命宣民爲宣安民宣人爲宣官人傳必分釋之者因末二章皆言成王之能官人末二句又帶及安民之意而與凡泛言民人者不同故也漢書董仲舒傳詩云宣民宣人受祿于天爲政而宣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此三家詩與毛詩異保右命之據上下文義此命之當是天命之中庸引詩作佑而釋之云故大德者必受命言受天命也大明保右命爾傳右助也命亦天命與此保命同申之言申之以福祿也采叔福

祿申之傳亦云申重也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傳宜君王天下也不

愆不忘率由舊章疏旱鹿傳云干求也祿福義同於祿言干於

百福子孫千億二句承上章自天申之意穆穆皇皇又以美成

王之令德也文王傳穆穆美也泮水傳皇皇美也少儀云言語

之美穆穆皇皇與此義同宜君宜王釋文作且君且王云一本

且作宜字案作宜字是也宜民宜人兩宜字平列宜君宜王上

宜字實下宜字作語助無實義兩宜字不平列詁訓中多有此

例初不泥於句法也傳云宜君王天下言成王有此穆穆皇皇

之令德固宜君王天下耳斯干朱芾斯皇家室君王與此君王

同若經作且字則傳言且君王天下也語難通矣正義云君王

別文傳并言之者以其俱有宜文故總而釋之言宜君者宜君

天下宜王者宜王天下正義本作宜而君王分解非傳之惜○

岷傳愆過也孟子離婁篇引詩釋之云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

之有也漢書郊祀志云舊章先王法度又繫露郊語篇云舊章

者先聖人之謂文章也並與孟子釋詩同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傳抑抑美也秩秩有常也無怨無惡率由

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疏猗嗟傳訓抑為美重言之曰抑抑

秩有次第之意重言之曰秩秩傳云有常有典常也意承上章

率由舊章為訓爾雅釋訓抑抑密也秩秩清也箋用釋訓文或

本三家詩○皇矣詢爾仇方傳仇匹也與此匹同義匹亦仇也

箋云循用羣臣之賢者其行能匹耦已之心繫露楚莊王篇百

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也引詩云無怨無惡率由

仇匹案此為鄭箋所本毛無傳下章釋朋友為羣臣則此羣匹

為羣臣傳意亦然也卷阿豈弟君子四方為綱與此四方之綱句義相同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傳朋友羣臣也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

于位民之攸暨傳暨息也疏之綱承上章綱紀連文故又言之

漢南國之紀傳其神足以綱紀四方又棫樸勉勉我王綱紀四

辟為羣公卿士為先正可證思齊傳云媚愛也不當作匪烝民韓奕闕宮殷武皆作匪解匪不也或後人以匪訓不遂改經之匪字為不字矣釋文作匪解舊本書鈔政術部十引此詩正作匪解匪息鄭谷風同成二年昭二十一年哀五年左傳引詩皆作匪解顏真卿書郭令公家廟碑作民之攸慇集韻八未云慇通作慇案慇者慇之俗字也正義引爾雅某氏曰民之攸咽本三家詩咽慇聲同慇息也息止也生民傳攸止福祿所止也匪解于位民之攸慇言羣臣皆不解於其位則天下民人同受福祿矣與首章傳云安民同意

公劉六章章十句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蒞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疏召公獻公劉周公陳七月召公相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迺稌糧于稟于囊思

輯用光傳篤厚也公劉居於邠而遭夏人亂迫逐公劉公劉乃

避中國之難遂平而戎而遷其民邑於豳焉迺場迺疆言脩其

疆場也迺積迺倉言民事時和國有積倉也小曰橐大曰囊思

輯用光言民相與和睦以顯於時也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

啟行傳戚斧也揚鉞也張其弓矢秉其干戈戚揚以方開道路

去之豳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焉疏篤訓厚厚者即序云厚

經言公劉自邠之豳之事故傳先釋居邠遭亂辟難以釋經不

居不安之義云邠之豳又揆下文以總釋去豳之由亦以美

公劉有厚於斯民之道也生民傳堯見天因邠而生后稷故國

后稷於邠是邠后稷之舊邦也至公劉亦國於邠白虎通義京

師篇言公劉去邠之豳與毛傳公劉居邠義合傳云邠積德累善

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漢書同此公劉為避桀之確證也又

史記匈奴傳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於西戎戎邑于豳其後

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亶父走岐下漢書同計商祀

六百公劉至大王三百餘歲此又公劉在夏末商初之確證也

漢書古今人表公劉列於夏末有以也公劉者不窋之孫周語

云咎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我先

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狄之間周語又云咎孔甲亂夏

四世而崩戴氏震詩考正云不窋已上世為后稷之官不知凡

幾傳之不窳然後失其官也史記周本紀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窳立亦謂最後之為后稷者卒其子不窳立也夏之衰疑在孔甲時孔甲之後帝皋帝發帝桀不窳之後鞠公劉此代系不甚遠者案載說是矣不窳及夏衰在孔甲時公劉遭夏亂乃在帝桀世亦既章章可考官謂王官后稷之官也夏都冀州邵在雍州之西為古戎狄地竄匿也竄于戎狄者不窳失王官而匿就邵國故至公劉初年尚在邵耳昭九年左傳詹桓伯曰我白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駘與邵通周在夏地不及邵岐已北則終夏之世尚無幽土可知公劉後公劉啓幽土故詩中紀邵幽風土綦詳釋文引書故有邵地後公劉名也疑公劉為商之三公故稱公受商命故得大傳云公劉劉名也疑公劉為商之三公故稱公受商命故得張弓矢秉斧鉞公劉當日必有佐成湯平壤而戎之功焉後漢書而羌傳后桀之亂吠夷入居邠岐之間成湯既興伐而攘之則毛傳所云公劉平西戎者蓋在此時也要之唐虞以來終夏之世國於邵夏末商初國於幽歷公劉慶節皇僕差弗毀險公非高圉亞圉公組至古公直父自幽而岐焉邵岐幽皆屬漢右扶風界內涇水之南渭水之北○治場積穀是紀居邵事也伐木傳餽倉也餽糧卽糗糧也文選曹子建應詔詩注引此傳文有餽糧倉也四字案囊皆裏糧之器僖二十八年甯子執納囊饋焉宣二年趙盾見靈輒餽為之簞食與肉寅諸囊以與之此囊可裏糧也漢書東方朔傳奉一囊粟此囊可裏糧也史記陸賈傳索隱引詩傳大曰囊小曰囊與今本異又戴侗六書故引毛傳作無底曰囊有底曰囊恐出記憶之誤也裏餽糧於囊裏是紀去邵事也孟子梁惠王篇引詩釋之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裏囊趙注云乃積穀於倉乃裏盛乾食之糧於囊囊也公劉遷幽固未嘗失邵矣思詞也傳以和睦訓輯以顯於時訓充是民有居者亦有行者相與和睦也錢越皆從戎聲古祇作戊說文錢威之為言迫也爾雅越揚也錢越皆從戎聲古祇作戊說文戊也戊大斧也淮南子兵略篇云主親操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是鉞有發揚義也又云復操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是鉞有發揚義也又云復操斧持可以想像其遺制矣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鉞鉞然後殺鉞與斧通爰於也方之言甫也啟行開道路也經言啟行耳傳乃揆下章之義而云去之幽也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正義云不知出何文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嘆傳胥相宣徧

也民無長嘆猶文王之無悔也陟則在嶽復降在原何以舟之

維玉及瑤鞞琫容刀傳嶽小山別於大山也舟帶也維玉及瑤

言有美德也下曰鞞上曰琫言德有度數也容刀言有武事也

疏人胥相縣同禮記善相土宜阪險原隰是即相原義也庶繁言
 和徧服曰順此詩既順即克順則徧服矣王此大邦克順克比傳慈
 傳所謂民事時和民與和睦也周語劉康公曰寬肅宣惠君也
 寬所以保本也肅所以濟時也宣所以施教也惠所以和民也
 本有保則必固而功成施徧而民阜乃可以長保民矣其何事不
 則阜若本固而功成施徧而民阜乃可以長保民矣其何事不
 徹毛傳正本國語為訓永長也嘆釋文正義皆作歎傳無悔宋
 本作無侮非也皇矣其德靡悔彼言文王正義皆作歎傳無悔宋
 公劉之德民亦無長嘆與文王同也此紀公劉居郤之悔○說
 文無嘯字疑毛詩本作嘯爾雅鮮或作嘯山旁皆後人所增誤正同
 爾雅小山別大山鮮又重巖隙畫然兩山旁皆後人所增誤正同
 即泥瀛字作解而以小山別大山與重隙之厓岸紐合為一其
 誤始於劉熙之釋名孔仲達遂謂此與皇矣義別矣鮮原詳皇
 矣篇其地在岐周之東北南近於郤公劉從郤而出所涉之地
 故陟獻降原望北而行即上章啟行之所由徑也下文玉瑤輶
 瑤皆言在塗備武之事○小箋云舟即羽之假俗故訓為帶傳
 文瑤上奪維玉及三字依小箋補正木瓜報之以瓊瑤傳瓊瑤
 美石襍佩集玉石為之維玉及瑤補正木瓜報之以瓊瑤傳瓊瑤
 王之別名誤佩有事佩有德佩鞞瑤容刀事佩而玉瑤德佩故
 傳云言有美德也鞞瑤說詳瞻彼洛矣篇傳文德字涉上文美

德而衍言有美德言有度數言有武事文法一例正義云故云
 言有度數是本無德字可證瞻彼洛矣傳天子玉瑤而珣珣諸
 侯盪瑤而鏐瑤大夫鏐瑤而鏐瑤瑤瑤瑤瑤瑤瑤瑤瑤瑤瑤瑤瑤
 容刀佩刀也佩瑤刀以為容飾故曰容刀瑤瑤瑤瑤瑤瑤瑤瑤瑤瑤
 皆是武事之服飾公劉遷幽行備武事故亦有鞞瑤容刀之佩
 也又采芑篇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瑱蔥珩凡兵事又有蔥珩
 之佩此言維玉及瑤者與
 采芑同意正義不得其解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覲于京傳溥大觀見
 也京師之野傳是京乃大眾所宜居之也于時處處于時廬旅

于時言言于時語語傳廬寄也直言曰言論難曰語疏百泉未
 在於幽此即弟五章相其陰陽觀其流泉也或謂今三水縣諸
 泉水當之俱在涇北者非是傳訓溥為大箋訓廣義同山脊曰
 岡岡即幽山之岡也幽山在百泉之南故曰南岡乃石經作迺
 觀見抑同爾雅作邁即五章既溥既長既景乃岡度其久陽幽
 居允荒也陟岡觀京與定之方中升虛望楚文義相同傳是京
 乃大眾所宜居之也者當作地字之壞也箋京地乃眾民所
 宜居之野也野字理不可通御覽地部二十引箋作宜居之地
 不誤可據以訂正矣傳云是京承于京言京師為大眾云乃大

篤公劉于京斯依踰踰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傳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曹羣也執豕于牢新國則殷禮也酌之用匏儉以質也倉之飲之君之宗之傳

爲之君爲之大宗也疏于京斯依言於幽之大地依之以立國也楚茨傳云濟濟踰踰言有容也正義云公劉使人爲之設筵使人爲之設几賓來就燕旣登席矣乃依几矣又云上言筵几此言登依則是登筵依几故云賓已登席矣乃依几矣又云正義本傳文登席下無坐字當據以訂正席筵也謂重席也几謂彤几也登席爲賓則依几爲主人矣說詳行輩篇正義又引左傳說饗禮設几而不倚此或兼食禮故得依几案公色大夫記不授几無阼席鄭注云公不坐也此言君臣共几席爲燕飲之禮○傳訓曹爲羣謂羣臣昭十二年左傳周原伯綏虐其輿臣使曹逃杜注曹羣也此曹卽羣臣之證造爲也言爲其羣臣設飲食執豕用匏是其禮也周禮掌客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國新卽新國公劉新國於幽執豕爲殺禮傳意本周禮爲訓也箋云酌酒以匏爲爵蓋以一匏離爲二酌酒於其中是曰匏爵亦謂之瓢鬯人禁門用瓢賁鄭注賁讀爲齊取甘瓢割去祗以齊爲尊是也又謂之盃士昏禮實四爵合盃注合登破匏是也凡郊祭與昏禮器皆用匏禮記郊特牲注此謂大古之禮器公劉新國用大古禮器以燕羣賓客傳云儉以質儉謂殺禮殷尚質也○燕有食飲之禮食飲猶飲食也君謂諸侯也諸侯君一國卽爲一國之大宗版傳王者爲天下之大宗王者王天下卽爲天下之大宗是天子諸侯皆得稱大宗也其時公劉爲諸侯始君幽國設酒食召族黨後子孫遵行以爲收宗睦族之常法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傳既景乃岡

考於日景參之高岡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傳三單相

襲也徹治也度其夕陽幽居允荒傳山西曰夕陽荒大也疏日景

景也定之方中揆之以日傳揆度也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此

考日景之灋也說詳定之方中篇既景迺岡句從上起下之詞

正義云考其日景即上既溥既長以日景考之也參之高岡即

下相其觀其是登岡視之也周語仲山甫曰國必依山川○胡

承琪後箋云傳以單爲對複之名單者一也獨也三單者即周

禮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之謂蓋止用正卒爲軍不及其羨故

曰單三軍故曰三單傳云相襲者猶言相代則三單之中尚有

更休疊上之法此爲制軍之數案胡說與岳州王夫之詩碑疏

略同王夫之略放春秋繁露爵國篇口軍之說百畝以倉八口

除老弱婦女率可任者三人三分而用其一而賦口軍一

即後世之三丁抽一相襲謂上役休罷更番充伍此皆足以申

明經傳之惜言公劉之不欲盡民力如此也隰原猶原隰文倒

之以協韻耳傳訓徹爲治嵩高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糧箋王使召公

治者正其井牧定其賦稅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糧箋王使召公

治申伯土疆以峙其糧箋王使召公治申伯土疆以峙其糧箋王使召公

歌而徹之徹以申明徹治之義不知毛傳言治田不言徹法也

韓奕維禹甸之甸治也箋與傳訓同而信南山篇甸讀爲四丘

爲甸之甸以申明甸治之義不知毛傳言治山不言丘甸也鄭

說俱非毛義○山西曰夕陽爾雅釋山文湛露傳陽日也山之

而夕見日故曰夕陽矣夕陽建國則幽居在幽山之西地志右

扶風枸邑有幽鄉詩幽國公劉所邑方輿紀要邠州南有幽山

三水縣東北二十五里有枸邑縣界中非枸邑即幽城也今三水縣在

城即漢之幽鄉在枸邑縣界中非枸邑即幽城也今三水縣在

涇北枸邑在縣東邠州在涇南幽山在州南而公劉幽城猶在

幽山之南南至邠城不及二百里幽土爲邠之北境邠入說文

邑部則地名作邠山名作幽公劉遷邠爲幽山之邠邑是不踰

涇水固較然矣徐廣云漆縣東北有幽亭今邠州西漢漆縣地

允語詞荒訓大者謂即

大畧所安居之地也

篤公劉于幽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傳館舍也正絕流曰亂

鍛石也止基迺理爰眾爰有夾其皇澗迺其過澗傳皇澗名也

遡鄉也過澗名也止旅乃密芮鞠之即傳密安也芮水厓也鞠

究也疏白虎通義京師篇引詩于邠斯觀說文邠幽同字觀乃

館之假借字也傳云舍者止息之義則未有家室也下

皇清經解賈編

詩毛氏傳疏二十四

皇

過澗未聞遡讀如如彼遡風之遡鄉逆風爲遡鄉逆流亦爲遡
故兩傳皆云遡鄉也鄉猶徇也三蒼云逆流行水曰滄滄卽遡
宇過澗當在幽居之西北兩澗皆出幽山皇澗遡幽居之東南
流入於渭過澗逕幽居之西逆流北入於涇正義云過澗橫故
在北而嚮之是也○旅眾也傳訓密爲安者言從遷之眾止幽
乃安耳說文宓安也密密聲相近芮水厓芮者洎之假借字尚
書左傳皆作洎說文洎水相入也案水相入卽水會成厓之處
洎者外水相入不謂水之內也傳訓鞠爲究者究之爲言曲也
淇奧傳奧隈也奧或作澳亦作隩鞠者澳隩之假借說文洎水
厓枯土也究卽洎之假借傳意釋芮鞠爲水厓之曲曲兼有內
曲外曲兩義箋乃分釋芮內隩鞠外鞠而後人遂因此箋改爾
雅外爲隈作外爲鞠不知爾雅釋隩謂與鞠聲通則可而於大
雅之芮鞠初無涉也又案周禮職方氏其川涇洎鄭注云洎在
幽地詩大雅公劉曰洎坻之卽地理志右扶風汧水出西北
東入涇詩芮隩雍州川也顏注隩讀與鞠同韓詩作芮隩與謂
班用魯詩魯韓同字廣雅雅坻隈也說文之洎卽隩坻之異文隩
爲洎水之曲與毛傳鞠究同義唯洎爲水名義稍異毛傳之所
謂水厓或卽涇水之厓也胡渭云涇水東南流至邠州長武縣
東芮水白平涼府靈臺縣界流經縣南而東注于涇公劉所居
故幽城正在二水相會內曲之處朱右曾云水厓蓋主過澗而
言公劉崎嶇戎狄立國幽谷境必不廣且幽城在涇水東洎水
在涇水面詩不言涇豈得越涇而居芮此毛傳之精所以勝於

韓詩也二說未知誰是卽就也芮鞠之卽言從遷眾民依就水
厓之曲而徙處此也易益卦云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洞酌三章章五句

洞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疏藝文類聚
楊雄博士箴云公劉挹行潦而濁亂斯清官操其業士執其經案此三家說洞酌爲公劉詩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饒饒傳洞遠也行潦流潦也饒饒

也饒酒食也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傳樂以强教之易以說安之

民皆有父之尊母之親疏洞讀爲迴假借字也爾雅迴遠也行

酌酌也是挹與酌義同也有司徹注云注猶瀉也饒又作饒爾

雅饒饒稔也稔又作饒郭注云今呼饒飯爲饒饒熟爲饒孫注

云蒸之曰饒均之曰饒說文饒饒飯也或作饒作饒饒飯氣蒸

也詩正義引蒸作流爾雅釋文引蒼頡篇云饒饒也案饒與饒

聲義相近故饒饒並有饒饒同字酒食氣熟亦曰饒饒饒者謂

言饒執食也氣熟曰饒饒饒同字酒食氣熟亦曰饒饒饒者謂

以永饒酒食也箋云可以洪酒食之饒禮記表記篇詩云凱

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强教之弟以說安之使民有父之尊有

母之親傳所本也凱俗豈字傳豈作樂弟作易者蓋以訓詁字

代之也各本母之親上有有字俗依禮記增入傳固不必悉依

禮記文也鄭注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謂其尊親已如父母呂

覽不屈篇惠子曰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者大也悌者長

也君子之德長且大者則爲民父母此本三家義而意則同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傳濯滌也罍祭器豈弟君子

民之攸歸疏周禮大宰宰夫大宗伯小宗伯肆師並有祗滌濯

者周禮司尊彝追享朝享其再獻用兩山尊鄭司農注云山尊

山罍也禮記明堂位尊用犧象山罍山罍夏后氏之尊也禮器

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君而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是

罍爲祭器矣又司尊彝六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鄭司農注

云罍臣之所飲也詩曰餅之罄矣維罍之恥案此亦宗廟之罍

也爾雅彝卣罍器也小罍謂之坎卣中尊也郭注云罍形似壺

大者受一斛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漑傳漑清也豈弟君子民之攸

暨疏漑當依釋文作概匪風傳概漑也此篇濯漑連文濯爲漑

則概爲清矣連言之曰濯概周禮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

是詩經釋義編詩毛氏傳疏二十四

毛氏傳疏二十四

之事帥女宮而濯概爲盥盛鄭注云概拭也爾雅拭清也拭古
作飾清同澣說文澣無垢也案上言濯罍爲滌祭器此言濯
概則所包者廣不特祭器矣何以明之特牲饋食禮宗人升自
西階視壺濯及豆籩反降東北面告濯具注濯概也此士禮也
少牢饋食禮雍人概鼎匕俎于雍饗廩人概甑鬲匕與敦于廩
爨司宮概豆籩勺爵觚觶凡洗篚于東堂下注凡概者皆陳之
而後告絜此大夫之禮也天子饋食禮無明文首章饔餼則爲
饋食可知二章視滌濯祭器三章視滌濯濯祭器又兼告絜傳云
清者清猶絜也可據特牲少牢二禮例推而知
傳義本諸此○假樂篇民之攸暨傳云暨息也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傳興也卷曲也飄風迴風也惡人被德化

而消猶飄風之人曲阿也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傳矢

陳也疏說文卷剝曲也是卷有曲義卷阿曲阿也匪風傳云迴

爲飄風傳云飄風暴起之風並與此飄風同興者以曲阿爲興

起德化之地以飄風爲惡人惡人消則賢人道長矣故王者以

德化養育人材爲亟務此召康公戒成王之意○君子謂賢人

也游優游也歌歌舞也言樂易之君子優游歌舞以陳其德音

是能以德化者也來語詞此章矢音與末章矢詩首尾相應故

傳並訓矢爲陳也韓詩外傳釋此詩云以陳盛德之和而無爲

也

伴奭爾游矣優游爾休矣傳伴奭廣大有文章也豈弟君子俾

爾彌爾性似先公酉矣傳彌終也似嗣也酋終也疏說文伴大

學篇心廣體胖注胖猶大也胖與伴通是伴有廣大義也論語

泰伯篇樊乎其有文章是樊有文章義也汪龍詩異義云傳釋

伴奭爲廣大有文章箋釋伴奭爲自縱弛之意稽古編謂如鄭

解則與優游意複不如毛義之當但王肅述毛云周道廣大而

有文章故君子得以樂易而來游優游而休息獨以伴奭指王

而分游與優游爾休指君子割截經語不成文義又下二章首

二句皆指王不應此獨異斷非毛旨因參鄭箋而爲之解曰廣

大而有文章言爾王可得游娛矣從容而自得爾王可得休息矣

廣大有文章言爾王可得游娛矣從容而自得爾王可得休息矣

與下章百神爾主矣純嘏爾常矣同詞案有爾字似優也爾正義本作邇爾雅釋文云郭音邇是郭所見詩當作邇與詩正義同今詩作爾者依爾雅也爾古邇字說文邇追也段注云終與追義相成箋云嗣先君之功而終成之此箋申傳也

爾土宇畎章亦孔之厚矣傳畎大也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

神爾主矣疏土宇猶言封畿也畎大釋詁文抑傳云章表也厚

天之休五章云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麗何天之龍傳以綴旒何

為表章駿麗為大厚言法度章明又能篤厚而行之文義相同

孟子萬章篇云使之主祭而百神饗之所謂百神爾主也

爾受命長矣弗祿爾康矣傳弗小也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

嘏爾常矣傳嘏大也疏受命受天子命爾受命長矣文王傳云

聲同故義通傳緣本句康又禮記禮運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

祿也民勞汙可小康又禮記禮運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

是謂小康鄭注云康安也言小安者失之則賊亂將作傳意本

禮記以寓戒成王之意也箋弗福也爾雅祿福也郭注引詩祿

祿康矣奪爾字鄭依三家詩嘏大賓之初筵同純亦大也常猶長也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傳有馮有翼道可馮依以為輔

翼也引長翼敬也豈弟君子四方為則疏說文凭依几也讀若

為道可馮依翼讀孟子輔之翼之之翼爾雅孝享也有孝有德

言能有享德也下有字為助詞引長翼敬行葦同詩異義云傳

以馮翼孝德為賢者之德引翼言王當長尊之恆敬之比篇本

戒王求賢不及祭事箋易傳為廟中事尸之禮恐非詩意且與

豈弟君子四方為則不相承接

顯顯印印如珪如璋令聞令望傳顯顯溫貌印印盛貌豈弟君

子四方為綱疏易觀有孚顯若馬注云顯敬也重言曰顯顯說

也氣盛謂之印印則德盛亦謂之印印矣傳於上章馮翼為君

子之德不為君德則此章顯顯印印亦為君子之德不為君德

顯然明白荀子正名篇有兼聽之明而無奮矜之容有兼覆之

厚而無伐德之色引此詩蓋荀子亦就莊下位君子言之無奮矜

人之辨說也即此詩蓋荀子亦就莊下位君子言之無奮矜

之容無伐德之色經之所謂印印傳之所謂盛兒也淮南子儼真

荀子賦篇印印兮天下之威蹇也揚注云印印高貌竝與傳訓義相近爾雅釋訓釋此詩云顯顯印印之德其說與爾雅合與毛傳不賢臣切磋故君有此顯顯印印之德其說與爾雅合與毛傳不盛二義相因下義印印足上義顯顯印印之德其說與爾雅合與毛傳不翼之不平列矣箋以顯顯指體貌印印指志氣亦與毛傳不合說文珪古文圭字釋文聞本亦作問爾雅釋詁疏荀子正名篇文選王融曲水序史岑出師頌注舊本書鈔帝王五引詩皆作問

鳳皇于飛翾翾其羽亦集爰止傳鳳皇靈鳥仁瑞也雄曰鳳雌

曰皇翾翾眾多也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傳藹藹猶濟濟也疏說文鳳神鳥也靈亦神也傳既釋鳳皇為靈鳥而義云五行傳及左氏說皆云仁瑞也者此即用修母致子之義正致此瑞毛意用臣之仁以致南方鳳昭仁則鳳皇翔言行仁德而龍不生得彼言臣修水職致東方龍則毛與左說同以用臣所致者皆修母致子應也爾雅釋鳥鳳皇其雌皇說文鸞鳥其雌皇一曰鳳皇也疑許據爾雅下無鳳字故以鸞為鳳皇別名然其雌為皇則鳳為雄與傳義同也爾雅釋文引義疏云雄曰

鳳雌曰皇一名鸞其雛名鸞鸞或曰鳳一名鸞鸞傳訓翾翾為眾多箋云翾翾羽聲也鳳皇往飛翾翾然亦與眾鳥集於所止眾鳥慕鳳皇而來喻賢者所往羣士皆慕而往仕也因時鳳皇至故以喻焉案此箋申傳也翾翾本為鳳皇之羽鳳皇飛則其羽必眾多又不專指鳳皇矣韓詩外傳黃帝服黃衣戴黃冕致齋于宮鳳乃蔽日而至黃帝降于東階西向再拜稽首曰皇天降祉不敢不承命鳳乃止帝東園集帝梧桐倉帝竹實沒身不去詩曰鳳皇于飛翾翾其羽亦集爰止鳳蔽日而至即說文所謂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鳳古作朋字是已正義乃引尚書皋陶謨鄭注尚書中候以鳳皇來必眾多似不若箋說為備○王注楚辭九歎藹藹盛多貌此云猶濟濟者亦盛多之意爾雅藹藹濟濟止也郭注云皆賢士盛多之容止說文藹藹臣盡力之美竝與傳訓同思齊傳云媚愛也

鳳皇于飛翾翾其羽亦傳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

庶人疏傳讀與附同箋云傳猶戾也

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傳梧桐柔木也山東曰朝陽梧桐不生山岡大平而後生朝陽萃萃萋萋離離喈喈

傳梧桐盛也鳳皇鳴也臣竭其力則地極其化天下和洽則鳳

皇樂德疏梧桐二木名爾雅云觀梧又云榮桐木也桐榮也詩之梧即一

名觀一名梧桐詩之桐即一名榮矣正義云梧桐可以為琴瑟

是柔刃之木故曰柔木山東曰朝陽爾雅釋山文郭注云旦即

見日朝陽即高岡之東是也經文梧桐生矣即承于彼高岡句

故傳又申之云梧桐不生山岡大平而後生朝陽於梧桐言山

岡於朝陽言太平互詞箋云鳳皇之興也鸞鸞鳴于岐山三君注云

鸞鸞鳳之別名也詩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其聲在岐山之脊乎

曾子天圓篇云鳳非梧不生○說文萃艸盛貌篇為木盛矣詩言

木為艸盛因之為木盛猶凡本為鳥鳴聲鳳皇亦鳥也傳意以萃

萃蕤蕤句承梧桐生矣故云梧桐盛雖離皆句承鳳皇鳴矣

故云鳳皇鳴又申明其鳴盛之所致云臣竭其力則地極其化

者釋萃蕤蕤句云天下和洽亦互詞著義也爾雅藹藹萋萋臣盡力也

臣竭其力天下和洽亦互詞著義也爾雅藹藹萋萋臣盡力也

唯唯嗒嗒民協服也郭注云梧桐茂賢士眾地極化臣竭忠鳳

皇應德鳴相和百姓懷附興頌歌與疑此藹藹乃萃萃之誤景

純即本毛傳為解也箋以上句喻君德盛下句兼喻臣民和協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傳上能錫以車馬行

中節馳中法也矢詩不多維以遂歌傳不多多也明王使公卿

獻詩以陳其志遂為工師之歌焉疏四鐵傳閑習也行中節馳

錫君子以車馬是上能用賢人也○不多多桑扈同矢陳大明

皇矣同詩者志之所之也傳以獻詩陳志釋經之矢詩公卿即

指賢也言明王既能用賢使居公卿之位而又使獻詩陳志周

語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是其義也歌樂歌工師樂

人諧諸樂歌為鑒戒之也詩異義云傳意言王能用賢賦誦以朝

公卿皆賢人吉士使之獻詩陳志遂為工歌令矇瞍賦誦以為

鑒戒矢詩與首章矢音同義故以不多為反辭言賢人多其陳

戒自多也箋誤解經矢詩為召公自言陳作此詩因易傳以不

多為順辭疏又據箋此解申傳以不多為多謂王能用賢不復

須戒故以作詩為煩多而公劉敘下疏謂此二句乃召公自言

作意為公劉洞酌卷阿三篇總結皆非經傳之旨

民勞五章章十句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傳汙危也中國京師

也四方諸夏也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憚不畏明傳說

隨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以謹無良慎小以懲大也憚曾也柔

遠能邇以定我王傳柔安也疏傳訓汙為危箋汙幾也稽古編

非易傳也爾雅嘯幾裁始危也譏汙也幾幾危汙轉互相通後

箋云古人言幾每曰危漢書宣元六王傳恐無處所我危得之

外戚傳今兒安在危般之矣此皆以危為幾意昭二十年左傳

注汙其也彼漢書班超傳引此詩李賢注亦云汙其也蓋杜訓其猶鄭

言幾也彼漢書班超傳引此詩李賢注亦云汙其也蓋杜訓其猶鄭

意相同非有異也詩五章四章皆言中國唯弟三章言京師

故知中國為京師也又弟四章言四方為諸夏也長發傳云諸夏為

四方也京師為中國故四國四方為諸夏也長發傳云諸夏為

外若之華箋云陵若之幹喻如京師也其華猶諸夏也故或謂

諸夏為諸華華衰則黃猶諸侯之師旅罷病將敗則京師孤弱

此箋亦云京師者諸夏之根本倍二十八左傳釋詩云不失

賞刑之謂也又昭二十年傳云施之以寬也不失賞刑即是施

寬此解詩惠綏之義也淮南子泰族篇內順而外寧內順解惠

此中國句外寧解以綏四方句並與傳義同○縱當依左傳作

從箋以聽釋從其字不誤也說文云詭責也詭人之善即隨人

之惡詭隨疊韻連語傳雖分釋而同義也謹慎也詩五章每章

皆以詭隨寇虐作對文傳云慎小以懲大也者慎小謂上無從

詭隨二句傳實為五章總釋也解者以慎小屬詭隨懲大屬無良

虐二句傳實為五章總釋也解者以慎小屬詭隨懲大屬無良

失其指矣廣雅釋訓云詭隨小惡也後漢書陳忠傳自順帝即

位盜賊竝起郡縣更相誣陷莫有糾發忠上疏曰臣聞輕者重

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洩鍼芒是以明者慎微智者

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蓋所以崇本

絕末鉤深之慮也案忠言欲禁盜賊必先慎微引詩上二句以

為謹小慎微之漸最合傳意文王傳云遏止也憚曾節南山同

皇清經解

詩毛氏傳疏二十四

三

之以和也此正
取和遠之義

民亦勞止汙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逖傳休定也逖合也無

縱詭隨以謹惛惛式遏寇虐無俾民憂傳惛惛大亂也無棄爾

勞以為王休傳休美也疏瞻印傳云休息也定息同義爾雅釋

逖仇聲通箋云合聚也說文云逖斂聚也○說文惛惛也惛亂

也詩曰以謹惛惛段注云惛讀如民惛惛為連縣字今誤作惛

音呼昆切則與惛無別矣案說文言亂謂昏亂也正用傳訓今

傳文衍大字不可通箋惛惛猶謹謹也謂好爭訟者也亦申傳

亂字之義俾當作卑下同休美破斧同此休與汙可小

休不同義凡一章中用韻有字同而義不同者是其例

民亦勞止汙可小息傳息止也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

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傳慝惡也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傳求近德也疏息止殷其雷葛生浮游同箋云罔無極中也無

謹無良耳論語顏淵篇樊遲問修慝子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非修慝與是慝為惡也庸柏舟詩慝邪也惡邪義相近管子權

脩篇云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則微邪不可不禁也

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无傷固不可得

也此與傳慎小懲大之義合○昭二年左傳叔向曰子叔子知

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忿國忠信

也先國後已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

子近德矣傳云求近德木左氏說有為語助之詞

民亦勞止汙可小惕惠此中國俾民憂泄傳惕息泄去也無縱

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傳醜眾厲危也戎雖小子

而式弘大傳戎大也疏惕訓息小惕猶小息也上章傳云息止

去也私列切箋泄猶出也發也鄭以泄為泄義得相通醜眾厲

危正義云謂眾為惡行以為危者也箋厲惡也危惡義相近無

卑正敗箋云敗壞也無使先王之正道壞○戎訓大弘亦大也

節南山傳弘大也小子庶厲王也王肅云在王者之大位雖小

子其用事甚大也

用大諫疏孟子梁惠王篇賊義者謂之殘荀子勸學篇害良曰
寬其下即引詩惠綏為施寬也左傳言政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
謂綏也綏綏猶展轉反覆猶反側廣雅云展轉反側也何人斯
傳云反側不正直也反覆也覆顛覆也無卑正反與無卑正敗
同意○阮元學經室集云說文金玉之玉無一點其加一點者
解云朽王也从王有玉點讀若畜牧之畜詩玉女玉字當是加點
之王王女者畜女也畜女者好女也好女者臣說君也召穆公
言王乎我其惟欲好女不得不用大諫也孟子曰為我作君臣
相說之樂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孟子之畜君與毛
詩召穆公之玉女無異也後人不知玉為
假俗字是以鄭箋誤解為金玉之玉矣

板八章章八句

板凡伯刺厲王也疏凡周公之肩畿內國人為王官續漢書郡
今河南衛輝府輝縣西國志河內郡共有汎亭劉昭注云凡伯邑
南有故凡城即其地也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出話不然為猶不遠傳板板反也上帝以
稱王者也瘁病也話善言也猶道也靡聖管管不實于亶傳管

管無所依也亶誠也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傳猶圖也疏板古作
書董卓傳論注文選劉峻辨命論注引詩作版傳以反詁版
版此單字釋經墨字之例爾雅版版傳也僭禮記注作辟辟與
反義相近蕩傳上帝以託君王也兩傳義同傳先釋版版後釋
上帝此倒句也版版上帝與蕩蕩上帝句法相同瘁禮記緇衣
引作瘁爾雅瘁病也本又作瘁瘁韓詩外傳云悲夫傷哉窮君之
反於是道而愁百姓引詩作瘁瘁後漢書李固傳引詩亦作瘁云
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話當作語依字從言
故善言曰語抑慎爾出語傳亦云語善言也說文云語會合善
言也然猶是也不然者不以善言為是也禮記大學篇其所台
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所謂不心篇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
行之政令不能行於妻子孟子所謂不遠也管管疑當作意意廣韻二
十四緩引詩傳云意意無所依是灋言所據詩傳作意意箋云
王無聖人之法度管管然以心自恣案鄭言以心自恣則其字
作從心意不作從竹管管與毛傳無所依之說正相成也說文意
憂也玉篇廣韻意意無告也今爾雅作權權憂無告權權乃
灌灌之異文不應訓憂無告當依希馮灋言所據爾雅作權權
無告與無所依義本相通直誠祈父同箋云不能用實於誠信
之言言行相違也○爾雅猷猷圖也猷與猶訓為圖傳蓋緣文施訓也
對文猶訓為道此承靡聖不誠而猶訓為圖傳蓋緣文施訓也

常棣傳云圖謀也諫假借字作簡成八年左傳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杜注猶圖也襄二十八年傳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傳憲憲猶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辭之輯矣民之治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傳輯和洽合懌說莫定也疏方有也然是也無然無是也憲憲左致同軒憲同軒言武之坐右剽至地左足則軒起也鄭注憲讀為軒又內則注軒讀為憲此憲軒聲通之證並與傳欣欣之義合欣古掀字說文掀舉出也虛言切段注云掀之言軒也蹶蹶動猶擾亂也此詩之蹶與野有夬虞之感采芣之蠢菀桺之蹶蹶利非以言是則謂之蹶楊倞注蹶多言也詩曰無然詎詎說文口部咄多言也引詩作咄咄言部詎多言也詩曰無然詎詎今詩作泄泄乃咄詎之假借字孟子離婁篇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孟子以沓沓釋泄泄又以言非禮義釋沓沓與說文多言之訓合傳義正本孟子也爾雅憲憲泄泄制法則也郭注云佐興虐政設教令也鄭箋云為之制法度達其意以成其

惡箋本爾雅而與毛傳文異而義同國語所謂厲始革典也說見嘉定錢大昕答問○輯和抑同新序襍事三作集洽合正月同洽讀為協襄三十一年左傳引詩正作協列女傳鄰通篇亦作協釋文作釋左傳及說苑善說篇皆作協節南山傳云懌服也服亦說也莫定皇矣同辭辭令也案此承上句無然泄泄而言箋云王者政教和說順於民則民心合定此戒語時之大臣是也說苑子貢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之釋矣民之莫矣夫辭者人之所以自進也主父偃曰人而無辭安所用之管子產脩其辭而趙武致其敬王孫滿明其言而楚莊以慙蘇秦行其說而六國以安蒯通陳其說而身得以全夫辭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國全性者也故辭不可不脩而說不可不善

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我即爾謀聽我囂囂傳寮官也囂囂猶警

警也我言維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傳芻蕘薪采者

疏我凡伯自我也異事異也爾女女憲憲泄泄之大臣也寮官釋詁文七年左傳荀林父曰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為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為同寮故也毛傳正用左說今字通作僚大東作僚○囂囂為警警之假借字此其證爾雅敖敖傲也潛夫論明忠警韓用木字毛川假借字此其證爾雅疏二十四

篇引詩作敖敖敖即警之省說文警不省人言也重言曰警警箋云女反聽我言警警然不冝受楚辭九思令尹兮警警王注云警警不聽話言而妄語也維有也勿無也草蟲傳說服也說爲服服亦爲說我言維服勿以爲笑言我言有可說之道無爲笑也○晉曰先民見小旻耶傳賈逵國語注云先民古賢人也傳文芻蕘薪采者釋文者下有也字李注文選楊雄羽獵賦潘岳馬汧督誅楊注荀子大略篇引竝有也字哀十四年公羊傳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徐彥疏云薪采猶言采薪也周禮小司寇致萬民而詢焉鄭司農注云詢謀也詩曰詢于芻蕘書曰謀及庶人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傳謔謔然喜樂也灌

灌猶款款也蹢蹢蹢蹢貌匪我言耄爾用憂謏多將煇煇不可救

藥傳八十曰老煇煇然熾盛也疏傳云詭詭然喜樂下也字今補喜亦樂也詭樂聲同曲曲禮

夫耄矣說文懽懽也款意有所欲也或作款楚辭惓惓款款王注云心志純也今詩作灌灌假借字毛意灌讀爲懽懽與款聲同古曰懽懽今曰款款此以今語通古語也皆是懇誠愷切之意而與憂無害一訓無涉說文懽下或引詩老夫懽懽今奪乃轉引爾雅懽懽惓惓憂無告也疑徑後人誤改款俗字小子

席厲王也爾雅蹻蹻也蹻卽蹻也新序襍事五詩曰老夫灌
 灌小子蹻蹻言老夫欲盡其謀而少者驕而不受也案三家詩
 亦以蹻訓蹻蹻與毛訓同嵩高蹻蹻壯兒酌蹻蹻武兒注水蹻
 蹻言彊盛也蹻蹻竝有驕壯之意或施之於人或施之於馬各
 隨文通義也○抑傳云耄耄也渾言之則耄爲老析言之則年
 八十爲耄也詩行葦釋文及杜注隱四年昭元年左傳韋注周
 語楚語皆云八十曰老與此傳同說文作耄年九十曰耄耄卽
 耄之異體禮記曲禮云八十九十曰耄釋文作旄射義注八十
 九十曰旄旄卽耄之假借字左傳劉子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
 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又穆叔曰趙孟將死矣年未盈五
 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是八九十皆得爲耄也毛
 傳以八十爲耄則以七十爲耄見車鄰篇諺猶諺也爾用憂
 諺言因女之諺諺然喜樂用是憂也○煇煇說文繫傳作煇煇
 易家人煇煇劉表作煇煇此煇煇通用之證爾雅煇煇諺諺崇
 彛慝也郭注云樂禍助虐增諧惡也案諺卽煇字傳訓諺諺喜
 樂煇煇熾盛與爾雅文異而義同韓詩外傳三夫重臣羣下者
 人主之心腹支體也心腹支體無疾則人主無疾矣故非有賢
 醫莫能治也詩曰多將煇煇不可救藥終亦必亡而已矣故賢
 醫用則眾庶無疾況人主乎說苑辨物篇天畝者猶不可藥而
 生也悲夫亂君之治不可藥而息也詩曰多將煇煇不可救藥
 甚之之辭也此三家詩
 正與爾雅釋詩合也

天之方憺無爲夸毗傳憺怒也夸毗以體柔人也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殷屎則莫我敢葵傳殷屎呻吟也嚳亂蔑資曾

莫惠我師傳蔑無資財也疏

憺怒釋言文憺疾怒也疑陸

之例也廣雅釋詁憺愁也或本三家詩爾雅夸毗體柔也正義云夸毗者便僻其足前卻爲恭以形體順從於人故云以體柔人也玉篇身部躬毗以體柔人也躬毗俗字蓋夸奢也毗之言比也此者備也夸毗雙聲連縣字○迷迷亂也箋云君臣之威儀盡迷亂賢人君子則如尸矣不復言語時厲王虐而弭謗中論亡國篇今不務明其義而徒設其祿可以獲小人難以得君子雖強搏執之而不獲已亦杜口作愚苟免不暇國之安危將何賴焉故詩曰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此之謂也案徐言杜口作愚以解經載尸之義與箋不復言語合爾雅殷屎呻吟也依孫郭注呻下奪吟字爲毛傳所本古曰殷屎今曰呻吟是謂之古今義也玉篇口部吟呻吟也說文引詩作民之方吟吟段本依詩爾雅音義五經文字呻吟作呻吟然則三家詩有作吟吟者爲本字而爾雅毛詩殷屎爲假借字不有說文而殷屎之本字不明矣采叔傳云葵葵也揆者度也○蔑之爲無猶微之爲無靡之爲無莫之爲無皆取雙聲爲訓潛夫論敘錄蔑作末同甫田傳災積也資與葵通財積財也積財謂之資與說文積禾謂之積同

意無財言無積畜也師眾也說苑政理篇相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爲亂者也仁和孫志祖云按相當爲嚳字之誤或引三家與文詩攷失載

天之牖民如堦如筵如璋如圭如取如攜傳牖道也如堦如筵

言相和也如璋如圭言相合也如取如攜言必從也攜無曰益

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傳辟法也疏牖者誘之假借野

說文誘或美字古文作美故牖里或作美里矣伯氏吹堦仲氏吹簫有相和之義璋藏諸侯圭藏天子有相合之義取攜甚便有必從之義箋云王之道民以禮義則民和合而從之如此此申傳說也○攜卽冢上取攜句益猶加也無益者言無有加乎民以起下牖民孔易句孔易傳所謂必從也韓詩外傳五及禮記樂記篇引詩皆作誘韓詩外傳云聖王之教其民也必因其情而節之以禮必從其欲而制之以義義簡而備禮易而法去情不遠故民之從命也速孔子知道之易行曰詩云誘民孔易非虐辭也辟法雨無正同無自立辟卽無是憲憲泄泄也宣九年昭二十八年左傳引詩亦爲邪辟之世不可自爲立法傳義同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傳价善也藩屏也垣牆也王者天下之大宗翰幹也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傳懷和也無俾城壞無獨斯畏疏正義云价善釋詁文說文价善也从人義故傳云藩屏也師眾也將仲子傳牆垣也垣牆同訓大師為牆此即眾志如城之意荀子君道篇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詩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苟意以价人為士大師為民傳義當然也俗本荀子作介漢書諸侯王表亦作介大邦維屏與萬邦之屏句法同桑扈傳云屏蔽也國策秦策周天下之宗室也逸周書大子晉篇師曠對王子曰王子汝將為天下宗乎荀子彊國篇夫桀紂聖王之後子孫也子也有天下者之世也執藉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正論篇聖王大宗之室是天子之後也執藉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案宗室桑扈文王有聲嵩高同說文幹本也文王傳本本宗也○傳訓懷為和與皇皇者華同常棣傳云九族會曰和此其義也寧安也宗子羣宗之子也僖五年左傳晉侯使士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愼寅薪焉夷吾諱之公使讓之士為曰詩云懷德惟寧宗子維城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昭六年宋逐華比華亥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壻而宗室於人何有人

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母俾城壞母獨斯畏女其畏哉左兩引詩並以宗子為羣宗之子矣逸周書皇門篇我聞在晉有國誓王之不緩于邨乃維其有大門宗子勢臣罔不茂揚肅德訖亦有孚以助厥辟勤王國王家祭公篇維我後嗣旁建宗子不維周之始并案并當作屏周書宗子與詩義亦合斯此也無獨斯畏言無獨以此畏也此者承城壞而言諸侯王表言周封國制全引此詩以為親親賢賢表表功德或用魯說而與毛義大指相同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傳戲豫逸豫也馳驅

自恣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傳王往旦明

游行衍溢也疏昭三十二年左傳引詩不敢戲豫不敢馳驅無

戲豫之意自恣是馳驅之意自古誦字淮南子主術篇所以禁

民不得自恣高注云恣放恣也○王讀與往同此謂假借也賈

注吳語云王往也本傳訓也往亦出也且訓明昊天曰旦猶吳

天曰明耳游有流義故訓行衍釋文作義義有餘義故訓溢詩

中爾字皆指助厲王者言此二爾字當同則昊天亦以託厲王矣出往行溢義未聞

皇清經解續編卷八百一終

長洲彭清猷校

新陽李文楷校

詩毛氏傳疏二十四

皇清經解續編卷八百一終

